

目录

- 第一回 降莲台空莲说法
- 第二回 劫柳寨细柳谈兵
- 第三回 假私情两番寻旧穴
- 第四回 真美艳一夜做新郎
- 第五回 无情争似有情痴
- 第六回 有情偏被无情恼
- 第七回 续闺吟柳林藏丽质
- 第八回 惊馆梦桃树作良缘
- 第九回 妖狐偷镜丧全真
- 第十回 老猿索书消勇略
- 第十一回 柳营散处尚留一种痴情
- 第十二回 莲梦醒时方见三生觉路

《归莲梦》 贼部 明 杨慎抄本

第一回 降莲台空莲说法

话说明朝末年，山东泰安州有一乡民，姓白号双山。夫妻两口，诚实作家，持斋敬佛。生平有一毛病，是个鄙吝，随你至亲骨肉，平日相与时极其和顺。及至钱银出纳之际，无论周贫济无，就是礼上该用的，也难出手。不是推托事故，定是假装忙迫，必要短欠缺方为称心，家计颇饶。只是年近半百，无男无女。

一日，双山夫妇商量道：“我们两个勤苦节俭，积些家业，可惜无人承任。闻得泰山上神道极灵，何不备些香烛去求祷一番。或者山神鉴格，降得子女，也完我们心事。”算计已定，就拣一好日，要到泰山进香。是夜就虔诚沐浴睡了。睡到半夜，忽梦见天上降一金甲神人，送一枝莲花来，双山亲手接住，及到醒来，还觉得吞气馥郁。

天明起身，对婆子道：“我昨日诚心要求男女，夜间就有奇梦，梦见天神送一枝莲花与我。莫非山神怜念我们作家人要出去进香，未免盘缠费用，虚费无益。自古以来，相传神道是聪明正直的，只要一点真心诚敬他，他自然感格。难道希罕这几枝香烛、几张纸马？我如今在家祈祷便有好梦，不若多吃几月素斋，一心向善，或者邀天之幸，不至绝嗣，亦未可知。”因此把进香念头息了。可见悭吝的人，若省得一文，连神道也要骗的。

过了几月，果然梦寐有验，那婆子就有了胎。看看十月满足，临盆之际生

下一个女儿，眉清目秀十分可爱。邻里也有贺他的，他想：“受人礼物，必要请人吃酒，虚费钱财何益。”遂贺也不受、酒也不请，仍旧关门吃饭，一过数年，安然无事。那女儿越长越大了。

不意，天运无常，那一年适值旱荒，双山撑持过了。谁想，第二年越发大旱，赤地千里，济南、兖州一路，寸革不生。四远饥民，打家劫舍。双山家内所存粟麦，尽行抢去。他是平日一毫不舍不得的，见了这光景，气闷不过，夫妻不上半月，都气死了。乡邻将他几间小屋变卖完葬，结果他夫妇。

只存那个女儿流离漂散，日逐在街上抄化度日。且是人情恶薄，亲戚故旧，就是平日受恩的，见人家衰败，还不肯知恩报恩；何况双山存日是个水米无交的，他遗下女儿，谁人肯收养她！幸喜女儿气质比别人不同，虽则小小年纪，偏要自己主张，人有骗她，她竟不信。所穿的是孩子衣服，除了近邻，也不晓得她是女儿，竟象小厮一般。怎奈家业荡然，投身无路。

忽一日往街上闲走，适见一个光僧，随了几个徒弟，在一所野旷之处打坐。那白家女儿，正在无聊，也挨身在老僧旁边坐下。只见那老僧问道：“你是谁家之子，怎么一人在此？”那女儿乖巧，竟不说自己是女儿，答道：“我是前村白家的儿子，今年十二岁。只为年时荒旱，父母皆亡，孤存一身，无处着落，平日又无好亲眷可以照顾，实是无可奈何。”

说了这一句，便呜呜哭将起来，引得那老僧慈悲念切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有这样苦事！贫僧是北边来的，闻得泰山中有一尊活佛，要去参见他，故在此经过，歇息片时。今见你这般困苦，何不随贫僧同到山中出家度日？”那女儿暗思：“抄化艰难，不如随他去图个安饱，未为不可。”就答道：“若得老师父救我，带挈同去，极好的事了。我又无行李，今日就同走罢。”竟假做小厮，随几个僧人，一路行走，到了泰山中。

却说这泰山，是五岳之宗，高四十余里，阔不可量。其上有日观峰、丈人峰、莲花峰、明月峰，又有石径峪、桃花峪、黄岬岭、飞雁岭、白云洞、水帘洞、黄花洞、玉女池、王母池、白龙池、封禅台、五大夫松。山中又有一座涌莲庵，建在最僻之处。

那庵中一个老僧，法名真如。当初原是儒家出身，读书明理。后来削发披缁，做一个苦行和尚，不念佛，不肯招徒弟，也不住寺院，只择得一处无人耕种的荒地，便随高逐低，不论粟麦蔬菜桑麻之类，一概种植。却也奇怪，凡是他种的，生的又丰盛，卖的又价高，除了一身日用之外，件件存余堆积。他就将每年堆积之物施舍贫人。有丧事不完的助他成葬，有亲事不就的助他成婚，有饥寒困乏的助他饱暖，有粮税不足的助他完纳。若堆积之物助完了，再种植起来，依旧助人。

有人教他诵经念佛，他说：“我生平不要人财，不贪色欲，不慕功名，不轻贫贱，不重富贵，不修来世，与人无争。但一身吃着的，靠天地种植起来料理，倘若有余，便要周济人急，只算把天地生养之物仍旧还了天地，不干我事，何等干净。我做和尚是这等的，何消诵经念佛。”如此苦行二十余年，忽然一夕灯下现出一尊金刚来，口中朗诵经内四句偈言：

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

如露亦如霜，应做如是观。

那真如不慌不忙，立起身道：“你的话甚好，我已明白了。”他原是识字明理的，因自号曰“真如”。嗣后，渐渐心里透彻，晓得过人未来之事。往往论人未来事情，屡屡应验。因此，人人播扬，处处传说，称真如是个活佛。当时就有一班和尚推尊真如为法师，要他坐方丈。真如大骇，遂潜逃至泰山中。适值日晚，无处投宿，他就趁着月亮从山中僻路走去。见一处林木参差，清泉秀石，幽异非常，遂坐在石上。忽见涧水中涌出见朵莲花来，真如喜悦，知是个异境。

次日，便攀木樵柴，草创一间茅屋，自题匾额叫做“涌莲庵”。谁知创造这庵之后，便有好事的相传出来。那和尚们闻知，个个到涌莲庵亲近活佛，好借这名色在外边化银子。岂料真如是个最怪借佛法骗人的，他见众僧来皈依，便创起规矩，偏要不化斋不念佛，日间耕种，夜间静坐，若发一言，便是妄想，摈弃山外。那些和尚初来时想是一件好生意，今见如此枯寂，就退去了大半，只留几个耐心苦守的相伴过日。只是真如道性迥异常人，故此，远方慕道的，不怕吃苦，都来相见。当日那北边来的老僧，带了白家女儿，径到涌莲庵来。因昨日晚，不得相见，

至次日上午，真如上堂说法。他的说法，与别个善知识不同。别个要参语录，要棒喝，把几句无来历的话，叫做“机锋相凑”，通是一般鬼混的意思。这真如一走上堂，心里便晓得来参的人是怎么回事。不待开口，便叫众人不许思想做佛：“你们后日都要死的。到得死时不要怕痛，那如来也是皆痛的，你若怕痛，我今日便与你一刀。”只这一番话。

不知是什么缘故？轮到北边那老僧来参，真如便道：“不要参，我以前的话，你们都听见，不过如此了。只问你昨日带来的孩子，是男是女？”那老僧见问，吃了一惊，一时对答不出。真如呵呵笑道：“不要讲了，可送他到后边屋里，每日与他两顿饭吃，也不与他剃头发。”那老僧不知所以，因说道：“既是老衲带他来，也叫他一见大和尚，题个法名。”真如道：“这个使得。”因唤那白家小厮来参拜了。真如道：“好个孩子，只是秀美太过。你既到我涌莲庵来，正如落水的人爬到岸上一般。”因此取名莲岸。

自此以后，那莲岸朝夕伏侍真如，凡遇说法之时，侧耳细听，至于文墨字句之类，留心访问，真个聪明胜人，闻一知十。

光阴迅速，一过六年，那莲岸已是十八岁了。自思：“我是女身，假充小厮在此混过几年，终无了局。不如出山去，轰轰烈烈做一成家创业之人，强如在此混过日子。”

看官，那莲岸是个女子，为何有这英雄气概？不知她原是天上星宿差遣下来的，当初投母胎时原有莲花感梦之异，故此年纪大了知识不凡。惟真如晓得，别人哪里得知。

一日，莲岸走到真如面前，跪下禀道：“自莲岸亲承法旨，已经六年。自想人身难得，若是悠悠忽忽过了一世，岂不辜负了南斗注生、北斗注死的意。如今莲岸禀明法师，要出山去做一个世间有用的人。”真如听了，叹道：“我原晓得妳不是佛门中人。若不放妳去，只是天生妳这一副心性，自然留不住的。若放妳去，只可惜世上的人不知受妳多少累，岂不可恨。如今也索罢了，这也是天数如此，非干我事。我明日上堂时，亲送妳出山罢。”莲岸拜谢而退。

次日，真如鸣钟击鼓，聚集僧众上堂说法，说了许多生死门路。到后来，独唤莲岸来说道：“莲岸，我知妳出不得家，因此送妳出山去，我有一封口帖儿与妳，若遇饥荒之时，可开来看。数年之后仍来见我。”莲岸深深拜谢，竟自出山。

行了一日，到晚间遇着一个白须老者，把手一拱道：“莲岸小师，往那里去？”莲岸道：“我要下山，寻亲眷去。”老者道：“如此甚好，我同妳走。”原来那老者不是常人，是本山中积年得道的白猿。因他在真如庵中时常听法，故此认得莲岸。

是晚，莲岸同那老者行走不上二、三里路，见一草庵，老者便同莲岸在此草庵中歇宿。睡到半夜，外面一道火光透进庵来。莲岸惊起，依了这光，寻觅出去。见庵后一间石屋，两扇石门紧闭，那光就从石门里照出来。

莲岸欢喜，知此中必有异事，急急回庵，叫老者问道：“老师，后面石屋里是何宝贝放出光来？”老者道：“啊呀，这光被妳看见！也罢，我实对妳说。此中有一卷天书，是洞府仙曹留藏的，着老夫看守。经今五百余年，不曾出世，故此夜夜有光。”莲岸闻言大喜道：“这宝光今夜被我看见，老师何不传授弟子？”老者：“这书乃仙曹秘篆，不可轻易授人的。妳若要取，且看缘法如何。”遂同莲岸走到石屋。

莲岸双手把石门一推，竟推不开。老人教莲岸向石门拜了四拜，只见石门两扇同开。莲岸同老人走进来，内中有一块大石，老人道：“书在此中，妳自去取。”莲岸四旁抚摸，全无空隙，就问道：“书在石中，何从取出？”老人

道：“妳向石头拜上四十九拜，若是有缘，便可得书。”莲岸遂虔诚拜过四十九拜。

忽听得石内一声震响，万道火光，直透半天。莲岸仔细一看，见大石分裂，露出一卷天书，光彩烨烨。莲岸取在手中，拜谢老人。老人道：“这书不可褻狎。”莲岸将藏在怀里，恰好天明。

老人在庵中收拾饭，与莲岸吃饱。遂谢别老者，独自走了二里多路，看见旷野萧条，人民稀少。望见前面一株古槐村，十分高大，近前一看，见树旁一座关帝庙，匾上写“槐荫堂”三字，就走进去。只见败壁颓垣，荒草满地。走到庙后，见一老妇人，在锅中煮米粥。莲岸问道：“此处为何这等冷落？”老妇道：“原来你不知。近年山东一路，荒旱异常，路上饥死的不计其数。近日有一班饥民，成群结党，打劫为活，因此村里人都散了，只存我一孤老，不能行走，暂宿于此。不想天大造化，庙后有好些粟米，故此取来煮粥充饥。”莲岸此时饿了，就把他粥吃了两碗。见天色已晚，寻一间空房，宿了一夜。

次早起身，思想无计，就把怀中天书取出一看。见上面写着《石室相传秘本阴符白猿经》，中间尽是天文地理、阴阳变幻、战阵用兵之术。后面又写一行五个大字，乃是：“谨守槐荫堂”。内心想道：“这也奇怪，它教我住在此间，必定有好处。”遂安心住下。便把壁上的尘垢都抹净了，地下的污秽都扫净了，阶前的草木都斫下了。

正要尽兴收拾，不想走到后面一间侧屋里，心下吃了一吓。只见那侧屋两扇石板门关紧，他在窗洞内张了一张，里边甚是黑暗。到底莲岸胆大，竟把石门推开，就走进里头。四边一看，真个可骇，但见破箱破桶内堆着的都是银子，不计其数。旁边屋里积的，有多少隔年陈物。这是什么缘故？难道饥荒之世四围都没有，那冷庙倒堆贮起来？不知这一年，那些强盗乘了饥荒，各处抢劫，都藏聚在此处。乡村中人民离散，哪个晓得。莲岸一时得了，大喜，仍旧把石门关好，放心居住庙中。

看官定想，莲岸一个孤身女人，彼时这班强盗难道竟忘了这宗财物不成？万一回转来，不惟财物原是他的，并莲岸一身也难保。谁知，那年饥荒，官府安插小民，络绎而来。第一严禁的是强盗，日夜缉捕，捉到了，不问赃物便一棒打死，是时不知打死了多少。想是那一般强盗死多活少，所以槐荫堂内绝无人来盘诘。乡村人个个晓得是冷庙，各不提起，听凭莲岸享用。

那莲岸得了此财，暗想道：“我少时，父亲也是个认真作家的，平日柴米充足，只道一生受用，岂料命运不济，家业罄空，使我自小飘散到这般地步。我如今虽是女流，也曾经历许多苦境，幸喜真如法师训诲，不是个懵懂之人。我今若要看守家财，就再生也用它不尽。不若生个法儿，把这项银子做一番好

事，岂不是好。”当时立了主意。

适遇山东一路，因饥荒之后百姓流离困苦，饥一顿饱一顿，顶风冒雨，不得安宁。又兼官府征粮甚急，没有一刻心安，因此，城中乡村，个个都染疟疾。一寒一热，都是疟鬼作祸。请医吃药，并无一个愈可。众人传说开来，尽道一桩奇事。当日莲岸闻知此话，忽然想起真如法师传下一个封口帖儿，教我饥荒时开看，今见此光景，何不寻出来看是如何。就将包袱内寻出，拆开一看，只见上面写道：

藏经内抄出治疟灵符：

此符，将朱笔叠书此四字，每书一字，念咒一遍。书完又叠，书‘敕令’二字。“令”字下连向上三点，念“敕”！

咒曰：赫赫阳阳，日出东方，神笔在手，驱除妖瘴。吾奉天帝急急如律令，敕！（连趯三点，第三点趯出尖头，重念此‘敕’字，如一喝。）

此符，于日初出时向东方涌掌背心上，只不许一人知觉，疟疾立愈。

莲岸看了大喜，想真如晓得未来，真是活佛。就取一幅纸写道：“槐荫堂女师莲岸，神治时行疟疾，概不受谢。”

写毕，便将此纸粘在庙门外。过了两日，就有近村的人来求他。或是男人，或是妇人，或是孩子，俱来治疟。人想她施什么药，用什么针灸。谁知一件不用，只有一个灵符，立刻就好。不上数日，四方传说，求符的便挨挤庙门，打发不开。

人要请她家中去，她执意不肯。因此，庙中热闹。以后疟疾好的，或有送监盒谢她，或有送酒米谢她，或有送钱银谢她，她一毫不受，对众人说道：“我是泰山‘涌莲庵’活佛的徒弟，当初受本师戒律，专一赈济贫人。如今列位不但病好了，若是有家内困乏的，或是有欠粮莫措的，不妨来对我说，我一资助。”众人听见这话，个个欢喜。

自此以后，来拜莲岸者日多一日。一半是治疟，一半是求助。莲岸一一打发得清清楚楚，并不烦人守候，把一个冷庙弄得如墟市一般。那时官府也有闻得的，怪她聚集人众，出示禁止。争奈小民俱是饥困余生，见了赈助的人，就如亲生父母，官府虽是禁缉，不过拿来打责，难道有好处与她的。譬如笼中之鸟，拘得她身，拘不得她心，所以莲岸的声名大著。

欲知后来，请看下回。

第二回 劫柳寨细柳谈兵

却说莲岸济人一事，远近闻名，俱称为女大师。不知她哪里来这银子，人来求她的，无有不给。

内中有两个光棍，一个叫强思文，一个叫杜二郎。他两个算计道：“闻得

女大师莲岸专要周济贫人，她年纪又轻，丰姿又标致，难道没有风情的？不过借赈济为名，要选几个好男子做些风流事业也未可知。我两个人何不去求她，勾引得她上身，不要说银子用不尽，把这娇滴滴的女人夜间受用岂不快活。”

计议已定，就走到槐荫堂来，拜见莲岸。莲岸问道：“你两人有何事？”两人道：“在下原是好人家儿子，因年时荒歉，无室无家。知道大师仗义疏财救济贫乏，故此特来拜见，愿在大师门下效奔走之劳，图安身之策，求大师收用。”

莲岸见两人全无诚实气象，就道：“你两个既要住在此间，这也不妨，须要凡事小心。”两人道：“在下也识几个字，自然是谨慎的，不消吩咐。”莲岸道：“既是这等，你且在堂前住下。”当日就收用了。

你道，这两人一团歹意，为何莲岸不择好歹便收用他？不知，莲岸自受《白猿经》后，其待人接物，步步用着兵机。她想：“这两人气质好险，骤然来投，我若不收留，放他出去，他必坏我的名声。不如收在庙中，以后调度他。”那两人不察莲岸深心，只道是好意，满心欢喜。

住了数日，不见差遣，无由亲近。再过两日，正值莲岸生辰，庙中斋佛求福。两人私计道：“我与你始初要如此，如此，故投身到这里。如今冷冷清清，没个门路。恰好明日是她生日，我们把衣服铺盖尽数当了，买些汗巾香粉之类代献，再把几句巧话逗着她心事，待得到手时节，何愁不富贵。”

两人定计，次日当真买了许多东西献与莲岸道：“小的们没什么孝顺，特买些香帕之类与大师上寿。小的想，世间日子是容易过的，象大师这样青年，正好受用。小的感受私恩，不知怎样图报。”莲岸已知来意，笑道：“生受了，你们且出去，我自有主意。”二人退出，想大师的话，暗暗欢喜。

挨至黄昏时候，忽见一个小童拿一壶酒并两色菜，出来道：“大师吩咐说，你们两人每事谨慎，送这酒来赏你。又吩咐你，大师要用两匹锦缎，你们明日可买送进来。”两人听了，又喜又惊。商议道：“我两人俱是贫人，哪里有许多银子买那锦缎！”又想到：“我们若得亲近她，何愁没有银子。明日可将身子抵卖，诓骗些银子，干这桩事。”

次日早起，往外边寻一人户，央个保人，把身子抵银六两，愿加重利，十日内便还。晚间就买成锦缎送进去。莲岸收了，并无话说。两人坐卧不安。至夜深，就往里头打听，见内门处处不关。两人算计道：“每日间，内里绝早关锁，今夜为何这时候还开在那里？这分明是待我们进去。”

想了一会，越想越真，不觉欲火勃发，竟走进，径到内房门首。但见房门半开，那莲岸艳装妖冶，瞌睡在灯火之下。两人大喜，推开房门，就跪在身

边，叫声：“大师！”只见那瞌睡的抬起头来，仔细一看，不是莲岸，却变一个奇形怪状的人。

你道这怪是谁？原来是莲岸用阴符之法变成的，叫做“假形魔鬼术”。两人看见，一惊不小，转身便走。外边的门已处处关锁了，堂后转出两道火把，莲岸手执利刃，喝教妇女们：“把这两人捆了！”那两人见了这模样，先把魂灵儿吓去了大半，一言也说不出，听凭她捆绑。莲岸也不发一语，叫抬到后面小屋里放下。这是莲岸暗暗打听明白，故设此机关，知他必落此圈套。

那两人足足饥了两日，到第三日，莲岸方叫把两人扛出来，对他说道：“你们这两个想做歹事，如今是要死还是要活？”两人哀告道：“罪该万死，望乞大师赦宥！”莲岸道：“我若饶你们，那大户的银子你们把什么还他？放你们出去，也是个死。”两人放声大哭。莲岸道：“你们若能改行从善，我依旧看顾你们。若后来再有过犯，便饶你们不得了。”两人道：“若得大师开恩，小的们以后再不敢生一毫歹意。”莲岸叫放了缚，倒把六、七两银子与他，着他速还大户去。两人磕了头，就象死里逃生一般，爬起来就走出去。

看官，那莲岸既知这两个是歹人，为何又把银子与他，要知：“兵法用人之法，必先加之以威，随后继之以恩，使他心服，无论好人，歹人皆为我用。”这是莲岸极稳的见识。

两人既出，莲岸私计道：“他两人既已如此，也不怕他再有凶恶。但是，我这声名渐渐发露，不如创起一个教门，设一规矩，收拾人心，做些事业，岂不为美。”遂传说道：“我是涌莲庵活佛的弟子，当初奉法师之命，出山来行教度人。如今有入我教者，不论老少男女，个个使他衣食饱暖。但自今为始，若是来皈依我的，各人有个记验，都要在左手臂上刺一朵莲花，便是我教中之人。若不刺的，我也无银资助了。”

却说那四方小民，只为饥荒之后，谁人不喜饱暖，听得莲岸有这教门，个个心悅，皆不畏痛，任他刺莲花在臂上。孰知莲岸有个法度，用针刺下，一毫也不痛。这是何故？原来莲岸把《白猿经》看熟，经上许多符咒，内有一符叫做“神针入臂法”：

右符，将左手做三山诀，顶清水一升，向东方立，右手执针，从空中书符水面上，每书一字，口中念“王子五行西山镇”一句，书完，将针在虎口内，吸水一口喷在臂上，以针刺下，不痛无血。（三山诀：屈下中指，第四指竖起，余三指是也。虎口：大指、食指间也。）

莲岸看了此符，欣然领会，故此就创起这教来。凡来入教的，他就一口法水，与他刺莲花，果然不痛，因此，众人入教的越来越多。莲岸自有主意，凡老弱男女各与他饱暖。内若有强壮多力、识字明理者，不惜钱财，待之上等。

这个呼做“白莲教”，因她姓白，生时有莲花之异也。

自设这教，不上两月，四远的人相继而来，直至数百，莲岸俱收在教内。其中有两个少年：一个是顺天府人，姓李名光祖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因家业荡废。飘零在外的。一个是南京秀才，姓宋名纯学，家贫落魄，无室无家的。莲岸看那两人，皆是有用之才，极厚待他。自后，两人颇用兵机，部勒人众。暗制器械衣甲，将有举动的意。

是年三月望日，新泰县知县，偶从槐荫堂经过，见那人烟聚集，就唤衙役问道：“世路荒凉，为何这一处甚是热闹？”衙役将女师济人之话一一禀明。知县疑心，次日申文，约同山东路总兵官，将要擒捉。早有人报知莲岸，莲岸道：“若得宽缓一两月来捉，待我图一个安身之地，我就不怕他了。”遂差宋纯学装做斯文模样，取银几百两，就叫教中有因亲及亲的衙门里人，知会各官说道：“女师不过倡导佛法，就要拿她，并无实据。不若宽缓一、两月，察访她实迹，方好整治。”各官听信这话，又想是女流，未必大害，先差缉捕人役外边访求，按兵不动。

莲岸闻知这消息，心中欢喜，以为得计。就唤李光祖去吩咐众人道：“大师立教，不过救你们的贫苦。如今官府生起疑心，把你们看做歹人，若是大师有不妥处，你们臂上都有记验，是刮不去的。况且大师的威福，非比凡人，你们须要顺从，听她差遣。”众人道：“我们受大师大恩，就要使我到水里火里去，也是愿的。”光祖进来回复。莲岸知道众人归附，便着光祖于众人中选择强勇的，分别器械，教习起来。

适值山东地方有深山险要之处叫做柳林，林内有个寨主，混名叫做番大王，生性多勇少谋，手下有四、五百喽罗，占据柳林，打劫往来客商。官兵因柳林深密，难以进剿。莲岸打听得这所在正好安身，就差杜二郎、强思文两个，装了几口袋布，从柳林过，吩咐如此、如此。两人依计把牲口驮了布，望柳林而来。

到了林外，只见一伙强人突出，放了一支响箭，竟来劫住牲口。杜、强两人见了，忙跳下马，伏在草里大喊道：“这布匹是白莲女大师的，要往别省去卖，买些锦缎礼物要送番大王的，求爷们放路。”

那些强人听了，就把两人缚了，将牲口一齐赶进柳林。真个柳荫密密，山坞重重，转了几十弯，才到寨前。枪刀摆列，令人惊怕。一个强人先进去通报，不多时走出来，带那两人进见寨主。

过了三、四重门，见一高堂，内中一个穿红的，满面虬须，坐在中间。两人知是番大王，俯伏在地。番大王问道：“你们是何人？”两人道：“小人的教主是白莲女大师，广有钱财，聚集人口，住在槐荫堂。近日被官府欺她女流

，她要亲来投拜大王，先着小人把布卖了，买些礼物。不想遇见头领爷，带了进来。”番大王又问道：“你们的女师多少年纪？人材怎样？”两人道：“小人的教主今年十九岁，人材美丽，就如大仙一般。”番大王听得此言，不觉神魂飘荡，满面笑容，叫人备酒席请两人吃。两人拜谢，出堂赴席，在寨留了一日。

第二日，番大王把二十两银子分赏两人，又差两头领，抬着一副盛礼，同至槐荫堂，迎接女师。吩咐道：“布且留下。致意大师，也不消送礼来，寨中尽可居住。但要速来，方见盛情。”两人拜辞而出。

却说这大王原是粗鲁的人，闻得槐荫堂有个少年女子要来投顺，他的灵魂已飞在宵云外，恨不得立刻就要娶她做了押寨夫人。那时朝欢暮乐，黑夜里鏖战一番，就是劫了人几万银子，也没有这般快乐。况且广有妆奁，不消聘礼，岂非美事？自己打算得就了，不觉神魂飘荡。想道：“我寨里但闻得兵甲之声，腥膻之气，若是那女师到了，不要说枕席上怎样风流，就闻得一阵香风儿、几声娇语，真令人酥麻了半日。不意天遣奇缘，有此凑合，可喜可喜！”那大王便是这样，只不知女师心上却是如何？

自杜、强两人同了寨中两头领迤迤而来，一径到槐荫堂，进去通报，拜见大师，备说番大王之言。莲岸听了，心中尽知底里，便叫手下人准备牲口，将钱财货物尽数装好，先着宋纯学押送柳林而去。自己领了众人，一应老少男女俱跟随了。又着李光祖选择几十名强勇的人，里面穿了衣甲，藏有刀斧，外面却穿长衣，摇摇摆摆夹辅着莲岸。

只见宋纯学先至柳林，番大王接着大喜，把货物一一点明收了。后临了来有那一簇人马，拥着一个如花似玉的佳人。番大王远远望见，躬身来接，真个光彩耀目，众人齐声赞叹，把个虬髯大王欢喜得一佛出世。

但见跟了许多随从，后面还有牲口。驮了多少东西。道是什么东西？却是每一牲口驮上百十瓶酒，约有几千包，番大王只道是宝贝货，越发欣喜俱点进去，接至里面，大排筵席。寨中一路，灯烛辉煌。堂上张灯结彩，极其富贵丰盛。

莲岸进堂，俨然坐在首席，对面便是番大王相陪。莲岸道：“远闻大王英雄盖世，奴家倾心动念，已有日了。只因本地官府，不晓大体，并未尝爱惜小民的疾苦，奴家不得已与他周济一番，他倒有些疑心，又欺负奴家是女流，故此特投到贵寨中来。还不曾拜见尊夫人，怎么又费这许多盛席？”

番大王细听这话，那口里不曾答得一句，身上已经酥麻了半边，遂满面添花，笑答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不才原是有血性的男子，也因世上这些文人轻薄我们，所以寄迹柳林，幸喜得遇大师，真是喜从天降。若说起内室荆妻，这个

倒尚未曾有，不才也是个从没开荤的人，还算得是一个童男子哩！”

两人说说笑笑，将次举杯，莲岸忽然立起道：“这酒味为何苦辣？”叫左右：“取我方才带来的瓶酒，尽数打开，就在堂上暖起，敬大王一盏。兼之，今日喜席，着在外头领以及众兄弟每人敬酒十瓶，教他开怀畅饮一夕，这叫做‘入门欢’。”

当下杜二郎、强思文将酒分给各人，个个欢喜而饮，劝得大醉。堂内跟随的李光祖等一、二十名好汉，服侍吃酒。番大王道：“贵从众兄弟可在外管待，不消在此侍候，恐太劳动了。”莲岸道：“不妨，这是奴家平日的规矩。他初进寨中，不要乱了法度，只叫他斟酒便了。”番大王遂不推辞，开怀畅饮。真个这酒又香又甜，十分好吃，莲岸又尽情相劝，番大王纵意大饮。番大王略吃慢了，又唤侍人把暖的斟上来。

两人话得投机，也不用小杯，只捡大的金爵犀杯玉盏轮流敬奉。换一套酒器，那侍从就将琵琶、弦子、笙箫、笛管，吹弹起来，或是唱几支边关调，或是唱几套小曲，把一个番大王混得天花乱坠。吃到四更时分，那番大王不要说立不起，连坐也坐不直了。

莲岸叫宋纯学出外去看，见众人俱已大醉。莲岸就分付把堂内的门关了。李光祖等丢个眼色，一齐脱去长衣，露出里头披挂。将灯火一时打灭，番大王随身几个从人，俱被砍杀。那时番大王也不知所以，被光祖一刀砍下头来。外边醉人，只道里头夜深睡了，并不晓得什么。

看官，那莲岸这酒，必定平日间不知将什么极浓厚的做就，但教人吃了，不要说与人厮杀，它的酒力发起，也就是半死的。只是寨里好汉，难道再没一个有心计的，听凭她美人计弄翻了？不知她随从的人陪着外边，个个把自己的酒大家同吃，大家同醉，所以人俱不疑。就是莲岸劝番大王时，也把巨杯奉陪。

虽然如此。这些话却有些不明白，那莲岸以前原不曾说她酒量，便是随从的，不信人人的酒量都是胜了柳林内的人，怎么这一夜，自番大王以下俱醉了，莲岸从人却倒动得手？谁知道莲岸预先定计，叫光祖带领的一班，只在堂内服侍，并未尝吃酒。其余的人，一个陪一个，任凭他大家醉罢了。至于莲岸的量，本不十分好，她却在先出了重价，觅得一种草药，凡遇吃酒时候，略把些在口里咀嚼，随你怎样好酒，吃下去如水一般，立刻就醒。所以，这一夜，一来一往，不知吃上几十斤，番大王便醉得不像样，莲岸独醒，故与李光祖等二十名好汉不曾吃酒的弄出这段奇事。

次早，莲岸叫手下把番大王与从人的尸首往后园烧化。挨至上午，寨里多少头领方才醒来，莲岸唤至堂前。忽然，天色昏暗，黑风卷地，众头领俱吓呆

了。莲岸手拿一盆清水，向外倾出去，便下大雨，雷电交作。这是《白猿经》上唤做“腾阴掩地法”。停了数刻，天复明亮，众头领大骇。莲岸道：“我是涌莲徒弟，昨晚进寨，见你们寨主有些歹意，我如今已斩除了。你们各人，须要小心归顺，我自有法度，加厚你们。众人已被法术惊慌，听得这话不敢违拗，个个拜伏领命。

就从此日起，莲岸就着各人整顿兵器，练习武艺，皆有身手。凡是外边劫掠，只许劫财，不许伤命。遇着有本事的人，须要千方百计，招他进来。分派已定，莲岸自想道：“我今托身此处，立个根基，究竟非终身之策。必须差几个心腹，往外边打听有奇才异能之人，招集进寨共图大事，不要悠悠忽忽过了日子。”就差宋纯学扮做斯文客商，付他几百两银子，出外随分做些生意，赚钱也罢，不赚钱也罢，但要沿途察访，招取异人。纯学领命，束装而出，同伴有五、六个，一径出外不提。

却说徽州府有个程家村，凡是姓程的，俱住在一处。那程家祖传的好枪法叫做[又，去上面横，音：Yì]口枪，甚是厉害。内中有一个名唤程景道，年纪二十余岁，他传习的枪法极高，兼之义侠过人，善晓兵法。他平日常说，“我们徽州风水生下孩子，便想到远方别省去做生意，离别祖宗，抛弃妻子，不过为此蝇头微利。所以这慳吝二字就是随身带的本钱，虽然巧于货殖，未免为人所鄙。若靠定这样主意，难道徽州一府，便没一个有气节的人不成？我如今便要把这风水翻一番。家中钱财正好供我义侠之用，逞着我全身本事，到各处寻山问水交结豪杰，纵使得罪家法，破坏风俗，也顾不得了。”每日在家见了那薄粥小菜，深以为耻。

忽一日，带些资本，也托做生意名色，离了本府，竟往苏松一路贩买布匹，要往河南去卖。适值宋纯学也来贩布，在扬州饭店遇着，他两个萍水相逢，遂同房作寓。夜间论谈近事，甚是契合。宋纯学道：“小弟原是金陵痒士，只为斯文一脉衰敝已极，故此弃了书本在外谋生，正所谓‘玉皇若问人间事，唯有文章不值钱’。这两句实令人感慨不尽。”程景道道：“观仁兄气概，原不是这几本破书可以拘得住的。如今世界，哪个在为读书巴个发迹。即如小弟，一段雄心，托迹商贾，倘若有此快意，天下事尚未可知。”两人说话投机，半夜沽酒共饮，就像亲兄弟一般。

不期是陈景道因酒后讲些枪法，冒了风寒，次早发寒发热，不能赶路，纯学因他染病，不肯分别，住在店里与他煎药伏侍。过了三、四日，景道病好，感谢纯学，要与他同行。纯学道：“前日闻得山东一路布匹甚是好卖，况今岁枣子大熟，我们何不同去，卖了布买些枣子来，倒有利息。但是有一桩事未妥，近闻柳林中强人出没，行客甚是不便。”景道笑道：“这个何妨？不是夸

口说，凭着小弟一身本事，随你许多强徒，也看不上眼。吾兄放心同去便了。”遂雇了牲口，竟往山东路来。

行了数日，将近柳林，纯学暗令同伴到寨里去报大师，说访得一个好汉在此，须定计来赚入寨。莲岸分派停当，就差此人密约纯学。

到了次日，已到柳林。景道对纯学道：“弟闻此处有强人出没，待我先走，你押着牲口随后而来。倘若遇着几个，须索结束了他，也显得我生平的手段。”

纯学依言，押了两队牲口，一队是景道的货，一队是自己的货，让景道当先。走了一、二里，只见树木参差，并无入迹。又走进去，回头一看，望见纯学叫苦连天，跌倒在地。那两队牲口被五、六个狠汉赶了一队往山坳里去了。

景道急走回来，扶起纯学，检点货物，恰好去了景道的一队。景道笑道：“抢我货去也不打紧，只可惜不曾遇着这般草寇，显我本事，如今幸喜兄的货留在此间，待我护送过这条路，你自前去。我在此必要寻着这班人，与他见个高低。”纯学只是叫苦。

当晚寻店歇下。纯学道：“小弟被强人打得遍身伤损，行走不得。又可惜仁兄的货被他劫去。弟愿把自己的货转求仁兄替我去卖，买得回头货来赚些利息，做大家本钱度下去，岂可因一得一失就分你我。小弟在此将息几日，专等仁兄早来。”景道是个直气人，见纯学这样真诚，便承任了。

次早，就将纯学的布到济南发了，果然布匹好卖。就将银尽数买了枣子。不满半月，依旧路回来。到那店中，不想纯学已去了。访问店家，店主人道：“宋客人自两日前有个亲眷遇着，同他下去，说道离此不远，一站多路，等候老客。”景道闻言，次早急急赶行，来寻纯学。

行到前日打劫的所在，谁想这一日的强人有几百个，截断去路，脚夫见了，俱已惊散，这些人竟把几百包枣子俱拖向里头去，景道大怒，喝叫：“休走！”绰了枪，急赶上前。谁知这般人竟不与他厮杀，穿林过岭而走。急得景道眼内火出，喊声如雷。赶过几十个湾，但见绿柳参天，树荫遍地。自想：“这货若是我的也罢了，无奈宋兄这般诚实见托，我今空手回去，有何面目见他，我今也顾不得死活，必定要追转来。”只管赶去。

赶到日色傍晚，林径愈僻，肚内又饥，仰天叹道：“不想一生雄略，困于草寇，就死也罢，但是负了宋兄一片好心。”又赶进去。忽见前面一人叫道：“程兄不必追赶，且歇息片时。”景道一看，认是纯学，急问道：“宋兄怎么在这里？我为这些贼人打劫了货，拚死追他，恐怕辜负了你。”纯学道：“多谢盛情。但小弟不重在货，而重在吾兄。此时想已饥困，且随小弟到那边去，取酒压惊。”

景道不知来历，随了纯学，走过一里多路便有一所房屋，两人一同进门，纯学就叫小厮暖酒来吃。不多时，酒肴齐备，两人对酌。

景道就问来历。纯学道：“不瞒长兄，小弟见这世界，英雄无用武之地，未免一生碌碌实为可惜。此地乃小弟受恩之处，内里有个女大师，雄才震世，久慕吾兄大名，特托小弟委曲求请，到此一叙。万望吾兄俯就，不胜感德。”景道听了，沉吟不决。纯学道：“兄不用疑心，若不能建功立业，自有个善全之策，送兄归故里，绝不敢相负。”景道此时没可奈何。只得顺从。

过了一夜，次日早晨，门外有四个人抬一副盛礼进来，说道：“大师致意宋相公，这礼送与程爷，吩咐就请程爷到里头相见。”纯学小小心心奉陪程景道，走至里边，登了正堂。

莲岸步出。景道将要行礼，莲岸唤人扶住，说：“不消大礼，只小礼罢。”相见过，就排筵席。莲岸亲自把盏，说道：“小可虽是女流，颇知大义，终不忍使天下英雄困于草莽。倘不弃山寨，款留在此，后日或为朝廷出力，或自建功业，也不枉为人一世，未知尊意若何？”

景道自想不能脱身，只得说道：“承大师开谕，景道安敢有违！”莲岸道：“君乃人中豪杰，倘有奇策，幸即见教。”景道道：“贾豎之徒，安有大志。但承大师下问，自当冒陈鄙见。今大师雄踞柳林，虽则官兵难入，到底不成大事。天下大事，不是荒山僻处乌合之众可以做得，如今有三大事，望大师图之。”莲岸道：“什么三事，可为我言之。”

未知景道所陈三事如何，待下回细说。

第三回 假私情两番寻旧穴

当日景道进说三事：“第一，是扶助天下文人，使他做官。第二，是交结天下豪杰，为我援救。第三，是赈济天下穷民，使之归附。又要着有才干的人在各省开个大店铺，以便取用。”莲岸听了大喜道：“我之得景道，犹汉高之得韩信，先主之得孔明也。”遂依景道之言，行起事来。

即差强思文、杜二郎，同几个心腹的人，托些货本，只拣大郡所在，各处开张店铺，以待不时取用。又差李光祖等数十人出去，遍访豪杰，教他四处响应。柳林寨中，只留程景道做主，莲岸自己带领宋纯学，要亲到京都选择文人，兼之一路上周济贫乏，感动民心。

论起理来。那莲岸既为教主，只该守住柳林，差各人在外做事业才是，为何要亲去选择文人？不知莲岸原有深意。她想：“英雄男子必要寻几个绝色美人取乐。难道我这个女英雄就没个取乐的人么？若要从众英雄内拣一个做了丈夫，他便是我的主了，这决不要。我只到各处去寻一个才貌十足的文人，用他欢耍，不用他理事，有何不可。”就扮做男子，同宋纯学收拾行李出门。只因

自己姓白，法名莲岸，思想古人李白号青莲，她就暗藏姓字，改名唤做白从李。自此以后，称白从李就是莲岸，看官谨记。

闲话休提，如今再表河南开封府，有个世袭百户，姓崔名世勋。那世勋原是将门之子，英雄出众，忠义过人，年纪四十余岁。奶奶安氏，只生一女，取名香雪，因安氏未产之时，梦见仙女手持一枝梅花与她。乃至生下女儿，安氏叹道：“梅花虽香洁，终为清冷之兆。”因此取名香雪。自此以后，再无生育，夫妻爱如珍宝。五、六岁上，延师教授，那香雪因此知书识字，才貌争妍。

一日，安氏对世勋道：“我家无子，只靠这个女儿，你又不喜娶妾。我的妹夫王秀才，有一儿子，年纪与香雪相仿。近日，他夫妻不幸俱弃世了，我意欲接他儿子过来，与香雪中表兄妹，相伴读书。后日，此子可教，便承继他为子，你道如何？”世勋道：“这事也好。”便拣吉日，差人去接王家儿子过来。

世勋夫妇一看，见他生得眉清目秀，与香雪一样标致，心中大喜。就送他到学读书，求先生取个名字。先生想了，说道：“名叫做昌年，字叫文令，因他是个孤子，指望后日昌盛得意。”世勋道：“取得好。”自此以后，表兄妹大家读书，真是天生一对聪明的人，不须先生费力，竟日胜一日。

过了数年，安氏因女儿长成，不让出外读书，请的先生，独教昌年。果然文才淹博，志气高迈。世勋甚喜。

不意安氏卧病两月，奄奄不起，对世勋道：“自我嫁到你家，并无失德，只因没有儿子，终日忧郁。如今身子谅必不好了，只是心上放这女儿不过。我看昌年才貌双全，德行又好，趁我眼里，你将香雪许他，我死亦瞑目。”世勋道：“这也是我的心愿。如今俱已长成，极好的事。”安氏又扯香雪的手凄怆一番，不多几日便辞世了。香雪日夜痛哭，世勋料理诸事，时常安慰女儿。王昌年感念母姨之恩，又且有小姐姻事，也要尽三年服制。世勋因有婚配之命，遂不把继嗣提起，这事不在话下。

却说李光祖承女大师命出外遍访豪杰，闻得陕西有个李公子，好贤礼士，他便将这教门聚集起来，竟到陕西纠合人众，与李公子合兵。那时，朝廷闻知白莲教各处猖獗，诏各省调兵进剿。那百户崔世勋亦在调中。世勋闻得此信，也不惊怕，只愁家内无人照管。

当时有个亲戚，对世勋道：“奉命出师，自然功成名就。但令爱尚自娇小，何不继娶一位夫人料理家事，便可放心出去。”世勋想，此言亦是，就应承他。做媒的说上一家，姓焦，是个再醮的，年纪也有四十岁。世勋道：“年纪不妨，大些正好理家。”

不上几日，娶到家里。起初原说一个焦氏，岂知带了儿子，从母姓焦，叫

焦顺，又有媳妇杨氏，夫妻两个生性淫恶。世勋见此两人，无可奈何。就令焦顺与王昌年同馆读书。只见焦氏过门之后，把香雪待如亲生，解衣推食，十分怜爱。杨氏也如嫡亲姑嫂一般。世勋看见这模样，心里便放得下，收拾器械衣甲，随了主帅起身而去。

那焦氏自世勋去后，把钱银账目收起，又纵容儿子、媳妇穿好吃好，渐渐把王昌年当外人看待了。馆中先生，也打发归去。

是年适值学院考试，王昌年因守安奶奶之孝，立意不考。焦氏便将家内钱银与焦顺外边夤缘，焦顺进场，不知写什么上大人孔乙己在里头，便高高地进了一名学。当时荣幸，自不必说。

一夜，焦顺对杨氏道：“我进了学，作成妳做了秀才娘，妳也该把什么东西谢我。”杨氏笑道：“你要我财，我也没有什么，不过在被窠里多奉承几遭就是。”焦顺道：“这不消说起。只是妳的好处忒煞宽大，教我每夜要请先生帮扶，甚不快意。妳还是设一个法儿奉承我才是。”

原来焦顺说这话，因他心里思着香雪小姐，故将这言语提醒杨氏。杨氏明知此意，只不回答。当夜上床，两个颠鸾倒凤，不知揩抹了多少绢头，方得休息。

次日起身，焦顺出去。杨氏想丈夫昨夜的话，分明是想香雪姑娘。我今若不与他周旋，他两个日后自好了，不以我为德，反以我为怨。况我心上也有个别寻主顾的念头。我如今莫若把香雪骗来，与他撮合，就是我有些外事，他也管不得我。”

是晚焦顺进房，杨氏对他道：“我看你前日一团高兴，为何这几日意兴孳然？莫非又有考试日期么？”焦顺道：“这样祸事我如今不怕了。拼得几两银子，自然停当的。只是我心中有一桩紧要的事，妳若与我周旋，我一生感谢妳不尽。”杨氏道：“我如今猜着了，你前夜嫌我妙物宽大，想是要寻个小的配你这副本钱了。”

焦顺听了，拍手笑道：“我的夫人这样聪明，一句话便猜着我心事。”杨氏道：“只不知哪一个是你的心爱？”焦顺便把思想香雪的意再四恳求。杨氏道：“这个不难。但怕你这东西被那窄小去处拘箍得越发小了，教我愈加不称意。你今夜且在我宽大的所在将养一番，明日算计也未迟。”焦顺大喜。是夜仍旧央姓角的做了替身，竭力奉承。杨氏虽则宽广，因帮手争气，也觉快活。

过了两、三日，杨氏想：“丈夫要干这事，甚是容易。我何不乘此机会也觅个长大的燥一燥脾，有何不可。”因想起焦顺一个书童，叫做爱儿，年纪十九岁，气力雄壮，着他伏侍一夜，也是好的。当日便对焦顺道：“你今夜只说在朋友家住了，我房中无人相伴，央香姑娘同睡，到得深更，我自躲开，你竟

进房取乐，再无不稳。”焦顺大喜，就出去，直等夜间回来做事。

杨氏先到书房，对爱儿道：“今夜相公出去，我独睡在小姐房里，待至深更，你可到小姐房里来，我开门等你，还你有些好处，切不可忘了。”爱儿??说，不敢违逆，只得承顺。

杨氏进来对香雪道：“香姑娘，我有一件事求妳。妳晓得我一生最怕的是独睡，便是夜间老鼠厮打，也是怕的。今夜妳哥哥出外去做文会，我的丫鬟又差到娘家去，无人相伴，特来央妳相伴一夜。”香雪道：“嫂嫂既然怕冷静，为什么又放哥哥出去？”杨氏道：“便是。我最怪他一做了秀才就有许多朋友来勾搭。如今幸喜得姑娘在家，日后嫁出去，不知还要受他多少气哩。”香雪信以为实，也就依从了。

当夜姑嫂吃了夜饭，又说些闲话。香雪一个女婢，叫做添绣。香雪吩咐把自己的房门锁了，“妳到厨房里睡罢。”杨氏道：“太平世界，锁什么门，就开着何妨。”添绣一时懒惰，也不去锁，竟往厨房安歇。姑嫂两个睡在一房，吹熄了灯。

只见更余之后，香雪睡不着，叫声“嫂嫂”，并无响动。香雪心疑起来，穿好衣服，各处寻摸，不见杨氏，那房门是半开的。香雪想道：“今夜嫂嫂必有恶计，我不可住在此。”因想：“黄昏时我的房门也不要锁，着实可疑。我如今也不到自己房里，可到厨下，唤添绣起来伴我。”

谁想那焦顺起更时便藏在一间空屋，挨至半夜，悄悄进房。满床摸遍，全无一人。想道：“必是香雪有些知觉，仍到自己房里去，我今一不做二不休，且走到她房门首，打听消息。”

原来，那夜杨氏布置停当，悄悄走到小姐房中睡下，等待爱儿进来受用。不料爱儿畏惧焦顺，不敢进来。杨氏守到半夜，适值焦顺摸来。见香雪房门不关，心中暗喜道：“香雪妹子原自有心，晓得我有些意思，因此不肯住我房里，却把自己的房门开了，明明叫我进去。”遂推开房门，摸到床前。杨氏在床上听见有人走响，只道爱儿来，伸手搀他。

焦顺只当香雪的手，急急钻进帐子。二人也并不轻易开口说起响话。只因他两个人心中想得好了，一进被窠就你贪我爱；杨氏的脚不待高兴而预先竖起，焦顺的手不待操摸而着紧勾连；上面成吕字凑在一处而何暇交谈，下边为中字贯在当中而单闻声响。焦顺想道：“可煞作怪，那香雪是个处女，为何其中宽广异常，可见她平日原经遇风浪的。所以今夜见我来并不推辞。我且不要说破。我若问她，只道头一次就嫌她，以后便不肯了。”杨氏也想道：“我见爱儿雄壮，必定有些本钱。原来此物也与丈夫差不多。”只是心上相爱，实则短小也顾不得。两个一进一退，费了许多气力，其中未必快畅，响声倒也好听。

闹了一、二更，东方渐渐发亮。两人正要讲话，不想房门一响，唬得心里乱跳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原来，房门响是香雪同添绣要进房，听得床上热闹，不敢进去，竟寻一把锁将房门锁住，仍旧到厨房里来。房内两人无门可出，急得乱抖。焦顺道：“妹子如今奈何？”杨氏听见叫妹子，知道认错了，反不则声，挨到天亮，你认我，我认你，不觉得呆了，又好笑，又气恼。焦顺把杨氏啐了几啐，杨氏也埋怨丈夫，两人到底疑心。

停了一会，香雪叫添绣把房门开了，在房门前将焦顺大骂，唬得焦氏不分皂白出来劝解。两人抱头鼠窜而去。杨氏自觉没趣，三日不出房门。

自小姐一骂之后，焦顺夫妇日夜在焦氏面前毁谤香雪，焦氏听信了，又晓得当初安氏曾把香雪许下王昌年，只因怨恨香雪，并王昌年也做了对头，时常茶迟饭晏，要长不能，要短不得。

焦氏早晨起来，便把香雪与昌年牵枝带叶，寻些别事，咒一遍骂一遍。香雪听了，无奈她何，只是向母亲灵座，痛哭几番。焦氏愈加怒气，渐渐把恶声相逼，百般怠慢。

那王昌年自世勋出门之后，心中不乐。又见焦顺进学，终日兴头，往往被他奚落。及至焦氏在里头咒骂，一发不安。想起先前承母姨大恩，自小抚养，临终时节特把小姐许我。不想世态变迁，到了今日反教我进退无门，莫若到陕西仍旧依傍姨夫，或者他得胜回家，完了小姐姻事，也未可知。

是日，便略略措置些盘费，请焦氏出来说道：“母姨夫在外，音耗不通，我要到陕西寻取消息，故此告辞。”焦氏道：“你在家无用，出去学些乖巧也是有益的。速速去罢。”并不提起盘缠的话来。昌年气愤不过，总不开口，就进来拜辞安氏灵座。才到灵前，不曾一拜，心中悲伤，不觉放声大哭，拜了几拜，就出来了。焦氏在旁说道：“好好出门，做这样嘴脸，可厌，可厌！”

香雪听知此事，有如乱箭攒心，从暗里也哭了一场。遂写书一封，将簪钗、首饰包了一包，约一、二十金，着添绣暗暗送与昌年。书中大约叙兄妹分离之情，并嘱他候问。末后带着几句心事道：“百年之期，自甘死守。一心之托，岂忍生离。魂断青衫，泪浸红烛。”

添绣将书物送至书馆，昌年看书，收了物件，对添绣道：“泪枯肠断，不能写书回复小姐。至于终身之约，虽死不渝。小笺一幅，用此拜谢，但求小姐保重。此去到老爷处，一有好信，便即归家。”添绣听了，就进来述与小姐，并送上诗笺一幅。香雪含泪看诗，却是绝句一首，前半在下忘记了，只记得后一句道：“却伴春鹃带血啼。”小姐哽咽无言，和衣睡了。次早王昌年起身

而去。自此，小姐终日愁怀，恹恹成病。

却说焦顺自房中出丑之后，还痴心妄想小姐。自思：“小姐平日最好文墨，我如今若要再缠，必须用文才欣动她，或是做一首诗，或是写一封书，央添绣送去，她自然心肯。”遂提起笔，吟哦终日，改了又改，才写成一封书，并一首诗。书云：

生员兄焦顺，跪拜奉书小姐房前。前日感小姐骂我，甚喜。古人云，不打不成相识，何况亲口大骂乎。自从骂后，夜夜思量此物，即如今日写书，甚觉费心。闻小姐有病，必定想我哉。吟得好诗四句，若看之，今夜何妨一做，我与你大妙也。诗云：

焦顺从来顺女娘，况兼小姐雪之香。

莫愁小脚三更冷，谨奉光头五寸长。

焦顺写完，念了数遍，大叫道：“好书、好诗，不愁小姐不喜。”就封了书，并拿银子一两，走到里面。适值添绣出来，他便扯住道：“我有一事求妳，先送妳银子一两。”就在衣袖中摸出银子，并书一封，说道：“银子妳收了。这封内是一个名士做的诗，送与小姐看，千万不可遗失。”添绣本意不肯，只因见了银子，连这封书也拿了。

她原不知此书厉害，竟走进房递与小姐，也不说是焦顺送来的。香雪不知其故，把书开看，便大怒道：“这个一窍不通的狗才，这样无状！”先把添绣痛打一顿，就要往外边发作。忽然自想：“我是孤身无助的女子，若与他争闹，未免遭他恶口，连我体面也不好了。莫若忍耐，等父亲回来方好整治这厮。但恐他放心不下，只管歹心恶意，如何是好？我如今须生一计，使他出丑，那焦氏妈妈自然要顾儿子体面去约束他，不至十分放肆。”

思想一番，又把添绣骂道：“妳后次若再如此，我便活活打死妳！”口里一头骂，就拿台上一个镜袱，掷与添绣，说道：“妳把镜袱递与奴才，立刻进来，不许开口说半句话。”原来那镜袱是杨氏央她做的，中间绣一对鸳鸯。添绣拿了走到外边，见了焦顺，本要骂他，只因小姐吩咐不许开口，忍住了嘴，掷在地下，回身便走。焦顺要扯住添绣，问明来历，不知地下是什么东西，及至拾起，添绣已进去了。

焦顺看是镜袱，想了半日，不觉大喜道：“好个小姐，明明叫我今夜进她房里。镜者，团圆之兆。绣鸳鸯者，交颈相连之兆，镜袱是遮掩的东两，夜间暗里做事之兆。妙哉，妙哉，快活煞我！”也就把自己书房锁了，藏匿空房中，外边人只道又出去做文会了。

当晚杨氏在房，闻知丈夫出去，正值无聊，只见香雪小姐走来道：“嫂嫂，我闻得哥哥出外去，何苦独坐，可到我房中去闲耍。”杨氏闻言，就随香雪

，走到他房中闲话。渐渐夜了，香雪唤添绣叫厨房里备夜饭来：“大娘因相公不在，我劝她一杯酒。”添绣认真暖起酒来，香雪殷勤相劝。

杨氏因前夜出丑，甚怕香雪。今日见香雪和颜悦色，便喜出望外，不觉将酒多吃几杯，一时沉醉起来。香雪叫添绣：“扶大娘就在我床上睡罢。”杨氏脱了衣服，倒在床上睡去。香雪走出房来，竟到焦氏房中。却吩咐添绣：“在暗里藏躲，打听有人进我房中，便急急把房门锁了，走来报我。”

焦氏是夜督率丫鬟做些生活，尚未去睡。看见小姐来，就问道：“小姐尚未睡么？怎得高兴到我这里来？”香雪道：“今夜哥哥不知往哪里去，嫂嫂住在我房内，我因睡不着，所以来伴母亲闲话片时。”焦氏道：“极好的了。”两个说些闲话。又商量：“父亲在外全无消息，虽则王家哥哥去了，又无回信。还该打发一个家人去看看方好。”焦氏道：“我心上也是如此。”

两个讲话正浓，忽见添绣走来，打个暗号，小姐便要回去，笑道：“夜深害怕，求母亲相伴我到房中。”焦氏也不推辞，携了手，一同走来。添绣点火前行。将近房门，只听得房里响动，似有绊跌之状。小姐道：“房内像有什么人在里头。”

只因这一句，房内越发乱响。你道是什么响？原来是焦顺，因见镜袱之喜，守至更深，竟悄悄进来。摸到床上，也不知是他妻子睡着，但闻酒气薰人。他就脱衣上床，把手去摸那身上。杨氏睡熟，不知所以。焦顺腾身上去，如此，如此。忽听得房门外母亲与香雪口声，火光又亮进房来，知道又差了。忽爬起来，衣服也无暇穿，慌要出房。不想房门被锁，不得出来，东一撞，西一绊，不知跌上几跤，所以乱响。

及至香雪与焦氏到了门前，焦顺忙爬上妆台，把窗尽力推开，赤条条一身，望窗外跳去。不料窗前廊下俱摆列粪桶尿缸等物，焦顺一跌下来，满身粪水，腰腿俱被跌伤。香雪同了焦氏，唤添绣将火照窗前，看是何人。添绣一看，便喊道：“这是大相公。怎么赤条条跌在这里？”

香雪即时变脸，叫添绣多点灯烛，出外去唤合宅家人进来。“我是老爷的小姐，焦顺何人，夤夜到我房里做什么？明早一面写书叫家人到老爷那边去，一面我亲到学里告诉，叫他申文学院，决不与他甘休。”

吓得焦氏面如土色。唤丫鬟拿衣服与焦顺遮下体，着他跪在小姐面前请罪。小姐道：“母亲，这厮无礼已甚，请什么罪！”焦氏不得已，把焦顺痛骂一番，焦顺招了许多不敢，方才放他出去。焦顺暗想：“这样厉害，两次受她大累，以后不再与她缠扰了。”

次日，焦氏亲来请罪，即着焦顺搬到房外边住，永不许他走进后堂。小姐见焦氏如此周旋，也就忍耐了。焦氏虽然护短，也恐老儿回来与她算帐，故此

畏惧香雪。

孰知下回，香雪的苦情，人不可胜言矣。

第四回 真美艳一夜做新郎

却说香雪小姐捉弄焦顺，可谓快极。焦氏妈妈无可如何，这小姐落得清闲自在，专待父亲回来不提。

再说白从李同宋纯学，一路上察访才人，真个逢州过府，先有自己的人开张店铺，要银就有，要住就歇，甚觉便当，她晓得陕西一带，李光祖声势张大，不免到陕西看他一遭。不想未到陕西，朝廷征剿反贼官兵众盛，内中一员老将，极其骁勇。你道老将是谁？原来就是崔世勋。此时，与李光祖结营相持。一日，世勋亲来索战，光祖出迎，两马相交，战二十余合，光祖力怯，大败回营。

次早，光祖正要整兵再战，只见营外探子来报：“有一位客宫，随了数人，说是山东白相公，要进营中。”光祖听见，知是大师来到，急出迎接。当日相见，喜不自胜。光祖道：“自离大师到此，兵势稍盛。不意昨日遇了崔世勋，被他战败。”白从李道：“这事不难。你今日不要出兵，待我按定八方，用个生擒之法。”光祖得令，是日闭营不出。

到了半夜，大师将《白猿经》操演，披发仗剑，书符念咒，分布各方。

到第二日正午，大师端坐中营，大开营门。光祖出阵，世勋望见，便来迎敌。初时交锋，世勋甚是勇猛。忽然狂风刮地，卷石飞砂。世勋抬头一看，见半空中一朵大白莲花当头罩下，世勋道：“不好了，这是妖术！”

话未毕，那莲花劈头一打，把一个英雄老将打下马来。原来大师坐定中营，默持咒语，用个“神莲破阵法”。光祖见世勋跌倒，一队兵众掩杀上前，把世勋横拖倒拽捉进营去。官兵四处逃散。光祖将世勋捆绑，解到大师面前。

大师一见，便唤手下放了，说道：“将军智勇过人，今日幸到敝营，凡事托赖，自当重任。”世勋大怒道：“我乃天朝将佐，却为妖术所困，非战之罪。你们指望要我从顺，宁死不从的。”大师道：“好汉子，不可伤他。”吩咐光祖：“把一只大箱，藏他在内，着勇士数人扮做客商，好好供给他，悄悄送到柳林程景道处安顿，俟日后有用他之处。”光祖承命而行。世勋求死不得，被众人囚俘解去不提。

光祖胜后，官兵只好相持，两边不轻举动。大师在营数日，分拨光祖镇守，自己同宋纯学到别处去。行了两日，将过西安府界，入店歇宿。不期遇着一人，衣中破敝，拿了笔，在房壁上题几句诗，诗云：

一片征尘望眼迷，

旅愁偏逐暮云低。

异乡残梦归何处？

那人诗写未完，只见两泪交流，不知不觉，手中的笔落在地上。白从李见这光景，甚觉苦切，因走过来问道：“吾兄少年才貌，为何这等流落不遇？”那人拭干泪眼，见从李一表人才，便向前拱手道：“弟的苦情，一言难尽。未知兄长尊姓人名？”

宋纯学在一旁答道：“我相公姓白，名从李，是山东富室。”那人道：“原来是贵家公子。小弟也不是下等之人，特到此间探望至亲。不想兵戈阻隔，又闻得凶信，因而进退两难。其中苦情甚多，一时不能细述。”从李道：“看仁兄相貌，自非凡人。今夕同住店房，待小弟沽酒一壶，为兄解闷，并细谈衷曲。”

宋纯学就往外边，唤主人家整備酒肴进来，三人对坐。白从李道：“小弟浪迹江湖，极喜交结朋友。兄是何处乡里，高姓大名？到此所望何人？”那人道：“小弟祖居河南省城，姓王字文龄，名昌年。少年失怙恃，全亏母姨抚养，并以亲女许配。不幸母姨弃世，姨夫另续，继室生性残刻，自不相安。姨夫总戎此地，故独自到这里来，谁想兵戈阻绝，前日近边众人传说，姨夫一队军尽皆覆没。小弟想，姨夫平生忠义，必然死节。如今欲进无门，欲归无路，孤身漂泊，势必下填沟壑，故此愁伤。”白从李道：“吾兄境遇如此，实实可怜。但今日与弟相遇，也须放开怀抱，切不要做儿女姿态。”就叫宋纯学：“把行李打开，取出衣服与王兄换。”昌年感谢不尽。

吃过夜饭，从李又问道：“王兄尊庚有几？”昌年道：“将及弱冠。”从李道：“小弟比兄稍长一岁。方才兄说家中不甚相安，何不随小弟在外混过几年？”昌年道：“小弟承兄恩惠，如同骨肉。但小弟胸中尚有一段隐情奈何？”从李道：“更有何事，一发请教。”昌年道：“母姨所许表妹，虽未成亲，然恩深情重，时刻难忘。若家中晓得姨夫死难，那继娶之恶，自当加倍。她还有前夫之子，凶恶异常，表妹必然受他凌逼。所以小弟急欲归去，看个下落。”从李道：“那继娶妈妈既然无情，若兄归去，这婚姻谅必有些变更，如今莫若相随小弟。弟看兄恂恂儒雅，必然长于文墨，待弟给兄图个功名之路，方有结果。至于尊大人在家，既有盟约，谅无他虑。弟所交侠义朋友极多，嘱托一个到河南贵府通个信儿，也是易的。”昌年拜谢道：“若得如此，真是再生之恩。”从李见昌年肯相随，不胜欢喜。

看官，那从李就是女大师，他英雄盖世，为何一见昌年便有许多相亲相爱？不知她出柳林时本意要寻个才貌兼全的人，做些有趣的事。适遇着昌年，年纪又小，面貌又美，就把这念头落在他身上了。但昌年随从李，到处题诗做赋，只想着香雪，没有一时笑容。从李要与他亲近，甚觉烦难。

一日，从李想道：“我之爱昌年，就如武则大之爱六郎，但那厮心中，只有他的妻子，没个法儿弄他上身。客路之中，又不便露出本相。”思想一会，忽令人备酒，又吩咐去寻几个绝好的妓女来劝酒。不多时，只见三个绝色妓女来到，从李与昌年、纯学三人共饮。

酒至数巡，从李道：“今日姊妹中有劝得王相公欢喜者，赐缠头。”三个妓女闻言，就把王昌年肉麻得天花乱坠。无奈昌年一心只想香雪，再不得欢喜。从李无可如何，只得亲自把盏道：“王兄心事，弟已尽知，今昔且图欢会，妹妹中任凭择一个奉侍枕席。”昌年道：“承见厚爱，弟岂木石无知。但睹此美艳，愈动家园之感，况且盟誓在心，宁可独宿，决不敢奉命。”从李一场高兴，指望将妓女引动昌年，听得这话，只觉冰冷，遂打发妓女回去，草草完席。

过了一日，从李想：“昌年如此情深，强他不得，我今且顺他意思，待后日慢慢收在柳林相与便了。”遂私下吩咐纯学道：“你将盘费同昌年入京，纳了北监。我要到河南，去安插昌年的妻子。你不必与昌年说明，恐书生不谙大事，反有疏失。凡京中有事，你急着人来报我。”纯学奉命，便收拾行李，大家分别。

昌年想念香雪，也指望得了功名，方不怕焦氏阻隔。闻知上京纳监，甚喜。只有白从李钟爱昌年，一旦别去，且有英雄气概，未免动情。遂携昌年手道：“吾兄貌美情深，今日分袂，令人想念不已，此去努力搏一科第，至于家乡之事，弟自能与兄打听消息，不必挂怀。”

昌年认为从李是个好朋友，便答道：“异乡孤客，蒙兄长委曲周旋，稍有寸进，皆兄长生成之德，感念恩私，时刻难忘。”两个话到此处，不觉流泪。纯学私与从李道：“大师一身，关系非小，不可恋一书生，有误大事。须督率李光祖、程景道辈戮力同心为是。”从李点头，也不开口。三人分散，从李向南，纯学同昌年向北而去。

再说香雪小姐，自焦氏打发焦顺与杨氏在外厢居住，并不许进来，家中安静。忽一日焦顺在朋友家看见《朝报》，有陕西督抚一本，内称“反贼猖獗，先锋崔世勋全军覆没”等语。焦顺看完大喜，急急回家报知母亲。又说谎添上几句道：“《朝报》上说，先锋崔世勋并伊婿王昌年同日死难。”焦氏闻知，放声大哭。

小姐在房听得哭声，唤添绣问明来历。犹恐未真，急差家人在外打听。众口相同，但报上并无王昌年同死这话。家人回复小姐，小姐听了，哭倒在地。添绣极力扶起，只是大哭。自后，家中整备丧事。

焦氏把家中大小俱打发出去，说道：“老爷已死，家里养不得闲人。”每

日让小姐自己上灶，从前体面，一概没有，小姐无奈，忍气吞声，一心指望王昌年凶信未确，待他回来。日里同添绣做饭，夜间做生活，受苦难言。

一日，焦氏与焦顺商量道：“我们一家，只有香雪性子不好，留她在家，日日讨气，如今老子死了，怕她怎么。我意欲寻一家好主儿，卖她几十两银子，你何不出去访问。崔姓家族中，见与我女儿攀亲，难道有不顺从的？就是王昌年那厮，当日尚未行聘礼，他就来也不睬他。”焦顺道：“母亲所见极是。我就出去寻人家了。”言讫出去。

却说府中有个财主，姓潘，混名叫做潘一百，因他不甚识字，生性甚顽，人有讥诮他的，就说：“我拼一百银子与他打官司。”故此人号他做潘一百，平日与焦顺极好。

那日，焦顺走到潘家，说起妹子要攀一好人家，潘一百道：“闻得令妹甚美，我近日丧了敝房，正要继续，你作成我罢。”焦顺道：“你混名叫潘一百，若要成这事，真能拼得一百么？”老潘忙道：“拼得，拼得，只求舅爷周旋。”焦顺大喜，回家私下与母亲说知。焦氏喜出望外，也不要媒人说合，就托焦顺择日行礼。

次日，焦顺又到潘家，说：“一百之外还要白银二十两，送我做媒礼。”老潘应允。遂取出二十两银子，送与焦顺，说要在本月中择一吉日，早晨行礼，夜间结亲。话说已定，香雪在家，影也不知。外边的人传说这事，皆说：“崔家只顾银子，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姐送与这恶人，可惜可惜。”原来老潘做人，惯喜说大话，那崔家聘礼，也不曾行，先各处张扬，以为得意。故此府城内外晓得甚多。

一日，焦顺偶站在门外，见街上一簇人，骑了牲口，中间一个美貌少年，衣服华盛，后面跟随的，也各整齐，手持名帖，竟向焦顺问道：“此间可是征剿陕西崔总爷讳世勋的府么，我是个陕西李相公，特来进拜。”

焦顺不知所以，便答道：“我这里便是。”那个美少年听说“便是”，就下了牲口，踱进门来。焦顺手忙脚乱，也无暇看名帖，只得揖他进了厅。行礼坐定，那美少年问道：“府上讳世勋的崔总爷与吾兄什么相称？”焦顺道：“就是先父，不幸在陕中死难。”少年道：“久仰久仰。小弟姓李，祖居陕西，贵处府前开绸缎店的就是舍亲。小弟在敝府与令先尊极相好。见他死节，心甚不安。逝日到舍亲处，故此特造府进拜，还要请令堂相见，叫小厮请老夫人出来。”

原来焦氏是极势利的，闻知外边有个富贵家公子，是老崔的相知，急急出来。各相见过，焦氏道：“家门不幸，我老爷战没陕中，家事凋零。承相公远来存问，感之不尽。”李相公道：“崔老伯遭此大难，幸喜伯母清健。家内还

有何人？”焦氏指焦顺道：“只有这个小儿，里头还有个女，至亲只有四五口。”李相公就唤随从的送上一包礼，却是白银二十两。焦氏逊谢一番，也就收了，又把老崔的事询问一会。吃了两道茶，李相公使辞别而去。

你道这李相公是谁？原来那就是女大师莲岸，改名白从李的。自从与王昌年别后，走到河南，要照顾昌年的妻子。因前年曾打发人在开封府前开铺，及到了铺中，便有人说起潘一百续娶的事。从李大惊，想道：“若崔小姐被继母逼嫁别人，那昌年便不好了。幸喜闻得潘家尚未行聘，所以急到崔家拜望，要救小姐。恐怕白从李名姓叫熟了有人踪迹，故改姓了李。看官谨记，李相公又是女大师改名的，不要看花了眼。当时焦氏送出李相公，进来对焦顺道：“天下有这样好人，你明早急去回拜，就把帖请他吃酒。”

次日，焦顺便到绸铺答拜。白从李迎接入内，叙了寒温，焦顺面送请帖，邀他吃酒。从李并不推辞，便同焦顺过来。焦氏在家整備酒肴，外边焦顺陪了从李吃酒。

从李留心哄骗焦顺，渐渐话到香雪身上。焦顺便说：“舍妹有才标致，近日有一敝友潘家要攀亲。”从李道：“小弟一到贵府，就闻得有个潘一百，年纪又老，做人未必稳当，兄何故与他联姻？”焦顺道：“他做人实是不稳当，只因他家道富饶，使舍妹日后不愁贫困，故此与他联姻，至今也未曾聘定。”从李道：“若论家业，小弟比那潘家略胜数倍，昔年立意要求淑女，至今尚未有遇。既是令妹才貌双全，吾兄何不回了潘家，玉成小弟也？”焦顺道：“这是极好。但潘家已经面约聘仪百金、择吉行礼了，奈何？”从李道：“这个何难，兄只说令堂占卜不合便了。至若聘仪，弟就送加倍潘家。”

焦顺是极爱财的，说道：“既承台命，少刻当与家母相商奉复。”从李称谢，酒罢回去，焦顺即入里面，对焦氏将李相公求亲、愿出聘仪加倍潘家，述了一遍。焦氏道：“我如今只要银子，他既肯加倍潘家，你就许他。明日你须到潘家，巧言回绝，不要惹他算计。”焦顺道：“虽则口约，实未行礼，怕他什么。”

到了次日，焦顺正要到潘家去，忽见从李着人来请。焦顺便先到绸店里来。从李接进，吃过了茶，就排酒席。饮了半日，从李道：“昨日所恳，曾与令堂商确否？”焦顺道：“家母闻吾兄姻事，十分仰慕，小弟今日正要往潘家回绝他。”从李道：“既承令堂订允，唤小厮先将一对元宝送上令堂做见面礼。”焦顺见了元宝，酒也无心吃，即便起身告辞，急急奔到潘家。潘一百接进道：“舅爷何故两日不见我？”焦顺道：“小弟今日有句话特来奉告。”

正要说出，忽听得外边一片声响打进门来。只见数十个公差，将两条索子把焦顺、潘一百俱缚了，横拖出门。两人大惊。细问来历，乃是按院衙门访察

，急如星火，霎时间把两人推在本县监里。潘家忙乱，不消说起。

当时便有人报知焦氏，急得焦氏叫天叫地，无可奈何。忽见小厮进来道：“前日李相公到来，要请奶奶说话。”焦氏听了就要出来。从李见了，说道：“令郎忽遭此害，小侄在外打听晓得了，如今必要用些银子，方得事息。”焦氏道：“我手中分文也无，怎么处？”从李道：“伯母不要忙，待小侄措处。但小侄有句话，只得直告罢。今早大兄到舍，说令爱姻事蒙伯母许允，不意有些大难。日后要用银子，无论多少，情愿替他周旋。只是这一月，除了今夜子时再无吉日，伯母若肯今夜就在尊前与令爱结亲，先备下花红银二百两为聘仪。”说罢就把银子送上。焦氏看见银子，便满口应承道：“愿从尊命。”就拿了银子退入里面。从李在外厅，吩咐从人准备做亲诸事。

原来，从李一到河南，闻知潘家之事，又打听焦顺母子性甚爱财，故把焦顺、潘一百下个毒手，先着人在按院衙门知会停当。只为要亲近焦氏，引进入门，故这一日乘他忙乱便要成亲，所谓迫人于险，使她不得不从，又使昌年的妻子不被别人占去。正是钟爱昌年，与他周旋的意思。

那焦氏走入内里，收好银子，要来与香雪说明。心下想了一想，便走到里边，对香雪道：“我的小姐，做娘的今日有句要紧话，任凭妳从也罢，不从也罢，但事到此，也不容妳不从了。”那香雪平日间被焦氏拘管，一刻不闲。前日与潘家说亲，及至白从李的事，一毫也不晓得。骤闻这话，内心一吓，便道：“母亲这话怎么说，女儿实不明白。”焦氏道：“自妳父亲去后，家中调残。今日妳哥哥又遭奇祸，将来一家自然分散。想起来，我们都是没紧要的，惟有妳的身子必定有个着落，做娘的好放心。我今日与妳寻一个人家，人才又好，又且少年，家里又殷富。如今现在前厅坐下，妳若不信，可往外边去看一看，便知我做娘的不负妳了。今夜正值黄道吉期，这样好事不可错过。”

香雪听了，心下一想，就欢喜道：“母亲主张自然不差。做女儿的焉敢不从。”焦氏始初心上还恐怕香雪有些执拗，不意如此顺从，倒吃了一惊。

添绣见小姐和顺，也疑心起来。即走到厅背后，把那做亲的相公张了一张，想道：“原来小姐这样有心，不知在哪里看见这标致相公，怪不得她顺从得快。”便走进来，笑嘻嘻对小姐道：“我方才往外边看那相公，果然生得好，这是小姐造化。”香雪道：“痴丫头，这样事，论什么好不好，他们必定算停当了，不怕我不从的。”添绣不知就里，又说道：“当初那个王家，”香雪不待他说完一句，就说道：“不必多言，妳去收拾房里。”添绣疑心，不敢再言，径走进房。

焦氏见香雪依顺，便在圆下整办酒席。挨至黄昏以后，就到厅上请那相公进来结亲。白从李着人在外侍候，不必进来，竟自己踱到里边。

香雪坐在房中。焦氏同媳妇杨氏走到小姐房里道：“吉时已近，可将包头兜了，好出去结亲。”小姐立起身道：“母亲在上，今夜之事无不相从，但求母亲从我一句话。老爷去世，女儿服制在身，一时不曾打点换得。今夜可叫他先拜母亲，不妨请到房里来吃酒，应了吉时。我们交拜，且待后日，还要在爹妈灵座前做碗羹饭，然后成礼。”

焦氏见小姐说得有理，无言可答，只得出来述与新郎知道。从李道：“这是大礼，悉听尊意。”焦氏巴不得成就，便叫把毡单铺了。从李拜了焦氏四拜，也不待相请，便走进房。见小姐随身素衣，容貌却欺花赛月，从李先作个揖，小姐回了礼。两边坐定，添绣摆上酒席。

人只道一对佳人才子，不知下边那话儿，却是雌对雌，做一个蚌珠相会。想到此处真可一笑也。

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无情争似有情痴

当下白从李见小姐花容月貌，真个难得，王昌年这般思慕，实实应该。只是女貌虽佳，情意颇薄，今日见我，全无羞惧之色。当日王昌年的恩情丢在哪里？我且调戏她一句，看是如何。便说道：“小姐在上，小生三生有幸，今夕得遇佳人，日后当以金屋贮之。”

只见香雪正颜厉色，唤添绣送一杯酒与从李，立起身来道：“相公在上，贱妾今夜不是与相公结亲，特请相公进来有一段苦情奉告。若相公肯谅微情，自当生死衔结。若必欲以色乱妾，请尽此一筵酒席，妾当以颈血溅污尊服。”从李想道：“我道她有些做怪，果然来了。”因问道：“小姐所言，必有原故，请说明了。”香雪道：“贱妾先父，总戎陕中，不幸尽节。先母存日，曾同先父以妾身许字家表兄王昌年，虽未成合，然父母有命，不敢有违。今昌年飘泊他乡，生存未卜。继母希图财礼，复许相公。但相公如此才貌，岂无淑女相配。妾于今日所以不轻死节者，盖欲面见相公，备述情理。倘相公怜念苦情，得全节义，不特生受大恩，即死，亦感怀盛德。若必欲迫妾身然后为快，必欲如继母之意，勿谓妾是软弱女儿无刚肠烈性，可以随波逐流的，请相公看妾手中这是何物！”

便于腰间取出利刃两把，按在台上，吓得添绣缩做一团。幸喜得从李是刀枪里钻出来的，不被她惊吓，反笑道：“小姐请坐，不必着急，小生是个诗礼之人，必不敢轻犯小姐，今夜且住在书房里去，容日再议。若小姐执性如此，不妨结个干姊妹儿。”香雪道：“感相公盛德。但生死只此一意，别无再议。”从李遂不吃酒，走出房来。

房外焦氏打听这番说话，反吓出一身冷汗，不敢进房。从李是夜在书房歇

了。香雪唤添绣关了房门去睡。焦氏在外边一夜不安，惟恐香雪做出事来，时时打听消息。

到了次日，从李起身，思想小姐昨夜的话，虽则激烈，或者是一时之气。“我今日再委曲骗她，看她如何。”

到了早饭后，依旧进房来见小姐。小姐算做宾客相待，唤添绣取茶来请相公吃，从李着添绣出去，对香雪道：“小姐昨夜的话，实可敬重。但事势如此，还商议得否？令表兄既无成礼，又无媒妁，终是个路人。小生明媒正娶，也不辱没了小姐。况小生恩深情重，凡事悉凭小姐，决不作负心之事，小姐岂可独恋私情，反疏大礼。如必不肯，小生堂堂男子，不弱于人，见弃妻房，何颜自立，便死也要相求了。”

香雪听了，从容答道：“相公差矣。妾见相公来，已准备得停当。相公若休此念，就是恩人，若不放心，便是仇敌了。你看我满身衣服，俱已密密缝好，就把快刀，也割不开。至于利器，不只一件，满房内外，皆有藏匿。贱妾是将门之女，决不见辱于人。请从此别了。”

从李看香雪一头讲话，腰间白晃晃的刀渐渐按在手里。又恐逼勒得紧，万一失手，反负了昌年。急上前作揖道：“小生得罪，望小姐息怒。婚姻两字，再不敢提起了。但小生有一段心事，要与小姐剖明，必待今夜面谈，又不可一人知觉。小姐不要疑心。”香雪道：“有话便说，何必夜间，恐涉瓜田李下之嫌。”从李道：“不是这样。倘一言不合，小姐所带的佩刀在手里，何必多疑。”香雪道：“这也不妨，且看所言如何。”

一日无事，挨至夜间，从李果然又到小姐房里来。香雪仍旧准备，有凛然难犯之容。从李笑道：“小姐宽心。”香雪道：“所言何事？”从李唤开添绣，剔亮灯烛，悄悄对香雪道：“我原不是男子。”香雪道：“休得哄人，你今夜指望求合，决无此事。”从李道：“谁来骗妳，妳若不信，我脱与妳看。”遂卷起衣服，露出下身，拖香雪的手到一边一摸，香雪摸着此话，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果然是个女子。怎么有这样事？”从李道：“如今可放心了，切不可说破。今夜可容我在床上睡，慢慢说明来历。”香雪道：“这也罢了，只是外人见了不雅。”白从李道：“妳的表兄，我也认得，我特为他来周旋妳。恐怕焦氏害妳，故此假装做男人的。”

香雪大喜，便把身边带的刀丢开，线缝的衣服拆开，遂唤添绣到厨房取酒来吃。焦氏听见要酒，喜道：“不知新郎说什么话，小姐便顺从了，这也奇怪。”连添绣也呆了半晌，遂取酒肴进去。香雪与从李吃了更余，两人上床去睡。合家大小无不称奇。

是夜，香雪问道：“妳既是女身，为何假做男子在外混帐？又何从认得昌

年？”从李道：“我原姓白，名从李，是山东人。家业富饶，因躲避仇家，改姓易名，避至陕西。在饭店上遇见昌年。他备述小姐家中请事，我怜惜他孤苦，将盘缠送他去纳监，现如今在京里。我又恐怕妳在家被继母凌逼，急急赶到这里，就闻得焦氏要把妳卖与潘一百，小姐可晓得吗？”香雪道：“我在家日夜被她拘管，外事全然不知，幸喜造化，逢着妳来救我。”从李道：“就是焦顺与潘一百的事也是我下毒手治他的，以后切不可走漏风声。我与妳只作是夫妻，倘若我到别处去，那焦氏虑我，料不再把妳婚配别人。专等昌年功名成就回来时节，交付与他，岂不是万全之计。”香雪感谢不尽。从此两个似漆似胶不提。

却说焦顺同潘一百坐在监里，本是白从李弄这手脚。他两人平日原无恶迹，按院捉他，也是风闻。

一日按台提审，公差解到。按合先唤焦顺问道：“你做秀才，平日间不习好，读什么书？”焦顺道：“老爷在上，生员原不是读书的，因母亲见生员无事可做，将几两银子买一个秀才闲耍。不过是戏耍的意思，难道敢仗秀才的名色在外放肆。”按院喝道：“歹奴才，跪下去！”又叫潘一百问道：“你是一方的豪横，可实招来。”潘一百道：“小的平日，并无为恶。只因生性鄙吝，所以人都怪小的。求老爷超豁。”按院审这两人没有大罪，各责十板，赶出去。只把焦顺的秀才移文学院，斥退了。焦顺与潘一百大喜而归。

焦顺到家，对焦氏道：“这祸都是妳要我做什么鸟秀才惹出的。按院说做秀才要读书的，亏我从直回话，说书是不晓得怎么读，”焦氏道：“你知你妹子已嫁人了？”焦顺道：“可是前日姓李的？”焦氏道：“正是他。”就请从李出来与焦顺相见，各叙寒温，大家欢喜。

过了两日，忽见潘一百着人来请焦顺。焦顺走到潘家，潘一百接入坐下，对焦顺道：“舅爷，我与你患难相同，今后喜乐也要相同。请问令妹几时行礼？”焦顺道：“老兄这话休提，我的妹子已被家母许配别人了，小弟也做不得主张，奈何？”潘一百道：“啊呀，有这等事！你既然做不得主，二十两银怎么受了？”焦顺道：“老兄不必慌，二十两自然还你。”潘一百道：“哪个希罕你的银子，我只在你身上要一个妻子便了。”

焦顺见势头不好，就起身告别。老潘一把扯住，叫小厮关了大门，“若亲事不成，今日且捉这假斯文打出本来。”焦顺无门可出，慌做一团。老潘大怒，急走到里头，要寻绳索来捆焦顺，好慢慢打他，还要他写甘责，出他的丑。焦顺见老潘进去，一时慌张，不能行走。忽见墙下有一个狗洞，急脱了衣服，赤条条钻出去。及至老潘拿出绳索，他已走去远了。

老潘见走了焦顺，懊恨不曾打他，遂自走出外边，访问崔小姐的事。也有

认得的，对老潘道：“那崔家的女婿，姓李，陕西人，家道甚富，脚力甚大，必定是卿宦之家，青年美貌，夫妻极其亲密。”老潘听这番话，想道：“若如此说，不可轻易与他相争，我只恨焦顺，必要治他个快畅，方出我这口气。”一路昏昏闷闷，低头而走。

不提防前面一人背了行李劈面撞来，把老潘撞翻，跌了一跤。老潘爬起来，把那人拖住便要厮打。仔细一看，认得是王昌年。老潘道：“大兄，久违了。从何而来？”昌年道：“一时有失，撞跌仁兄，得罪得罪。”老潘道：“小弟正有一事要告诉，不期遇着吾兄，极好极好。且同到寒舍去。”

看官，你道昌年在京纳监，为何反在这里？不知前日别了白从李，遂同宋纯学入京，纳了北监，一应盘费，纯学与他料理，就与纯学如亲兄弟一般。无奈思想香雪小姐，时刻不忘。在京半年，终日忧郁，纯学只得付与盘缠，打发他归家，“看看小姐，就进京来赶那试期，不可自误功名。”昌年谢别。一路上无心游玩，急赶到家。适值撞着老潘，不知什事，扯住不放，只得同到他家。

两个坐定，老潘问道：“仁兄一向在何处？”昌年道：“小弟风尘流落，偶遇一个相知，承他带挈都中，进了北雍。”老潘道：“恭喜恭喜。可晓得令姨夫家中之事？小弟近日受了焦顺的气。”昌年道：“半载未归，一事不知。请问仁兄为何受他的气？”老潘道：“因小弟于两月前丧了拙荆，偶与焦顺闲叙，他慨然以令表妹小姐许配小弟，他的媒金也先送了。不意小弟遇了一场官司，羁迟月余，幸喜昭雪。不意焦顺忘恩负义，竟私下将令表妹入赘了一个陕西公子，贪他财礼，拒绝小弟。小弟气愤不过，正要诉之公庭。吾兄此来，极妙的了，还要恳求做个干证。”

昌年听见这话，吓得心头乱跳，急急问道：“有这般事？果然真否，还是受过了聘，还是成过了亲？”老潘道：“小弟正争此事，岂有不真。半月前入赘的陕西公子，姓李，少年美貌，夫妻两个如鱼得水。这几日令表妹腹中自然有外甥了。”

昌年听到此际，毛骨悚然，因对老潘道：“若果有此事，小弟今晚暂借尊处下榻，还要问个详细。”老潘道：“极便的。”就叫人速备夜饭。两人同进书房，老潘就把香雪小姐从前彻后说得有枝有叶，“如今他两人同行同坐，相爱得紧。吾兄不信，明日回去一看，便晓得小弟不是说谎。”老潘一头讲话，一头劝酒。昌年此时一滴酒也吃不下，气得浑身麻木。

及吃完夜饭，老潘自进里面去。昌年独睡在书房，长吁短叹，想道：“妇人水性，一至于此！我明日若回去，那焦氏母子极其刻薄。香雪既已嫁人，有何颜面。况且败柳残花，可是争得的。但恨命蹇，遇这一班冤家。明日也不回

去，只索进京，死也死在外边，也不想及家乡了。”次早起身，也不辞老潘，卷了行李，竟自出门。

一路上，餐风宿露，不多几日便已到京，宋纯学接见大喜，就问：“尊夫人安稳添福，不受继母之累么？曾完亲否？”昌年听见“尊夫人”三字，欲要回答，却一团怨气塞住咽喉，象痴呆的一般。停了一会，方发声长叹道：“小弟此身本要寻死，因承仁兄之爱，不能相负，故此特来再会。”就把归家遇着老潘，晓得小姐嫁人的事备述一遍。又道：“小弟遭遇如此，还活在世上做什么？”纯学道：“大丈夫处世，何必留恋一女子。她既无情，就该把念头割截了，凭着吾兄才貌，但没有绝代佳人相配？如今勿坠志气，须要努力功名为重。”昌年无可奈何，只得同纯学温习文义。

光阴易过，忽及秋闱，纯学同昌年一齐进场。及至揭晓，两人俱皆中试。论起来昌年中举，自然报到家来，为何香雪不知？是因昌年与纯学纳监时俱籍金陵乡贯，所以报子不到河南。那昌年又错认香雪嫁人，也不寄信回去，香雪如何得知。当时京中见昌年少年登科，就有几辈来与昌年说亲。昌年因痛恨前姻，誓不再娶，一概谢绝。

看看腊尽春初，又是会试期到了。宋、王两人三场试毕，却又文齐福齐，高高中了两名进士，殿试俱在二甲。各选了部属，昌年是刑部，纯学是礼部，同在京做官不提。

却说从李自从与香雪说明来历，相亲相爱，夜里做了姊妹，日里做了夫妻，内外人等并无一人晓得。一日在月下饮酒，私下提起王昌年，未知何日见面，从李也想念不已。两个就即席题诗，作《秋闺吟》四首。每首取秋景的题目，两人分韵，顷刻而成：

别团扇

拂拭亲承纤手擎，素纨裁取梦前身。
曾将明月陪歌席，无复清风近玉人。
长夜班姬空有泪，明朝庾亮又扬尘。
炎凉如此真成恨，哪得桃花处处春。

闻雁

幽咽长天拂曙流，苍葭黄叶满汀洲。
云迷楚馆三更月，水涨江城万里秋。
系帛有书应在足，衔芦索件数回头。
衡阳此去无多路，切莫哀吟动旅愁。

中秋对月

海碧天青迥出群，嫦娥端不解行云。

香飘桂子空中落，曲奏霓裳静里闻。
且喜蟾光今夜满，预忧鸾镜隔窗分。
长年捣药缘何疾，疗得相思即似君。

促织鸣

凄切虫吟感岁时，织成愁绪万千思。
不添旅馆寒衣薄，每促孤檠夜纺迟。
落月似梭云似锦，晓风如络雨如丝。
所嗟辛苦机中妇，难免宵来露处悲。

两人作完了诗，促膝而坐，谈些心事。谁想这一夜引动了一惯贪花的妇人，你道是哪个？就是焦顺的妻子杨氏。

原来杨氏心性，一夜也少不得男子。如初焦顺在监里，夜夜去寻书童爱儿取乐。前日，焦顺被潘一官出丑，从狗洞逃归，想起老潘不是好人，又值学院斥退秀才，甚无颜面。与母亲焦氏算计，多措盘费，到京里去，谋袭崔世勋的百户。杨氏因丈夫出门，虽则宠幸爱儿，却又厌常喜新，时时窥探香姑娘房中之事，一片心情，竟落在白从李身上。往往背了焦氏，挨身进香雪房里来，见了从李，就满面添花，捉个空或足丢个眼色，或是捻她一把。从李自歉肚下无应酬之物，心中其实怕她来亲近，又不好十分拒绝，只得勉强答应。

那一夜月下题诗，已更深了，焦氏与众丫鬟俱各睡去。杨氏打听香雪未睡，就摸进来，笑对香雪道：“姑娘如此高兴，这样天气还不曾睡，倒坐在风露之中。”香雪笑道：“今夜月明如水，不可辜负嫦娥，睡他做什么。”杨氏道：“外人说姑爷是个风流佳婿，却这般耐心清坐。若像妳哥哥，一刻也耐不得了。不知姑娘今夜肯带我闲耍片刻否？”香雪道：“这个何妨。”就叫添绣：“大娘在此，再暖酒壶来。”杨氏道：“妳们作诗，我是不识字的，只把酒来奉陪罢。”

从李见杨氏模样，就说道：“小生入赘贵府，从未曾与大舅母杯酒相叙。今夜借花献佛。”杨氏见从李有兴，愈加癫狂，渐渐把身子挨做一团。香雪心里不耐烦，便道：“嫂嫂吃酒。我因夜深，身子怯弱，先要睡了。”竟唤添绣进房去伏侍。杨氏见香雪进去，不胜之喜。便扯住从李道：“姑爷在月下坐久了，恐怕寒冷，我有极暖的所在，送与姑爷罢。”

从李见她缠绕忒凶，又难摆脱，思量无计，只得将酒骗她。就高声叫：“添绣，多暖酒来。”添绣送上几大壶酒。杨氏看添绣来，私与铜钱二百，说：“妳先去睡罢，不要来管我。”添绣乐得受用，也躲去了。

从李起初唤添绣来，要她碍眼，好把酒劝杨氏，等她醉了可以脱身。不意添绣竟去。杨氏紧紧搂住从李，从李无奈，说道：“舅母放了手，我的性，必

要吃醉，方有兴头。若不吃醉，这下边的东西再不能称意的。杨氏一手扯住从李，一手斟上酒来。你一杯我一盏，吃得流星赶月。

谁想从李是陪了香雪吃到多酒，彼杨氏尽力一缠，酒却涌上心来，把持不定。此时若如当初番大王面前备了醒酒药，便无妨了。谁知这药不曾带得，竟倒在椅上，不省人事。杨氏想道：“他道酒后有兴，如今醉了，此话必然坚强，这时若不下手，更待何时。”就将手伸入裤内，横一摸，竖一摸，只有两条滑腿，并无半点硬物。又思想道：“这也奇怪，难道是没有此道的？我实不信。”

又再摸下去，把她前后一摸，不觉笑道：“这相公原来是一个黄花女儿，空骗我想了多少日子。”从李昏昏沉沉，不知所以。杨氏扶她进房去睡，急急转身向书房来，寻爱儿煞火。爱儿抱她上床，说道：“大娘今夜为何这更深才来？”杨氏道：“我的儿，卖力干重些，我有一件好笑事对你说。”

爱儿着实弄了一阵，就问什么好笑事。杨氏道：“黄昏时候，我闲走到里头，看见李姑爷独自一个醉倒在椅上。我因一时高兴，将手在他裤内一摸，可煞做怪，全不是男子，倒是个女人。你道好笑不好笑。”爱儿道：“怪道小姐起初何等拒绝，后来便容易和顺，她两个睡了一头，有什么趣。”杨氏道：“我也笑她如此。”

两人话得亲热，下边的凑和愈加助兴。遂大闹一番，不知不觉俱皆睡去。欲知后事，下回便见。

第六回 有情偏被无情恼

是夜，杨氏与爱儿因弄得更深，及至天明，尚未睡醒。里面焦氏出来唤爱儿做生活，看见杨氏与他同睡，一时大怒进去。杨氏苏醒，晓得婆婆出来，吃了一吓。爱儿内心着忙，想这事败露，必然打死。只得别了杨氏，逃走出去。焦氏正要痛治爱儿，闻他逃走，这事竟不提。

那白从李同香雪次早起身，香雪问道：“妳昨夜如何摆脱嫂子？”从李道：“我因大醉，一事不知。”香雪道：“嫂嫂极其无耻。我道妳有心待他，不想倒被她弄醉。妳的私事，定然识破，如何是好？”从李也自懊悔少了斟酌。“但这样事，她就晓得，自然与人说不出的，不要怕她。”香雪道：“事未可知，妳凡事小心些才是。”从李点头。又说些闲话，人家吃了早饭。

忽然外面传一封书进来，说有个山东人，送书与姑爷。从李想一想，知道柳林内的信。背了香雪拆看这书，果是柳林内的禀揭。云：

驻扎柳林总理中营、专督粮务、兼理马政官程景道叩禀大师：

前陕中克捷，未及拜贺。发来擒将，已安置讫。闻大师近日驻旌开封，起居康吉。又闻朝廷缉访甚严，不习久羁外郡。幸即返柳林，并调李先祖等别行

分拨。不胜待命之至。

从李看毕，自己也要归营。先打发来人去，就把书烧了。香雪闻知从李到了家信来，问道：“家信如何，想是要妳回去？”从李道：“便是。心上只放妳不下。”香雪道：“妳的家事，我怎好相留。但去后不知几时再会？”从李道：“后会有期，幸自保重。”遂收拾行装。香雪取一把扇子，就将月下作的《秋闺诗》写在扇上，送与从李做表记。从李收了扇子，掩泪分别。又谢别焦氏说：“不久就来。”焦氏备酒送行。从此两人分散，香雪独守闺房。从李一径望柳林去。

行了数日，竟到柳林。程景道与崔世勋迎接进去，各相见了，备酒接风。程景道道：“大师久羁他郡，营中诸事未能料理。今日归来，各营幸甚。”从李道：“前同宋纯学到陕西，遇见一个书生，姓王名昌年，说是世勋的女婿。我怜他孤苦，着纯学送他到京纳监。后又到开封，闻得世勋的女儿被继母凌逼改嫁，我使用计照顾她，故此羁留。”

崔世勋听得女儿之事，感谢大师，又问明详细。景道道：“大师可晓得纯学在京同昌年俱已联捷，各选部属，前日有书来问候。”从李道：“可喜可喜。但昌年喜信不曾与崔小姐得知。崔将军可谓大幸了。”世勋起身拜谢。自此以后，从李管守柳林，着世勋统领营事。景道别领一千人马，出了柳林，差人知会李光祖不必驻兵陕西，与景道合兵，另择地方，为攻守之计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书童爱儿，自从惊动焦氏，私下逃走，无计安身，正从潘一百门前过，适值老潘看见，问道：“你是崔家爱儿，要到哪里去？”爱儿道：“潘老爷，不要说起。我家奶奶极其性急，昨日小的偶有一件小事得罪，奶奶要下毒手。小的熬不得，只得逃走。不知可有好人家？求老爷照顾。”老潘道：“你若无处去就在我家住罢。”遂收留了爱儿。

你道爱儿是崔家逃奴，老潘为何用他？不知老潘心上别有意思。他因小姐亲事不成，恨入骨髓，巴不得要知小姐消息。一见爱儿私逃，要知其意，故此留他。就问爱儿道：“你家相公进京，家里姑爷与小姐做什么事？”爱儿道：“小姐与姑爷十分相好。”

话未毕，不觉笑了一笑。老潘道：“你说起姑爷，何故笑起来？”爱儿道：“是笑一件奇事。”老潘又问：“是什么奇事？”爱儿道：“若说出来当真是好笑。那个姑爷，人都道他好后生，谁知她是个女身，假做了男子。前夜吃醉，被家里一个人看见，这是的真的事，老爷你道奇也不奇？”老潘听了笑道：“奇怪，奇怪，你家小姐倒喜欢那不吃食的东西。”心下想道：“我正要寻他家里几件事出些怨气，不想有这样好笑的事。我如今把一张纸，写个笑话，粘在他门首，羞辱他一番。”又想：“自己不甚识字，别样巧话是写不出

，只有借票常常有人写与我的，便依他样。”取一幅纸写道：

立借票人崔香雪，为因入赘雌夫，夜间乏用，央兄焦顺做中，借到潘处阳物一张，情愿起利五分，约至十月满足，生出小儿，本利一并奉还，不敢少欠。恐后无凭，文此借票为照。

看官，这叫做无头榜，原不该写出本姓。为何票上说“借到潘处”？只因老潘不识文理，照依旧样描写。等到夜间，老潘就走到崔家门前，把这“借票”粘在墙上。

次早有人看见，无不大笑。忽有两个着青衣的人走来细看，便用手揭下而去，原来这青衣人是本县捕快，因兵部发下机密文书，中间说叛寇女扮男装，到处往来，着各府州县细细缉获，不许泄漏。官府就将这事密付捕快缉获。

那日捕快见了“入赘雌夫”的话，使将“借票”揭去，送与本官看明。县官派公差立刻抄捉，崔家人等并不得知。忽然公差打进门来，见一个缚一个，崔氏一家扰乱，并四邻俱捉过来。细问缘由，方知见了“借票”，缉拿叛寇，公差不由分说，俱拿到县。

县官升堂审问，先叫焦氏喝道：“妳家藏匿叛寇，从实招来。”焦氏道：“小妇人原是清白之家，丈夫崔世勋征剿陕西阵亡，家中只有女儿香雪。前日入赘女婿，并不知是歹人。如今女婿回去了，老爷只问女儿便知真假。”

县官即问香雪，香雪本意要表白自己不肯失节，后日好嫁王昌年，便禀道：“母亲所赘丈夫实是女身。至于叛逆，闺中弱质何从得知。”县官又问四邻，各回不晓得。县官叫录了口供，众人释放。焦氏见是叛逆，就将银子使用，独推在香雪身上。县官故独将香雪解上府来。

那时太守细加审问，香雪也照县里的话。太守见是钦案，她既招出女扮男装，即起文书，备叙口供，解部定夺。香雪忽遭冤陷，还指望王昌年在京里，“此番解到京，或者遇着昌年，与我辩白。深恨继母焦氏，前日贪图财礼，起这祸根，今日独推在我身上，自己便脱卸了。我今举目无亲，生死未定。”想到此处，不觉大哭。

太守起了批，公差即时押解。小姐身边盘费全无半文，家里的妆奁尽被焦氏收去，小姐无可奈何。伴随的只有添绣一个。幸喜得押解的公差却是父亲手里老家人的儿子。他自小在里头伏侍过的，因焦氏打发在外，就充了府堂公差。小姐想：“这公差路上料然不敢放肆，只是没有盘缠。”

正在忧愁，忽见一个人，年上四旬，满口黄须，上前来把小姐细细观看。你道这人是谁？原来是潘一百。他始初写“借票”时，原没有害小姐的念头，不过恨焦顺说亲不成，写来嘲笑他。不意弄假成真，反害小姐。他过意不去。

这一日，闻得小姐起解，他便走来看看。因他票上写“借到潘处”，所以人都晓得是他陷害。小姐原不认得。公差对小姐道：“这人就是潘一百。”小姐心中正怀恨他，一见了他便叫公差捉往。

公差是小姐家人，自然用力，即把潘一百扯住。老潘被捉，吓得魂不附体。小姐道：“我藏匿叛寇，你何从得知？必同是藏匿的人。可扯到太爷堂上去。”老潘大惊，想钦案大事缠不得的，便央公差与小姐说情，议送盘缠银二百两。老潘无奈只得许他，即刻差人到家凑来，以前是拼一百，如今是拼二百了，及银子拿来，小姐收了，才放他去。

此正是小姐的高见。要知老潘平日十分鄙吝，今日忽然拼了二百两，苦不可言。小姐乐得受用，一路不愁窘乏。公差小心押着，望京师而去。

再说白从李，自从打发程景道出了柳林，与李光祖合兵，从李居中调度。内外兵势，雄盛非常。程李二将稍不如意，便请大师进营，要风就风，要雨就雨，凭着天书法术，无往不胜。

一日，从李在柳林忽然想起香雪小姐，未知近日如何。即差两个精细的人，写书一封，星夜往河南问候小姐。差人去后过了十余日，从李忽然又想起王昌年。晓得王昌年联捷，在京做官，便思想要写一封谕单，吩咐宋纯学，着他晓谕昌年，说明前事，一来扶助昌年到家做亲，二来吩咐纯学取昌年夫妇同归柳林。那时节便是武则天宠幸六郎了。

主意已定，提笔正要写谕单，忽外边传报前日差往河南的人回来了。从李唤进，那人禀道：“小的蒙大师差到河南崔小姐家，小的不敢轻进，先从各处寻问邻里，但说小姐被太爷抄捉，已经押解进京。说是为大师住在他家，缉捕人晓得，陷害她的。小的无处投书，仍带原书呈上。”

从李听了吃了一惊道：“可惜香雪小姐，为了我倒害她。”就与崔世勋说知。世勋拜求大师差人到京知会宋纯学，求他照拂。从李道：“我也有此意。”即写谕单一幅，并前香雪所赠的扇子，一齐封好，吩咐纯学周旋昌年夫妇。“差人不得混投，取书信回话。”营卒承命，星夜望京中去。

原来这封书比小姐押解日子差了半个月。那时小姐已解到京。朝廷批发刑部勘问，恰好发在王昌年手里。昌年升堂，提审这事，先把申文来看。内称：“开封府解到藏匿叛寇女犯一名崔香雪。”昌年看见名字，已自惊心，及至跪到案前，正是香雪小姐。昌年想她忘了前盟，私下改嫁，不觉大怒，也不详察申文叛寇何人、如何藏匿，就把案一拍喝道：“好一个名门小姐，我且问你，父亲死难，服制在身，家内谁人做主，竟自入赘丈夫？你须自想，父母存日，曾经把你许配何人？不要说藏匿叛寇，只这一段忘恩负义的事就该万死了。”

看官，那昌年审问叛逆，为何说起这话？要知读书人多应执性，他想前日归家，遇了潘一百，细述香雪嫁人恩爱，时时怀恨。今日相遇，不知不觉将心中旧恨直说出来。

香雪听了这话有些关心，抬起头来，把堂上问官一看，想道：“奇怪，那个问官好像王昌年。”但是公堂之上不好详察，只得禀道：“犯女崔氏，乳名香雪，是百户崔世勋之女。故父阵没陕中，继母焦氏同前夫之子焦顺百般凌逼。犯女小时先父母曾许配王家表兄，因表兄漂流异乡，继母贪财逼嫁，不想招赘什么逆寇。犯女不忍改节。”

说到此处，不觉心伤，哭倒在地。昌年见了这样，又爱惜又怨恨，一时气得目定口呆，无心审问。也不待香雪说明来历，便唤手下带到监里，明日再审。香雪正要把女扮男装的话表明心迹，但是问官早已退堂，无可奈何，只得进了狱中。细问这问官，果然是王昌年。心下想道：“不信王昌年做了官便忘前情。但此中必有缘故。若他果然负恩，我就死也要说个明白。”

那昌年因见小姐，怨恨异常，不等审明，便叫打轿来寻宋纯学。纯学接入。昌年道：“长兄面前不好相瞒，今日遇了前世的冤孽。”就把香雪解来当堂审问的话告诉。又道：“这样失节妇人，论起来该置之死地才是。但小弟初时极承母姨抚养，如今这事，却待如何？”纯学道：“既有这事，仁兄也该细问来历，所嫁何人，怎么不见男子，只有一个小姐解来？”昌年道：“小弟一时懊恨，没有主张，不曾细细问她。”纯学道：“你且把开封府的申文与我看。”昌年即唤书吏取叛逆文书来，书吏即将申文送上，纯学把原来申文一看。道：

叛寇女师，女扮男装，入赘崔氏香雪，已经远遁。其来踪去迹，香雪必知。为此备录口供，起解云。

纯学看完，打发从人在外伺候，独对昌年道：“小姐这样沉冤，吾兄既有盟约，还不为她急救，反怨恨她，是何道理？”昌年道：“长兄怎见得？”纯学道：“这件事别人或不晓得，至于小弟，甚知其详，一向不曾与吾兄细谈，就知反害小姐。吾兄自想，西安府饭店上所遇的是哪个？”昌年道：“这是大恩人白从李。”纯学道：“弟与仁兄亲同骨肉，料想吾兄必无违背，不妨就此说明。”昌年道：“吾兄恩义高厚，小弟焉敢违背。请即剖明，破小弟之惑。”纯学道：“当日相会的白从李，就是柳林女大师。她因爱恋仁兄，故此叫小弟竭力为兄图进身之路。她又见仁兄想念崔小姐，便要亲到开封去。申文所云女扮男装，入赘崔氏，必定是她。那小姐所嫁如是，难道叫她是失节的？近闻大师仍归柳林，小姐家中不知如何败露，解到这里。吾兄前日回去，未曾面会小姐，凭虚信认以为真，冤陷小姐，还说她失节，天理何在？”

昌年听这番话，如梦忽醒，拜倒纯学面前道：“小弟痴愚，每事误认，求兄长周旋。若小姐当真有这屈情，小弟负心已极，无颜再活了。”纯学扶起道：“如今不要慌。小姐这事既已达诸朝廷，待我面见小姐，与她商量，上个辩明冤本，然后小弟再出疏申救。”昌年道：“若得如此，再生之恩。”

言讫，忽外边走进一人，见了纯学便跪在地。纯学一见，认得这人。这人呈上一封密札，又附上几件东西。纯学俱收了，便同昌年私下看那来书，却是大师的谕单，云：

柳林莲大师谕宋纯学。西安分后，即到开封，知昌年妻香雪为继母所逼，于是假充入赘，以安其身。近闻香雪被陷解京，汝须急救，全其夫妇，不可迟误。香雪有分别书扇一柄，并附看，亦足见其贞节之情。此意可与昌年说知。特谕。

纯学看完，对昌年道：“弟料事不差，兄如今可信了？”昌年道：“没有兄长，小弟这疑案一世也不得明白。且请问当时相会的是白从李，怎么又称‘莲大师’？”纯学道：“大师法号，原称‘莲岸’，后因改了姓名，故称‘白从李’。”昌年此时思忆香雪的情又加几倍，即央纯学入狱去看小姐，商量上书辩冤。

纯学遂到狱中问候小姐。小姐询问来意。纯学道：“下官宋纯学，与小姐的令表兄王昌年同榜进士，相契如嫡亲兄弟。昨日令表兄面审时因以前误闻小姐入赘他姓，未免失于详察。下官与他剖明了，他仍旧感念小姐。如今小姐可题一疏，辩明冤事，明早奏上。”香雪道：“深感宋爷。贱妾不想昌年贵后如此负心，求宋爷转致昌年，死生大数；贱妾也无深虑，但昌年日后不知何以见先父母于地下。”纯学道：“小姐息怒，他因本部宫，不好来到狱中，后当会面。”言讫辞出。

小姐唤添绣取笔砚来，写了疏稿，【月兄】了真。疏曰：

原任世袭百户、奉敕征剿陕西叛寇先锋、今阵没臣崔世勋嫡女崔香雪谨题，为明辨生冤、幽伸死节、以正纲常、以笃论纪事。盖闻王化莫重于守贞，家教必期于孝顺。女不言外，安知夫婿之罄宜，我无令人，未逢母氏之圣善。故父臣世勋尽节摧锋，奋身陷阵。家中止遗臣妾香雪。继母焦氏，宠爱前子焦顺，凌逼臣妾，困苦百端。臣妾初时，奉先母安氏治命，许字表兄王昌年。梅实未期，萍踪各散。继母贪财，私赘李姓，逼臣妾改节。臣妾于斯时，手持利刃，誓以必死。李姓私慰臣妾，实道女扮男装。臣妾不明来历，而冰洁莫污，幸得生全。相叙未几，李姓远逝。府县访臣妾匿寇，冤陷成狱，现今解部定夺。以臣妾深闺弱息，罔闻外务，倘果叛寇，继母先知。猥陷臣妾身，为莫须有之事。况故父因寇死难，以臣妾视之，即为仇敌。臣妾不思违先母之治命，守死

以待昌年，又岂敢忘故父之深仇，安心而藏逆寇。总因继母恨臣妾，必欲剪灭崔氏，使焦顺家赀。更可异者昌年贵居刑部，遐弃前姻，庭鞠臣妾，不直于理。独不思垂髫之日系臣父抚育成立，遂结姻盟，今乃忘恩负义以致于此。伏望陛下俯矜全节，洞晰微情，使纲常不坠，伦纪莫沦，幽明咸感，生死均安。谨令侍女赍奏以闻。臣妾无任泣血持命之至。

香雪写完，明早着添绣赍本到午门击登闻鼓奏上。皇上批道：

香雪无辜，着该部释放。焦氏陷女，彼处抚按先行提究，俟获叛寇一同治罪。其王昌年婚配，着礼部查明，复奏定夺。

次日，圣旨发下，部臣立刻释放香雪。

当时礼部如何复奏，请看下回自有分晓。

第七回 续闺吟柳林藏丽质

却说香雪小姐蒙圣恩释放出狱，宋纯学即将小姐接到私宅。王昌年闻知喜信，即同纯学到私宅里来，拜见小姐。小姐备相见过，先谢了宋纯学，便道：“这一位可就是刑部王老爷？”

昌年见小姐开口这一句势头不好，因对小姐道：“向承母姨抚养大恩，一心铭刻。只因异乡漂泊，不意小姐有些冤陷，幸喜圣明昭雪，小生负罪实深，求小姐凡事海涵，得全旧约，小生死不忘恩了。”

小姐听了冷笑道：“王爷贵人，还想着当年之事。多谢多谢，请坐了，有言奉告。贱妾名门旧族，从无失节。先父母推念至亲，恩同骨肉，也不曾亏负你，你分别以后，一向音信杳然，未免贵人多忘，这也罢了。焦氏凌虐贱妾，万死一生，冤陷解京，孤身无靠，前日承你庭审时作威作福，全不想着当初恩义，却是何心？贱妾幸邀圣恩，生还故里，即瞑目九泉，可以无愧。不知你读书明理、高登黄甲、居然做朝廷臣子，可晓得‘五伦’二字否？贱妾命犯孤辰，自今以后，愿削发披缁，拜证空王。且请问尊夫人选择谁家，如何才貌，可得一见否？”

昌年被小姐一番责备，顿口无言，不觉珠泪双流。纯学道：“小姐息怒，王年兄的心事，外面虽若可疑，此中实非薄幸，待下官与他剖明，他自中后，时刻想念小姐，至今尚无年嫂，其疏失候问者实有缘故。”便把陕西相遇、一同进京、后来归家撞着潘一百、两边误认的话，述了一遍。又道：“王年兄纵使误认，终无薄情。只看他中后许多富贵家要与他结亲，他一概谢绝，誓不再娶这条念头，小姐便可见谅了。”小姐道：“宋爷吩咐，自然不差。但他彼时千里而归，既到潘家，到我家来不远数步，若亲见面，贱妾有什么得罪处，也怪不得你。怎么把虚传当做实事？就是审同的时节，尚倒不知是你，备陈苦情，为何变起脸来，不分皂白，还是何说？”

小姐说到此处，咬牙切齿，愈加恨极。昌年自己懊悔以前不曾斟酌，只得行个大礼，跪告道：“小姐在上，昌年一片诚心，惟天可表，倒不敢十分辩白，但求小姐追忆当年分别，也曾把‘婚姻’两字提起。难道母姨存日如此厚恩到今反有变更？小姐若不见谅，昌年也不愿做官，纳了印绶，生死相随，任凭小姐发付罢。”

小姐唤添绣扶起，说道：“贱妾与兄，原是中表兄妹。先母存日，并未聘定，怎么认真说起婚姻来？”纯学道：“年兄不必着忙，小姐已有题目了。今日且告返，容小弟复奏，自有定局。”昌年还要再求小姐，香雪竟退入去，全然不睬。

昌年没奈何，同纯学出来。纯学道：“年兄不消多虑，小姐这番责备，原是应该的。但既有本章，她的婚姻也赖不得。待小弟复本进去，批发出来，小弟便与兄先行聘礼，方好选定吉期。是夜，纯学便写了复本，次日早朝奏上。本内说道：

臣部查得王昌年幼时结婚崔氏，近因钦案，未敢议亲。今香雪蒙恩昭释，理应纳聘，择吉成亲等语奏复，即奉旨依议。

纯学接了复本旨意，又到私宅来对小姐道：“下官复奏已发出了，朝廷着下官与小姐议亲，王年兄先令下官来通知此事，然后行聘。”小姐道：“宋爷，这事不必提起，贱妾初释沉冤，即要归家拜告先父母灵座。昌年前倨后恭，难分真伪，只求宋爷开论昌年，说贱妾归家死守空门，今生决不择配。若昌年不忘旧情，每年见惠米粮数石，使贱妾无冻馁之累，晨钟暮鼓，礼拜如来，鄙怀足矣。至于亲事，昌年这般高贵，岂无大族足为秦晋，这条念头求他息了。”

纯学辞了小姐走出私宅。昌年在外边等候，见了纯学就问小姐所言如何。纯学摇头不语。昌年知是小姐怒气未平，急得心头火出。说道：“小姐必定深恨小弟，求年兄委曲，玉成好事。”纯学道：“不消性急，小姐虽然执意，待小弟先行聘礼，然后再去求她。”遂唤长班买绸缎、兑首饰，整備停妥，即差本部衙役抬了礼物一径到小姐私宅来，与昌年行聘。宋纯学是大媒，亲身到宅。小姐始初拒绝，不肯收纳。纯学再三苦求，小姐暂时收下。

次日，昌年又同纯学来见小姐，香雪道：“昨日见赐盛礼，承宋爷台命，不敢违逆，暂留在此，即当奉璧。但贱妾命切故乡，急欲归去。上家表兄，列职刑曹，羈身都下，凡事保重，后会无期，只此长别了。”

昌年心上道是行过聘礼，正好择吉成亲，不想小姐说话还有未允，自己不好恳求，只管催纯学周旋。纯学道：“年兄不需性急，我昨日聘礼已行，再无不允之理。”又对小姐道：“前日有人寄来扇子一把，要与小姐，下官不敢沉

匿。”就在袖里取出，呈上小姐。

小姐看了说道：“我为这把扇子起了无数风波，如今寄扇的人我倒日日想她，不知宋爷何从认得。”纯学道：“下官贫困时曾受她的大恩，就与王年兄一般。”小姐笑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贱妾的藏匿也是应该的。宋爷尚且相知，何况闺中弱息。”纯学道：“小姐禁声，这话不是当耍的，其实此人不惟思慕小姐，抑且钟爱王兄，故有此颠颠倒倒之事。”小姐听了，面有喜色。

纯学见了便道：“小姐诗词精绝，真是女中才子。今日下官此来，是为玉成年兄完了淑女好逑之意，择吉成亲，小姐切不可太执。况这事原是令尊令堂许诺，今日只算完聚了前约罢。”小姐道：“贱妾若放遵先父母之命，怎奈此地不可苟合，且待归家，再做道理。若王家表兄必不忘旧好，也要从妾三件事方可议亲。”

昌年忙问道：“什么三事？小生当奉命。”小姐道：“第一件，家父阵没陕中，招魂无处，若寻得遗骨回来，便是大功。第二件，焦氏母子凌虐不堪，须要治她一番，稍消怨气。第三件，前入赘的人，恩深情重，如能招致得来，再见一面，方了心愿。”

昌年听了三事一时吓呆，说道：“小姐好难题目。内中只一事易些，其余实难做。”纯学私下扯昌年道：“小姐是要到家成礼，发此难端。年兄不要慌，且着人送他回去，随后我与你告假几月，便到开封成其好事就是。”昌年点头会意，对小姐道：“谨依尊命。”小姐就同添绣收拾归装。纯学雇了轿，先送小姐回河南去。

却说程景道自从辞了大师，提兵出来会合李光祖，也不守定一方，东征西战，人马愈多，粮草不继。景道想大师前日曾打发强思文、杜二郎两个在河北开张大店铺，就差一个将官领一支兵马到他店铺，尽数取而用。将官领命，星夜到河北寻着杜、强两人的店铺，把兵马扎住，只随数人，竟来取粮。杜、强两人迎接了，拆出文书，验看令箭，俱是柳林的号令。打算前后本利银，约有几万两。当下备酒款待。将官想他是一家，并不提防，只顾吃酒。吃了一夜酒，早晨打点将粮草运齐，好起身去。谁想杜、强两人影也不见。将官寻到里头，一所空房，并无半人。各处搜寻，也没有一粒米、一毫银。将官没奈何，只得空手而归。

原来杜、强两人领大师的本钱出来任意挥洒，日里赌钱吃酒，夜里嫖妓宿娼，开的店铺，所剩不过一千，哪里有几万。此番要尽数取去，他两个慌了，没有支应。想他现统兵马守候，性命势必难保，不若金蝉脱壳，走为上着。外面见了将官，欢欢喜喜，骗他吃酒（原书缺七字），里头却收拾装束，挨到半夜，一道狼烟，不知去向了。

将官所领兵马只有来的盘缠，没有去的费用，一路抢掠过去。忽遇（原书缺九字）见几个人，骑了牲口，拥着两乘轿，后边行李甚多，那将官见了（原书缺九字）不觉大喜，便打一个暗号这些兵众，即围转来。众人见遇了兵寇劫掠，各个丢了牲口行李，四处奔走。只存那轿子被兵士一把扯开，内中有一美貌女子，又有一个侍女。兵士即将行李并女子献与将官。

原来大师的军令，凡遇掳掠女人，必要解与主将，审问明白，可留则留，不可则打发她去。若私下污辱，查出来，无论兵将，有功无功，一概斩首。那将官见这女子十分整齐，但怕军令，不敢私匿，只得带到大营来。

看看到了大营，将官进入禀道：“小将奉命，到强思文杜二郎家，只有空房，并无一人。小将访问，俱说他两人把店中货本都花费了，私下逃走，不知去向，特此回复。又小将路上遇着过往女子二名，并行李牲口，带至本营，候主将爷发付。”

景道与光祖听了就唤带来的女子进来中间。兵士即将二个女子押到主将面前。景道见这女子轻盈袅娜，就问道：“妳是谁家女子，从何处来？”那女子道：“妾乃河南崔氏，名唤香雪，从京中回家。丈夫王昌年，现任刑部，与同年宋纯学共留京都。妾宁死不辱，惟将军鉴察。”

景道闻道“宋纯学”三字，又曾闻大师说及王昌年的事，便道：“既是一位夫人，且坐了。请问是哪个宋纯学？”香雪道：“礼部宋爷，金陵籍贯，与妾的丈夫极其契厚。”景道对光祖道：“原来是宋大哥好友的夫人，这个留她不得。”光祖道：“可解到大师那边去，听她发落便了。”景道道：“有理。”即着一将，领一支军，伏侍王夫人，送进柳林。并禀揭一封，内中先说兵粮缺少并杜、强两人逃避一事，后说“获得王昌年妻并侍女一名，专骑解来，伏候大师钧裁”等语。将士领命，押香雪与添绣解到柳村里来。

再说大师白从李在柳林整兵之暇，便将天书操演，真个挥剑成河、撒豆成兵，一切呼风唤雨之事，无不惊心骇目。又《白猿经》上有“神镜降魔”一法，从李依法炼成一面镜子，将他一照，那些天神来来往往，随你东西南北四方、百里之内、山川险要，俱照出来。人有来照的，若是武官，便现出盔甲，若是文官，便现出冠带，若是军卒便现出枪刀。只是从李自家照面，再不见什么，只现出一朵莲花来，心中不解，就将这镜子与天书藏在卧室内，时刻不离。

一日，外边传报程将军差官候见大师。从李听了，叫他进来。差官进见，呈上禀帖。从李将禀帖拆开一看，见说兵粮缺少，杜、强两人逃走的事，分付差官着景道于各省店铺中取用，其杜、强两人，缉获时即当梟首。又看到后面，说解到昌年妻并侍女，不觉大喜，速唤进来。差官出去，催促小姐进见大师。香雪战战兢兢，走进内堂。

从李一见，下堂迎接。小姐不知所以，正要跪下，从李拖住道：“不敢劳动。”两边行了平礼。香雪抬头一看，倒吓呆了。从李笑道：“小姐想是忘了我么？”香雪道：“莫非就是入赘寒家的？”从李道：“然也。”

添绣在旁道：“看大师相貌，好像我家的李姑爷。”从李道：“添绣妹子还认得我。”香雪道：“向日感承大恩，得全贞节。不想是大贵人，多多得罪。”从李道：“小姐说哪里话。自从别后，日夜挂怀，后差小将候问，知小姐受祸皆因不才所致。随即寄信宋纯学，着他照顾，不知以后诸事如何。今日怎么到此？”香雪道：“贱妾冤陷解京，幸遇圣恩释放，皆宋爷之力。不意归至途中，逢了贵营军士。解到此间。”从李又问：“曾与昌年结亲否？”香雪道：“未曾。”从李道：“还有一桩喜，报知小姐，令尊也在这里。”香雪大喜道：“果有这事，愿求一见。”

从事即传谕崔世勋进来。世勋承命进入，看见小姐，两个抱头大哭。小姐道：“自从爹爹总戎陕右，家内传闻凶信，意谓今生不能见面，岂料反在此处。爹爹可知去后家中大变，女儿百般困辱死里逃生？”世勋道：“我因战败被擒，感大师恩德，得保余生。我儿妳在家受累，我也略略晓得，总因焦氏凌逼妳。我若回归必处置她。幸喜妳表兄高登科第，这便是妳终身之托了。”香雪又把解京亲见昌年并纯学行聘等事述了一边。世勋悲喜交集。从李令人备酒，与小姐接风。

世勋拜谢而出。从李同香雪俱至内房，对坐饮酒。香雪道：“贱妾初会大师，只道闺房美秀，不想是盖世英雄。今日重见尊颜，始知天下真有女中丈夫，当今世界，可谓二十四城全无男子矣。”从李道：“小姐过誉，何以克当。”两人必说些闲话。从李道：“小姐还记得月下联诗作《秋闺吟》否？别后常时想念佳句。今夕无事，偶思得几个好题目，以续秋闺胜事，求小姐援笔赋之。”香雪道：“幽闺俚语，有污清听。既承盛意，敢不效颦。且请教是何题目？”从李道：“四个佳题。第一是《织女催妆》，第二是《落梧惊寝》，第三是《梦游广寒》，第四是《拟长门悠》。”香雪道：“果然好题。”遂提起笔，不用思索，一挥而就，续成《秋闺吟》四道：

织女催妆

经年离别梦犹猜，将近佳期望不来。

星转王绳方系珮，月虚鸾镜未安台。

双飞钗燕归时集，小朵簪花剪处开。

又是促人更漏下，千金一刻莫徘徊。

落梧惊寝

万籁萧然露未干，报秋声入梦初阑。

幽情欲作巫云化，衰飒偏从宫井寒。
孤枕断魂徒花蝶，向阳疏影不栖鸾。
静中叶叶凄凉韵，合谱高弦仔细弹。

梦游广寒

凭将残梦诉嫦娥，谁似惊心秋后多。
一曲唐宫催玉漏，五更楚馆渡银河。
回鸾恰待归妆镜，跨凤争疑别绮罗。
依约断魂应不远，错抛情绪听云和。

拟长门怨

一入昭阳久闭春，舞腰消尽掌中身。
凤楼星转谁当夕，鸳瓦霜明独向晨。
强作笑啼都是假，梦为云雨却疑真。
自来不识君王面，总有娥眉也让人。

小姐吟完，呈与大师。从李看了喜道：“幽情丽句，真个一字千金，小姐真可称仕女班头矣。香雪逊谢一回。是夜就同在内房歇了不提。

却说程景道同李光祖合兵之后，东征西讨，降约许多叛寇，俱奉柳林节制。朝廷闻警，各省招募将才，纠合士兵，前来抵敌，被景道等一鼓而破，军势日盛。

一日，光祖与景道移营到别处，军马行到一带荒山，山中深广异常，远远望见山顶上有个古庙，相离约有二十里，此时军士饥甚，景道就令在山沟里打围，埋锅造饭，饭犹未熟，忽见前队打探的来报：“前面有一支军马，各营但且准备。”景道道：“不打紧，吃饱了饭杀完他便了。”光祖道：“程爷你守中营，待小弟先去看看。”就领一队兵杀进山中。

前面果然有一支兵马。屯扎在此。光祖引军直冲过去。只见那边军马分了五处，把光祖的兵裹在中间。光祖想道：“这分明是五行阵，须从东南方杀出，不可走四北角金水休囚之地。”竟向东南尽力厮杀。

可煞作怪，那队兵将，被光祖刀砍枪搠，杀倒了，又活起来。杀至日晚，四边昏黑，只有光祖一骑杀出东南。此时心慌，把马加鞭，望东而走，走了数里，但见明月穿林，乱石碍路，前面影影露出数间茅屋。光祖纵马向前，果然一个小村，那茅屋里透出火光。光祖下马。自己牵了，行到茅屋之下，把马拴了，遂轻轻叩门。

内中走出一个老人，开门问道：“客官何来？”光祖道：“偶然迷路，欲借尊府暂宿一宵。”老人道：“我看客官象个败将，莫不是从五行阵中逃出来的？”光祖道：“老丈缘何而知？”老人道：“且请里面坐下，慢慢告明。将

军来路既远，必定肚饥，不知这乡村粗饭可用得些？”光祖道：“极好，但搅扰不当。”老人道：“不妨。”就到里面搬出鱼肉酒果，陪光祖同吃。

光祖问道：“此地何处？老丈尊姓大名？”老人道：“此地叫做小柴岗，老人姓胡号喜翁，家中只有一女，乳名空翠。这村中向来十分安稳。近日忽到一个道人，住在岗上古庙中，广通法术，千数里外，结成一个五行阵，人有犯他的，除了木方，再走不出，不知困死了多少英雄。这道人每日要村中供给，若不如意，立刻呼风唤雨，把草屋拆毁，所以人都怕他。老人住在村尽头，又是寒家，幸喜得不曾侵扰。将军有福，出得五行阵，也算造化了。”

光祖闻言，不胜疑惑。老人道：“将军到此，也是天缘。昨夜老夫梦见天上落下一条金龙在门前，像有人斩他的一般，老夫领他藏避，后来忽变了白鹤。老夫不知何故，因此买些鱼肉，不意正遇将军。且宽住在寒家几日，再作理会。”光祖道：“在下营务在身，岂能久留，明早就要告别。”老人道：“将军虽有贵营，也不能即去，那道人四处结阵，见将军这等英雄，怎肯疏放。不如权住在此。”光祖疑心未决，吃完夜饭，就去睡了。

是夜，景道不见光祖回营，如何寻觅，待下回慢慢说出。

第八回 惊馆梦桃树作良缘

话说程景道是日见光祖奋身独往，至日晚不归，心下着急，统领兵马，望前而来。看见光祖营内的兵纷纷逃避，见了景道禀道：“前面不知什么官兵，结成阵势，小的们冲杀进去，被他围困，连忙向东南杀出，只不见了李将军。小的们四处追寻并没影儿。”

景道听了，连忙进兵。在月明之下，果然望见前边阵营甚是整齐。行到那边，火光影里，照出无数奇形怪兽。景道兵马吓做一团。自想：“遇这怪事，不可轻进。”即时收兵回营。遂着一员将官，星夜赶至柳林，禀知大帅。

将官领命，三日三夜赶进柳林。见了大师，备述前事。白从李大惊道：“这是魇魔假术，小五行阵，犯他不伤，只被他围困，便饿死了。阴符有言，‘以木破术，犯术者伤。以法解法，忘法者败’。光祖犯了邪术，速去救他。”遂取出宝镜，交付将官，藏匿胸前。叫他对景道说：“将我这宝镜照定他营，须用火攻胜之。”将官取了宝镜藏好，急急上马，赶至景道中营，见了景道呈上宝镜，备述破阵情由。景道大喜，吩咐各官准备火器。

次早，引军而进。景道匹马当先，高捧宝镜。果真奇异，那镜里先现出许多神将，后放出一道光，直透那五行阵中。景道一看，那些人马都是纸做的，红红绿绿，旗号分明。景道识破邪术，即令将火球、火箭放去。仅只数刻，烧得那五行阵片甲无存。景道长驱直捣，全无阻隔。

那山上庙中的道人，望见有人破他法术，便竖起号旗，急施邪术。景道赶

来，见古庙前号旗摇动，知道作术的人住在庙内，遂纵马上山。忽草丛里跳出两只猛虎，景道的马看见恶兽便跳起来，把景道颠翻草里。景道爬起身，即取宝镜一照，这个猛兽也是纸做的，被景道扯来踏碎。也不收藏宝镜，双手捧定，赶进庙中。只见那道人被镜光射定，不及施法，急抡起双刀抵敌景道。

景道藏了宝镜挺枪交战，不上二合，那道人被程景道刺倒，众军拥来，砍得粉碎。景道恐怕有同伴的人，挺着神枪，前前后后抄了一遍，并无半个，只有纸人纸马无数，景道尽行烧化。各处寻找李光祖，影也不见，只得收兵。思量光祖英雄，不知死在那里，如今我孤军在此无益，不如暂归柳林再与大师商议，另图他处。主意已定，就令众军望山东来。

行了几日，渐近柳林，先差将官叩禀大师，或是归林，或是另行驻扎。从李闻知此信，令景道暂归柳林。景道得令，引军归林，进见大师，呈还宝镜，拜倒在地，自陈无功反失光祖之罪。从李道：“光祖偶犯邪术，遂至失身。你曾将宝镜四处照他或死或生却在哪儿？”景道道：“小将未蒙大师指教，不晓用镜，故此未知光祖何处。”从李道：“可惜我前日急忙，不曾传授你。你今且去查点兵士，以待后用。”景道拜辞出来不提。

却说李光祖被胡喜翁劝住在家，一连四日。他女儿空翠十美艳，每日收拾肴馔，甚是精洁，来来往往，也不回避。光祖少年心性，颇亦留情。

那老胡为人诚实。与光祖甚觉相投，问光祖道：“老夫连日不敢斗胆，请问将军姓名，是何官职？”光祖道：“在下姓李名光祖，至于官职，看老丈是个诚信君子了，料无恶意，不妨直说罢。在下因少时流落，感承山东莲大师极其知遇，不忍违背，现今统兵，俱是她节制。”老胡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但老夫有句忠心的话，未审将军肯听否？老夫看将军青年英俊，与凡夫不同，还该与朝廷出力，何苦抛妻弃子，奉事柳林。”

光祖叹道：“不瞒老丈说，大丈夫感恩之下便是千古知己，何肯相负。譬如当时漂零不遇，若非大师，死填沟壑，哪个肯怜念我，我所以不忍违背。至于家室，在下还没有。若再混几年不足成事，也愿如老丈长隐荒村。”老胡道：“将军少年有此见识，可敬可敬。老夫少时性子亦不平顺，只因世无知识，所以隐居此地。如今老了，自拙荆去世，只有幼女空翠尚未许字。前夜梦龙变鹤，得遇将军，应是吉兆。若将军不弃，愿将空翠奉事将军。将军以为何如？”光祖道：“多谢盛情。但在下托身女大师，未免听她调拨，恐累令受苦守青灯，并负老丈一片盛德，奈何？”老胡道：“将军既出此言，足见忠厚之意。老夫与小女今日相订姻期，当等待三年。若将军三年不来，便是弃绝了。”光祖道：“若得如此，光祖一生之幸，焉敢有违。”

老胡大喜，另设酒席，款待光祖，即唤空翠出来，先行个小礼，俟后另择

吉日方好成亲。光祖无以为聘，身边只带得金镶玉嵌的一把佩刀，即解下来赠与空翠。自此两个竟成翁婿之好。

忽一日，村中过往的人纷纷传说：“小柴岗上住的恶道人不知被何人杀了，他结的五行阵俱已烧尽，那阵中的兵马原来是纸做的，这样妖术，杀得好，杀得好。”老胡听得，述与光祖知道。光祖大喜，便要辞去。老胡又留一日。次日早晨光祖拜谢老胡并别空翠。光祖与空翠两个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不觉情深。

光祖上了马走出村来，过了小柴岗，全不见一个本营兵士，连景道的营也不见了。只得餐风宿露仍到柳林里来。先叫兵士入禀大师，不多时兵士出来唤进。光祖进了内堂，拜见大师。从李道：“李光祖轻敌私逃，何以服众，按法当斩。”程景道、崔世勋等忙跪下道：“光祖偶犯邪术，原未丧师，求大师格外从宽，恕其小过。”从李道：“论起军法，本该重惩。既是各将军恳求，姑且饶这一次，改调前哨巡领。”光祖拜谢出来，仍旧小心统领众兵不提。

却说王昌年同宋纯学，先送小姐回去，过了数日，两人就同告假归家，一齐出京，竟望河南省来。一路上两人说说笑笑，谈论时事，未觉寂寞。及行到开封，昌年仍旧如当初模样，将行李随从托纯学另寓一处，轻身走到崔家门首。

有个老家人看见，说道：“王相公出去多日，今日才来。”昌年问道：“奶奶与小姐好么？焦相公可在家否？”老家人道：“不要说起。自相公去后，家里闻得老爷凶信，一家忙乱。焦相公因学院斥退秀才，到京中去，说要买什么官做。家中奶奶把小姐赘了一个外路人，谁知这人是强盗，官府缉拿，竟提小姐解入京去。奶奶近日上边又有文书来捉她，想是为前日的事，奶奶将银子央一乡绅说情，暂保在外。咳！相公，当初老爷在日，何等人家！不道弄到这般地位。”

昌年听了，想道：“奇事，小姐已经归来，为何她还不晓得，我且进去。”便走进厅堂，直到里面。焦氏看见，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你此时方来，一家变故甚多，你知道否？”昌年道：“方才门首见了老家人，他备述其事。请问香雪妹子何在？”焦氏道：“我为香雪这丫头几乎破家，此时不知死在哪处了。”昌年道：“当初姨夫在日，曾把妹子许我，哪个敢做主娶她嫁人，弄得如此？”焦氏道：“啊呀，你还在梦里。自老身进了崔家，从不见你行一盒礼。今日香雪遇了事，你倒说起清平话来。不要说你仍旧模样，就是连夜做了官，我也不怕你。”

昌年大怒，不别而行，即到纯学寓中，对纯学道：“奇怪，奇怪，小弟到了家，全然不见小姐。问众人，俱说解京未回，年兄你道是怎样？”纯学道

：“这却为何？我与你同到那里去。再细细问个来历。”遂各乘了轿，随了许多人，先从府前经过，把名帖拜了府尊，即到崔家来。

焦氏听得外边有官府来，错认又来捉他，关紧房门，躲在床底下去。昌年与纯学下了轿，坐在厅上，唤那老家人进来，说道：“你进去对奶奶说：我王相公已做了官，这位是礼部宋爷，奶奶不要害怕，我只要问小姐的事。”

老家人即到里边叫出焦氏。焦氏不得已，只得出来相见。宋纯学就说道：“王年兄是刑部官，他归家专为与小姐成亲。前日小姐在京也曾会过，半月前，已先送归，怎么此时还不回家？”焦氏吓呆了，一句也说不出。老家人禀道：“小姐委实不见归来。”昌年满心焦躁，对纯学道：“这怎么处？”

忽外边传报本府太爷并县官来拜。昌年一概回了。四边邻里各人传说崔家的襟侄做了官，好不兴头。当时有个潘一百，闻得王昌年做了刑部，现在崔家，要那小姐，自想道：“我与昌年没有什么不好。至于小姐的事，他还不知详细。若被他盘问出来，我就要受他累了。不如趁他初到，迎接过来，奉承他一番，以后便坐得安稳。主意定了，就差两个管家，拿一副盛礼，竟到崔家，”“请王老爷到舍一叙。”

昌年正与纯学商议，摸不出头脑，焦氏慌忙苦求，拜倒在地。昌年无计可施。忽见两个人跪在面前，呈上一副盛礼。昌年问道：“你是谁家来的？”两人道：“小的是奉潘老爷之命，恭贺老爷荣归，并请老爷过去一叙。”昌年道：“礼不必收，少刻就来。”叫从人把名帖回了他的礼，打发两人去了。对纯学道：“小弟昏闷，这里也住不得。适才老潘来请，此人虽则铜臭，待我原不薄。弟与兄何不到彼处一坐。”纯学道：“承兄带挈，极好的了。”随即上轿，抬到潘家。

潘一百迎接入厅，各相见过，潘一百躬身道：“两位老先生，光临敝处，晚生不胜欣幸。”昌年道：“仁兄向时旧交，何必如此称呼，乞仁兄仍旧称呼方好。”潘一百道：“领教。请问这一位是何处？”昌年道：“这是敝年兄宋礼部讳纯学，金陵人。”潘一百道：“久仰，久仰。小弟想令姨母家不可居住，两位若不弃蓬居，何不把行李搬来，小弟打扫荒园，暂留台驾，不识尊意如何？”昌年道：“极感的了。”

老潘即差人搬二位老爷的行李来，吩咐备酒侍候。吃了两道茶，就同到西园厅上坐了，登时摆列酒席，极其丰盛。老潘道：“宋老先生江南才望，今日小弟简慢之极，幸勿见罪。”纯学道：“岂敢。承敝年兄带挈，造扰不当。”三人入席饮酒。老潘对昌年道：“小弟今日，一来请罪，二来剖白心迹。前年遇仁兄时所言崔小姐事，小弟实出无心，被焦顺骗了，近闻原归仁兄旧姻。但被此冤陷，仁兄在京为何不上本辩明？”昌年道：“小姐的事已经明白。只

不知她出京回来又羁留在何处？”老潘道：“贵人福分，自然遇合。”此时，昌年忧闷，也无心吃酒。

正待换席，忽有一人汗如雨下，来禀昌年道：“小的承爷差遣，送崔小姐回家，不想来到半路，遇着一伙强盗，将行李牲口俱抢去了。小的被他打在草里，及爬起来，已失散了，小姐连轿子俱寻不见。小的星夜到京报知，值老爷已归河南，小的又连夜赶来。到了崔家，说爷在这里，故此来报，小的伏侍不周，罪该万死。”昌年道：“这是遇了强盗，不干你事，你且去。”那人出去。

昌年此时，坐卧不安，就把席散了。老潘整备书房，与昌年纯学歇息，自己方进去。昌年对纯学道：“小弟所望小姐，意谓终成合璧，谁知又遭强盗陷害，今生想不能见面了。”说罢泪下。纯学为他叹息，又安慰一番，遂同去睡。

昌年睡到半夜，再睡不着，只得独自起身。窗外月明如练，昌年到书房外来，行过花栏，转过竹径，到了一处短短粉墙，墙内高出一棵大绯桃树，桃花开得烂熳，但无从进去。昌年倚靠彩墙，想念小姐，恰像痴呆一般。

不期天下一阵骤雨，昌年躲闪不及，被雨点打下桃花片来，落满一身，衣衫都打湿了。少停一刻，雨霁云开，仍旧月色如银。昌年见落红满地，就将花片捧了两把，在彩墙上，将花汁写成红字，题诗一首。诗云：

庭院萧疏转曲栏，东风无力梦初残。

胭脂落尽深红色，莫种桃花雨后看。

昌年题罢，将诗只管吟哦。忽听得墙内有人娇声赞道：“好诗，好诗，如此仙才，何患无良缘而感慨若是。”昌年听见想道：“奇怪，这更深夜静，还有人在花下又是个知音的。”

正当思想，忽外边早已鸡鸣，又听见里头说道：“郎君贵人，倘若有意，明宵仍到这里来，可以清谈片刻。今夕不及相会了。”昌年又立了一刻，寂寂无声，仍旧进书房去。

次日，许多乡绅来拜望，下午吃酒，直至更余。纯学醉了，竟去先睡。昌年思忆昨宵之事，不明不白。挨至更深，仍来看那桃花，越发妩媚。忽有一阵清香扑鼻，昌年不觉魂消，但看短墙上面，桃花之下，透出一个美人来。

昌年抬头一看，宛若嫦娥，手折桃花一枝，赠与昌年道：“妾身潘氏，小字琼姿，家兄勉留台驾，妾恐简褻才郎，故此不惮露行，相期面会。”昌年受了花枝，忽想起香雪小姐流离飘散，不忍弃旧怜新，却把春心禁住，遂作一揖道：“既是潘兄令妹，小生何敢轻犯，请进去罢。”那美人笑了一笑，也就下去。

昌年拿了花枝回书房来。适值纯学睡醒，说道：“王年兄，何苦整夜不睡。”昌年道：“年兄起来，弟有个喜信报你。”纯学当真起来，问道：“有何喜信？”昌年道：“小弟无聊步月，偶遇一个美人，极其艳丽，乃是老潘的妹子。待小弟明日见了老潘与兄作伐何如？”纯学笑道：“年兄差矣，弟若要联姻也不到此时了。弟子此事看得极淡，况且承老潘盛意，岂可想其闺中。”昌年笑道：“好一个道学。至若小弟，此情便割不断了。”两个谈笑了一夜。

次日午前，老潘陪宋、王二位在西园散步，观看那亭台花榭，转折不穷。渐渐行至昌年题诗的短墙边，老潘便转过来。昌年道：“潘兄，此处桃花盛开，里头还有什么好景，一发游遍了。”老潘道：“这里边是去不得的。”纯学道：“想是近内室了。”老潘道：“不是，此处离内室还远。里头有一棵大桃树，向来繁盛，只因此树有个花神，亲近不得，所以小弟便锁起了。”

昌年见说出“花神”两字，面色顿异。老潘道：“王兄致疑，莫非宵来曾遇着否？”昌年道：“不曾。”纯学道：“我们正人君子，哪怕邪神。潘兄不妨领进去看看。”

老潘就叫小厮里边取钥匙出来，转了一个弯，便有一扇小门，老潘开了小门，一同进去，果然一树绯桃扶疏偃盖，落红遍地。两人赞叹不已。纯学道：“如此好花，正该日夕赏玩，就有花神，见了弟辈，自应回避。今夕待小弟独坐此处，看是如何。”老潘道：“既发此兴，不可无酒。”就立刻携一桌酒，共赏桃花。

饮至日晚，纯学自恃英雄气概，不怕花神，就要住宿于此。昌年道：“侍小弟奉陪。”纯学道：“兄来相伴，只道小弟怯弱了，请各就便。”是夜，当真独宿花前，打开铺陈，竟脱衣而睡，一觉直到天明。

清早老潘同昌年来看，纯学尚未起身，说道：“何如？弟说花神必定相避，果然昨夜并无半事。还是兄辈多情，未免惊动花神。若小弟愚直，花神方且厌弃，敢来缠扰。”二人大笑。

纯学便起身要穿衣服。却又奇怪，觉衣袖内有件东西滚来滚去。纯学道：“衣袖内不知什么？”摸取出来见一条汗巾，紧紧打一个小包，异香馥郁。昌年急忙懈开，乃是一对碧玉鸳鸯，雕刻得极妙。纯学道：“这东西却是何来？”昌年笑道：“必是花神相赐。”纯学道：“小弟昨夜其实不闻些儿影响。”

老潘把这玉鸳鸯看个不已。昌年道：“潘兄不必看他，这是花神的遗爱，敝年兄尚无年嫂，还要把那鸳鸯珍藏好了，以博一宵欢幸。”老潘道：“连日相叙，倒不晓得宋老先生尚乏佳期，怪不得花神作合了。”纯学笑道：“有何作合？”老潘道：“‘作合’二字有个缘故。今日所遇甚奇，不得不说。小

弟有个舍妹，小字琼姿，才貌也看得过，待字闺中，未曾婚聘。这玉鸳鸯，原是祖遗之物，舍妹常佩在身边。小弟里头，重门深固，就是苍蝇也飞不出，必定花神为舍妹执柯，故取此玉以赠兄耳。”

昌年见说，方晓得前夜所见，真是花神假装他妹子。私对纯学道：“这花神始初骗小弟，足欲与年兄周旋好事，小弟今日乐得做现成媒人。”纯学道：“吾兄姻事未成，小弟也无心议及此事。”昌年道：“弟之痴心，已成癖性。想吾兄不可无后，这段姻缘，必须速就。”

纯学见说得有理，又且遭遇甚奇，只得允从，对老潘道：“承谕天缘，不敢违逆。但小弟客中无聘，奈何？”老潘道：“寒家得攀贵人，实出万幸，安敢论财。”昌年又从中赞成。老潘便去择了吉期，纯学只得行了聘礼。

待到吉日，纯学穿了公服，竟在潘家结亲，合卺之夕，纯学看那琼姿相貌整齐，满心欢喜。亲邻庆贺，热闹非常。只留下王昌年寓居西园。

一夜，昌年在书房独坐灯下，看些书史，忽想起小姐，叹道：“别人遇合，何等容易，独有我王昌年反反复复，再不得如意。”忽听得窗外有人行动，昌年道：“可是小厮，有茶点一盏来吃。”外边道：“茶倒没有，备得美酒一壶在此。”昌年想道：“又是老潘差人来致殷勤了。”遂开门一看，满天星光，望见前面几个人把手招他。昌年走去看时却不是人，原来是牡丹叶被风吹动。昌年笑道：“黑暗里认错了。”就问：“那送酒的在何处？”不想到在书房里应道：“在这里。”

昌年走进书房，仔细看时，竟是一位美丽女子，香气芬芳，立在灯前。昌年看了，不觉神魂飘荡，因问道：“从何而来？”美人道：“郎君莫怕，妾即桃花神也。前宵讽咏佳句，故来相访。”昌年道：“下官孤灯寂静，承神女相访，亦是韵事。但恐幽明间隔，有所伤害。”花神道：“妾乃紫姑山司花仙女，前生与郎君闺房恩爱尚欠一宵，妾因等待郎君，守此桃花之下。今宵完愿，即回山中矣。前见宋礼部文武全才，偶取玉鸳鸯与他玉成好事，亦是一段佳话。妾今携酒一壶，与君共饮一杯。”昌年道：“下官得遇仙卿，不想是生前旧约，可见‘姻缘’二字不能相强。”

遂并坐，举杯共饮。花神道：“妾闻郎村忆念香雪小姐，未审可要相见？”昌年道：“香雪途遇强人，下官日夜挂心。若仙卿能使一见，感恩不浅。”花神道：“小姐所居地方，妾恐泄漏天机，不敢直说。今夜妾当助君一梦，到彼处相会。但日后无据，何以为凭？可将轻绢一幅，题诗在上，妾与君梦中致去，使小姐见了亦知郎君之情。”昌年大喜，即取一幅白绢，写诗一首：

一朵千金泣露斜，玉缄消息滞天涯。

瞢听勿作西楼梦，怅望神仙萼绿花。

昌年写完，后面又用名字印了。花神拿了诗绢，同昌年解衣就寝。床上美满幽香，不可细说。到了三更，一觉睡去。昌年的魂梦正像有人提携，随风逐云，顷刻千里。抬头一看，垂下万条柳绿，走到一间房里，四壁图书，一帘花草，香雪独坐其中。

昌年一见便携手说道：“小生哪一日不念小姐，岂料住在这里。今日同我归去罢，我有一首诗，特送妳看。”在袖里取出那绢，交付小姐。小姐道：“我在此间，指望你来候我，怎么今日才来。前日要你做三件事，如今一件也不消了。”昌年道：“此处幽静，并无别人，且与妳亲近片时。”便把香雪紧紧抱住。香雪并不推辞。

忽然一道月光照身上来。昌年觉得一阵寒冷，手便抱住香雪，心内宛如昏迷，连声叫道：“小姐，小姐。”开眼一看，抱的乃是花神。花神道：“郎君苏醒，渐次五更，妾要去了。千万保重，梦中之事后会有期。”

昌年寻那诗绢，果然不见。便道：“适才幽梦，深感引领，此刻又要分别。残灯未灭，两梦皆虚。以后独处，怎生消遣。”花神道：“妾的夙缘，今宵已尽。但郎君经年后尚有一番惊吓。若见莲花残败，方脱此难。”昌年问道：“可避得么？”花神道：“这是命数当然，无从可避。”说罢，披衣而起。

昌年亦起身相送。此时，天色微明，花神急欲别去。昌年不舍，把手扯往，两个跨出书房，早被狂风一吹，那花神阒然不见。昌年手内只道扯住，谁想却是前夜赠的一枝桃花。昌年将桃花掷在地下，随风赶去。

欲知如何，下回自见明白。

第九回 妖狐偷镜丧全真

却说昌年随风追赶花神，走了数步，不提防一个人劈胸撞来，倒把昌年一吓。原来不是别人，就是宋纯学，恐怕昌年冷清，清早出来看他。纯学笑道：“年兄孤寂无聊，小弟甚放不下。今早将欲何往？莫非想着那一树桃花么？”昌年道：“岂有此理。桃花虽艳，终不着梦到罗敷，真足令人消魂也。但年兄宴尔新婚，为了小弟使香梦未终，有罪，有罪。”纯学道：“弟岂恋新婚者。前日，若无年兄，也不干这样事。”昌年道：“这是正理。”

两人话得正浓，忽听见老潘喊出来道：“异事，异事。”昌年与纯学同问道：“什么异事？”老潘道：“小弟今早着小厮乘那露水中修整花树，不想那棵大桃树竟枯死了，你道奇也不奇。”纯学道：“当真奇异，可惜这等盛花不曾看完。”大家叹息一回。

只见一个书童拿一盆热水来与昌年洗脸，昌年看了问道：“这小厮好像焦顺家里的爱儿。”老潘道：“正是他。他被主母打出来，偶然栖托弟家，连日差出去，不曾来伏侍。”昌年道：“爱儿，你住在这里可好。”爱儿道：“小

的被逐，我家相公也不知。求王姑爷说个情，带小的回去。”

原来，爱儿思想回家，是忆着那杨氏，故此相求。昌年哪里晓得，便道：“这个何难，不知潘老爷肯放你？”老潘道：“这本是焦家书童，若带回旧主，理所当然，有何不可。”

昌年吃过早饭，便领爱儿到崔家来。焦氏接见，小心奉侍，只愁他又提起小姐。不想昌年因得花神消息，不与焦氏计较，说道：“连日住在潘家，便晓得香雪妹子遇了强盗，尚不知如何下落。”焦氏道：“老身倒不知。”昌年道：“书童爱儿，逃走在外，我见他有旧主之念，特地带归。若有得罪处，不妨重治，他既小心，还是旧人好用。”焦氏因心中怕昌年，不敢不从。说道：“别个老身也不听，王姑爷说了，且收用罢。”

爱儿磕了头，立在一边。里头杨氏闻知昌年送爱儿来，十分欢喜，出来相见，说道：“姑爷荣归，我们家里不成个规矩，真所谓‘亲情疏失为家贫’了。如今姑爷不要把这一脉亲看冷了，仍在寒舍住罢。”昌年道：“多谢，改日再来看看。”就相辞起身上轿，回潘家去。自此爱儿依旧服役，以后爱儿在外做小生意，终身伏侍杨氏，小心谨慎。这是爱儿的结局，以后不及再叙。

却说昌年回至西园，思念昨宵之梦，似真似假。但花神如此奇异，其言必定可据。只是他说经年之内尚有患害，颇生疑惑。且自放心下去。

原来，是夜香雪在柳林，睡到四更时候，梦见昌年徒步而来，把一幅诗绢相赠。香雪接住，欢喜不胜，告诉离别之情，被昌年双手抱住求欢。忽见月光直照进来，缠绕身上，香雪不觉惊醒。

看官，你道昌年与香雪为何俱被月光所照惊醒？不知是夜昌年的魂魄被花神领去，不是空空做梦的事。那女大师原与香雪同睡房中，他她神通，本自灵异，偶然睡醒，觉得满房奇香，便疑心顿起，急坐床上，取出宝镜，那镜光照处，正如一轮寒阙，所以把鸳鸯好梦都惊散了。从李静坐片时，不见什么，仍旧将宝镜藏好。

香雪梦醒，十分感念。天明起身，见枕边有一幅白绢，取来一看，正是梦中所赠的诗，愈加惊疑。就对从李道：“大师，妾昨夜有桩异事。自别昌年，到今几个月了，全无音信。不想昨夜忽得一梦，梦见昌年赠诗一首，这也不足为奇。今早枕边果然留下诗绢一幅，真的是昌年手笔，不知从何而来。莫非昌年有些不幸，他的魂灵送这诗来别我？”从李道：“我昨夜也有些疑。我睡醒来，觉得满房奇香，我即起来取宝镜一照，那香味也寂然了。不想小姐有此异梦。但小姐切莫忧愁，昌年若有不幸，宋纯学自然寄信报我。近日不见有书信来，必是无事。妳且把诗与我看。”

香雪送上诗绢，从李看了笑道：“才子佳句，甚是多情，只因小姐想念忒

真，故此鬼神有灵，送这诗绢与妳。可见感通之理，无间幽明。”香雪道：“大师所说宝镜，是怎么样，可得看否？”从李道：“看看何妨。我这宝镜本《白猿经》上制炼成就，采取阴山白铜，按着天书法术造作的。首炼太清一气，次分日月两仪，质列三才，功聚四时，德具五行，声中六律，背有七星，旁有八卦，上彻九天，下通十地，降魔伏怪，变化无穷。”便从玉匣中取出，送与小姐。

香雪一看，见镜中精彩动人，方晓得昨便梦中被月光照醒，即是此镜所照。赞道：“果然宝镜，不可褻狎，请收藏了。”从李把镜收拾。小姐就写一首诗在绢后，以记所梦之异：

行雨行云少定踪，落花空怨五更风。

红颜梦里将为石，满地霜花泣翠蓬。

从李看诗赞道：“小姐幽情丽句，真足泣鬼惊神，怪不得昌年忆妳。”两个说说笑笑，不在话下。却说那宝镜原是灵异之物，惊动了一个妖怪，又添出奇事来。是时，天下盗贼托名邪教，煽惑人心，处处皆有。山东深州有一妖人，姓王名森，其子名王好贤，父子两人，惯喜邪术。

一日，王森没事，偶在田野中闲步，忽见一簇乡人，捉一大狐狸，捆绑得紧紧，正在此喧闹。王森走去一看，问道：“这是哪里捉的？”乡人道：“王哥，这狐狸原是个妖精，前日假装男子，到前村迷惑人家的女儿，又偷人家的东西，人要打它，它行走如飞，再赶不着。我们几个后生，大家算计买几瓶酒，烧一只鸡，放在草内，远远望它。这畜生生性喜酒，便来吃得大醉，被我们追去，正醉倒在一个大窟洞里，当下就缚住了。如今扛去，把它卖几贯钱用用。”王森道：“我今日要寻一件下酒之物，卖与我罢。我腰间有二百个钱，你们拿去分用罢。”乡人道：“二百钱太少。”王森道：“你若嫌少，明日到我家来，再与你一斗米。”乡人大喜。王森便将狐狸连索背去。

原来这狐狸炼成妖术，变幻莫测，只因生性酷好酒色，凡遇酒色之处，它便迷惑了，一醉之后，法术不灵，所以被乡人捉住。此时渐渐酒醒，却在王森肩上说起话来，叫道：“王哥救我。”王森听了，把它放下问道：“你这畜生，果然作怪，也会向人讲话。”狐狸道：“我不比凡兽，是石闾山积年修炼的，偶因酒醉被乡人捉了。你若放我，我当重报你。”王森一时高兴，说：“也罢，只是费了我二百钱。”便将绳索解开，狐狸拜谢而去。

王森空手归家，忽听得厨灶下叫道：“王哥，我来了。多谢你救我。”王森去看，正是放的狐狸。狐狸道：“承你救我，无以为报。”就取灶上的刀，将自己长尾割一段来，送与王森道：“你拿这尾向人一招，当有一阵香，这见招的人便死心塌地归附你。我暂到石闾山去，迟几月再来看你。”

说罢别去。那王森当真把狐尾招人，即有异香，人皆归顺。王森创起教门，唤做“闻香教”。日积月累，聚集多人，王森便是教主。隔了几日，狐狸又来，自称“山翁”，做他军师。

一日，山翁对王森道：“闻得柳林女大师有一面宝镜，若得此，可以横行天下。你引兵扎柳林地方，我进去偷他来。”王森大喜，即引兵来，离柳林数里安营。山翁就变了一个少年，闯进柳林。

是日，李光祖巡察前营，看见问道：“你何人？”山翁道：“在下近村隐士，特来拜见大师。”光祖疑他是个奸细，喝道：“什么隐士！”叫手下缚了。山翁道：“久闻大师雄才震耳，为何轻忽豪杰。”光祖着人先报崔世勋。世勋走来见了山翁，问道：“来意何为？”山翁道：“欲见大师谈些兵法耳。”世勋终是老将，看山翁一表人才，却是一双兽眼。原来妖兽变人，件件好变，惟有眼睛再变不得。

世勋私下吩咐光祖：“好好押住，我去禀大师。”就进里头，述与大师知道。从李道：“定是妖兽，你出去斩它。”世勋出来，唤那“隐士”道：“大师无暇出堂，问你有何兵略。”山翁议论不止，世勋不与它辩，细细察它身躯，终是变化来的，自然与真身不同，便一手扯住，拔刀就砍。山翁慌了，卸下衣服，露出真形，跳起半空中说道：“今夜叫你全营士卒不留一个。”呼呼的乘风而去。亏得世勋手快，把那山翁尾上砍下一块皮毛。光祖深服世勋有见识，同见大师，备述其事。从李道：“今夜你们好生准备，待我取镜出匣，诛此妖兽。”

谁想这个妖狐是炼过邪术不怕镜光的，从李不知其详，只道一般妖兽，可以宝镜治得，这一夜便把镜子悬挂堂前。那山翁回至王森营中说道：“我欺那柳林里人俱是凡夫，不意有个老将倒有眼力，识破了我，今夜当用大法进去。”挨至更深，果然一道神光飞进柳林。

也是合当有事，从李灯下看书，忽想起昌年，心中昏闷，呼几个侍女弹琵琶、唱小曲，闹满一房，从李陪香雪只顾吃酒，外边三将各处巡哨，想堂前有宝镜，料那妖兽不敢进堂。岂知山翁之意为镜飞来，打从堂后钻到镜边，轻轻解了，一径取去，甚不费力。王森接着大喜。山翁道：“快些藏好，我还要进去。”王森道：“进去怎么？”山翁道：“我偷镜时，一人不知。见大师房里一个美人，极其艳丽，我如今乘此时再去看她一看，岂不快活？”这是妖狐的怪性，仍飞到里头来。

这夜程景道巡察无事，走到堂前，不见了镜子，报知大师。从李吃了一惊，各处搜寻，并无影响。遂披发敛装，照例《白猿经》行起法来，按住八方，差得六丁六甲、二十四将到营听差。恰好那妖狐正在堂前，被空中神物围住

。当下程景道看见，把神枪便搠，妖狐应手而倒。从李见刺死妖狐，收了法术，把妖狐斩了三、四段，只是不知宝镜下落。早有细作来报：“数里内，有个闻香教主王森结成营阵，这妖狐就是他军师。”从李闻报，就差程景道道：“明早出林攻杀。”景道领命。

次日清早领兵来战。此时王森不见山翁回营，甚是惊恐。忽闻柳林兵到，遂开营迎敌，大杀一场。景道英勇杀够多时，怎当得王森兵多，轮番接战，杀完一队，又添一队，把景道围困数重，准准杀了一日。此时，大师安坐柳林，只道草寇易于剪灭，不曾把法术用出来，以致景道全军覆没，只剩一身冲杀出营。夜色昏沉，不辨前后，单身匹马，飞奔而去。

王森得胜回营，不胜之喜。其子王好贤备酒敬贺，父子两人吃得大醉。王森对好贤道：“山翁不回，谅必有失。你今把它昨夜偷的宝镜取出来看看。”好贤便拿宝镜，送与王森。果然光彩熠熠。原来王森不知宝镜来历，乘着酒兴，将它玩弄。谁知这镜是差遣神将的，被王森秽触了，宝光中现出天神，即刻将王森打死。那镜子正像一轮明月，从空中飞去，影也不见。好贤吓做一团，看见父亲打死，只得收兵退去。后来，闻香教中，失了军师，死了教主，渐渐分散，好贤又为官兵所斩，闻香教自此消灭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程景道战败，单骑退走，心下想道：“我今欲进前去，无处投宿，倘若遇官兵缉获，便不干净。欲要归柳林，又羞见大师。莫说败军之将理当斩首，就是承恩宽宥戴罪立功，也不是烈丈夫之事。”想来想去，进退两难。忽然叹道：“罢了罢了，猛虎失势岂能自全，不如仍旧归柳林罢。”遂拨转马头便走。

此时，更深夜静，微月朦朦，望见树林里一道火光。景道上前一看，乃是一个白须老者，独坐在林下，取些枯枝残叶烹茶。景道下马问道：“老丈这样更深为何在此？”老人道：“你是谁人？”景道道：“我是败军之将，匹马归营。请问老丈要到哪里去？”老人道：“你到哪里去，我也到哪里去。”景道闻他言语，又见他古怪清奇，不好再问，只得也坐下。

那老人煮熟了水，烹起茶来，袖里取出两个茶盅，自己斟一盅，又斟一盅与景道吃，便问道：“将军此行，可是仍旧要到柳林去？我想，不去也罢。”景道闻言，就问道：“小将与老丈素不相识，怎么就认得我是柳林里人？”老人道：“你的女大师还是我的徒弟，怎么不认得。”景道道：“原来是老师，失敬，失敬。请教何以不去也罢？”老人道：“女大师是泰山涌莲庵真如法师的徒弟，我是真如法师的好友。当年女大师出山时，我曾传她一卷天书，要她救世安民。不想她出山兴兵构怨，这还算是天数。近闻她思恋一个书生，情欲日深，道性日减，上帝遣小游神察其善恶，见她多情好色，反责老夫付

托非人。老夫故特来与她讨取天书，并唤她入山，全性修真，参承大道。你今要去做什么？”

景道道：“男子好色，有伤德行。大师是女身，怎么也叫是‘好色’？况恋此生，尚未交合，不过是干相思，有何罪过？”老人道：“情欲所起，男女皆然，岂有分别。但是一念感动，无论着身不着身，均是落了色界，天曹断断不容。”景道道：“依老师所说，难道夫妇之情也是不该的？大师孤身，也应有个配合。”老人道：“人间夫妇，原有恩缘，不可强求。你那大师，合犯孤辰，若有一毫夫妻之念。便犯色律。譬如世上愚民，干名犯义，出于不知，尚可少宥。若是明理的人，也要干名犯义，这便是知而故犯，罪何可逃。”

景道又问道：“小将一生专尚义气，我想，女大师深恩未报，正欲代她建功立业，安忍怏然而去。”老人道：“将军专尚义气，自是好事，但古来各将，个个阵亡，有几个生还故里。你今夜若不听我言，不隔数年，恐无埋骨之地。”

景道听到此际，不觉雄心消灭，放声大哭，拜倒在地道：“小将痴愚，求老师开一条生路。”老人道：“此去百里外，就是泰山白云洞，洞内有个全真隐士，与老夫相厚。你到其处去，帮他采药炼丹。自有好处。”景道拜谢道：“若得如此，小将大幸。必求老师写书一封，方好入山。”老人道：“这也不难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景道道：“姓程，名景道。”老人取出纸笔，放在石上，点起火来，写道：

是心老人附牒

全真隐翁：途中偶遇一程景道。此人敛才返璞，幸收为炼丹弟子。月再弦，晤谢。

不备。

老人写完，付与景道。景道接了，拜谢老人，又道：“某受女大师恩，愧无寸报。今欲弃去，于心不安。意欲写一封稟帖，求老师顺便带去，未知可否？”老人道：“有何不可。”就取纸笔与他，景道写道：

原管中营、督粮官程景道叩稟大师：

自景道丧师，奔走投止无门，欲归柳林，甘心受戮。适逢隐士，忽警凡心。且念旧主深恩，不忍飘然长往。泣血拜书，望旌旗而遥别，痛心叩稟，瞻云日以长悲。伏愿大师保安玉质，慎守金精，迟纯嘏于将来，建奇功于莫暨。景道不胜饮泣依恋之至，并候宋纯学、李光祖、崔世勋三将军麾下，魂驰神契，不敢另陈。谨此拜别。

景道写完，安放石上，望柳林躬身四拜，号哭数声，然后送与老者。老人收了，飘然而去。

欲知老人是谁，请看下回便知。

第十回 老猿索书消勇略

话说程景道写完禀帖，送与老者。老人收了，飘然而去。

你道那老人是谁？原来就是以前授天书的白猿。他正要到柳林，不期遇着景道，有此一番事。那景道到此时，把马匹枪刀俱抛掷林里，大踏步而去。

走了一日一夜，到了泰山，访问白云洞，果然有个隐士，结草作庵在那里。景道走到门前，把门轻叩，便有一个童子出来问道：“是谁？”景道道：“访道闲人，求见尊师，乞烦引进。”童子开门，便领进去。

只见那隐士蓬头赤脚，仰卧石榻上，见了景道，便说：“你是何人？满身血腥之气，好象杀过许多人的，不要触坏我的丹炉，快去，快去。”

景道不答，拜了两拜，呈上老人书札。隐士细细看了道：“既是他引荐，也罢。你可速往外边涧水里，把你衣服洗干净了，好来见我。”景道承命，即走向涧边。但见涧水细微，手捧不起，只得沿了那条涧，慢慢寻下去。

走了二、三里路，果有一泓清水。景道把衣服尽数丢在水中。正待洗濯，抬起头来，忽看见无数恶鬼走来、也有二手一脚的，也有三头六臂的，也有两角狰狞的，也有满身污血的，内中有几个指着景道说道：“这个人是杀我们的，正好与他讨命。”景道看了，全然不怕。又有一个鬼拿了石块打来，景道也不睬。只顾洗净衣服。停了一会，众鬼道：“我们且去，明日与他计较。”就都散了。

景道洗了两件，还有一件小衣，看那涧水浑浊，再往下边寻水。望见一个女人走来，十分美艳。那女人道：“客官在涧里洗衣不干净，我们离此不远，何不到舍下烧锅热水好洗。”景道说：“我是修道的人，不劳妳来缠扰。”女人道：“这个呆汉，我好意帮衬你，怎么不知好歹。也罢，我有一包东西送你。”便将一个包放在景道面前，觉得一阵异香。景道头也不抬，净了衣，回身便走。女人拾了包，大骂而去。

景道回至庵中，看那隐士，还睡在石榻上，说道：“景道，你倒有些道气。凡世人七情中，惟有爱、惧二者最易动心。你方才所遇，毫不动念，可喜，可喜。”景道自想：“方才之事，必是他试我的，真是个活神仙。”便说道：“景道愿终身拜老师，为弟子。”隐士点头道：“好好。你去屋后，树下有些石子，拾几个来煮我吃。”景道暗思：“石子如何煮得熟？我且依他。”走去拾了一、二升，把水煮起来。不多时锅里香喷喷的。

景道拿木瓢盛了，送与隐士吃后，自己也吃些，果然好吃。自此后，一心奉侍。又改一个道号，叫“胡景安”，取景慕庵中隐士之意。每日不是采药，便是寻山果，快活不提。

却说柳林大师失了宝镜，郁郁不乐。又探知景道全军覆没。急差李光祖出林，王好贤又退去了，追赶不及，反失了景道，愈添忧闷。想：“目下气运不佳，不如差人护送香雪小姐先归河南，寻着王昌年，交付与他。就叫宋纯学取那昌年夫妇同到柳林来，了却心愿。营内有了李光祖、崔世勋两将，外面虽不成事，也好守住柳林，图个终身快活。”

算计已定，便来对香雪道：“小姐久留敝营，我心不安，意欲送归尊府，好与昌年结亲。但我有一段隐情，今日若不说明，恐怕小姐疑惑。”香雪道：“有何隐情，乞说明白。”从李道：“昌年人才绝世，不独小姐思慕，我的心上也是这样，故此着宋纯学与他纳监，今幸功名成就。小姐此番归去，永结连理，但不知我这段情意如何消释。”香雪道：“妾夫妇困厄漂零，皆赖大师恩庇。以后或是接大师回去，或是再到柳林，惟愿妾与昌年一同奉事大师，终身聚合。”从李道：“若得如此，极好的事。妳成过了亲，即到这里来。”

从李说罢，唤出李光祖，吩咐要送小姐归河南。光祖道：“昌年忆念小姐，时刻不忘。若送小姐回去，他两个恩深情重，一对夫妻，朝欢暮乐，怎肯再进柳林。大师不可把小姐放去，留她在此，做个奇货可居，然后寄信昌年，叫他到柳林来，方可结亲。小将料昌年不得不从，这是长久之策。”从李道：“你的话也说得是。”遂不遣发小姐回去。

忽见外营小卒进来传报，说：“外面有一个白须老者，要见大师，小的恐怕又如前日妖狐变化而来，不与他传报，他说：‘你进去对你大师说说，我是涌莲庵里来的，她就晓得。’小的以此进来报知。”从李听得“涌莲庵”三字，吃了一惊，急忙走出。

见那老人，两边行了礼，就请进里头坐定，便吩咐整备素饭。老人道：“莲岸，妳一向平安？老夫自从别后，不觉几年头矣。”大师道：“感谢老师，别来许久，因军务碌碌，未遑候问，有罪有罪。近日真如老师道力弘深，想法颜甚好，弟子疏失香坛，心甚不安。今日何幸，得老师光降敝地。”老人道：“老夫今日此来，因奉真如法谕，邀妳归山。此地不可久居，万勿留恋。”

大师猛听得“归山”的话，自想：“出山以来，英雄盖世，正要建功立业，况且怀念昌年，心愿未了，岂可说这样寂寞的话。”便对老人道：“弟子一片雄心，未酬一、二。今承真老师抚爱过深，容俟暮年，当弃绝人事，拜领宗教，目下恐不能如命。”老人笑道：“莲岸，妳道英雄事业是做得完的么？千古以来，但见荒草堆中埋没无数豪杰，天地也有缺陷，人事岂能浑全。老夫今日也不好相强，任凭尊意。恐怕老夫去后，倘有不测，那时懊悔便觉迟了。”

大师道：“多感盛情，容日后三思而行。”老人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必多

言。老夫当日曾有一卷天书传授与妳，只因这卷书，半年前老夫受了大累。紫府洞霄官忽差神将二员来，向老夫索取。老夫回复他传与世间英雄。丁神将去复，仙曹便将老夫降罚，道是所授非人，谪做酆都土地，日逐与鬼卒夜叉作伴。老夫不得已与真如老师说情，甘愿讨还天书。仙曹准奏，还把老夫责了二十鞭。老夫自想修行一千余年，指望深入大道，不期为了这书，前功尽弃。妳须速取出来还我。”大师道：“天书虽留在此，并未看熟，求老师暂缓一年，即当缴还。”老人道：“妳若不取还我，我亦无奈妳何。但恐天书未必能留，那时反为不美。”

大师只是求他宽缓，不肯取出。老人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也不强妳。”又道：“老夫方才来时，路上遇着一员将官，寄一封稟帖，要与妳。”就在袖中取出，送与大师。大师接来，拆开一看。见是景道辞别的稟帖，内心忧闷，如失左右手。

及至陪老人吃了素饭，老人道：“我正忘了一件事。老夫出山之时，真如法师曾把一个小包密封紧，说千万寄与妳。”便在腰间拿出，付与大师。大师接到，仔细一看，却是一个小封袋。上面写着：“真老人附寄莲岸，临难方开。不可轻看。”大师收藏了。

老人珍重而别。原来女师莲岸，始初因要走遍天下，自己改名“白从李”，一向相传俱是“白从李”称呼。今日被老夫索取天书，叫出“莲岸”两字，若是一个没记性的看官，险些看错了。自后，那女师感念当时出身之异，仍复原名“莲岸”，去了“白从李”三字，看官谨记。

当时，莲岸送老人去了，满心不快。自想：“景道逃亡，宝镜遗失，种种不利。如今又被那老人叨絮了半日，他要讨去天书。倘若此书一去，我便立脚不住了。”遂要差人，令宋纯学引王昌年到柳林来。又想到：“无名小将出去不济事，必得光祖亲去才好，这营里有崔世勋老将，可以支持。”

立定主意，即刻唤光祖来吩咐道：“我也不写谕单，你一路小心，寻见了纯学昌年，叫纯学速引昌年来，并与他说明崔小姐等待之事。在外不可羁留。”光祖领命，出柳林而去。莲岸遂进内房与崔小姐闲话。

到了晚间，同小姐吃酒。忽闻得外营里一片声响，只见崔世勋进来报道：“天上落下一火球，大如巴斗，各处乱滚。”莲岸恐怕惊坏小姐，携住她手，大家走到外面。一看，果见一个火球，一连滚来，直入她房里。莲岸便把小姐交付崔世勋，自己绰了双刀追至房前。只见那火球忽然分开，内中现出两条金龙，张牙奋爪把住房门。又跳出一个白猿，竟进房中，取了藏天书的玉匣，飞腾而去。那火球也就灭了。

莲岸呆了半晌，丢下双刀，来寻小姐。仍旧进房，长叹一声，对小姐说道

：“我自出山以来，千军万马，凭着这卷天书，横行四方。不意今夜火光中连匣飞去，此天亡之兆。从此以后，一心只想昌年到来，为固守之讨，不复再图外事矣。”小姐道：“大师安心，古今成人业者，岂必尽有天书。不妨打起精神算计下去，再作理会。”莲岸闷闷不乐，按下不提。

却说焦顺被老潘出丑之后，与焦氏商议，进京谋袭世勋的武职，遂带了银子行到京中，不期察访王昌年中了进士，现居刑部。他两个平日间极不相投。焦顺想道：“昌年既做了官，岂无多少同年在各部里，我若要袭职，他心上怎肯。只说我不是崔家嫡子，便永世也袭不成。不如寓一个僻静所在，等待昌年转了外任，我好出头，无人拦阻了。”打算停妥，就在京城外边寻一寺里作寓。

这寺叫做“普净寺”，不多几间屋，甚是幽静。寺里一个住持，又有一个小徒弟。住持法号“四静”，生平惯喜结交光棍，所以京中光棍大半在普净寺里做巢穴。

一日，焦顺寻寓，走进寺中来。四静接住问道：“居士从何处来？”焦顺道：“小弟姓崔，是河南人，先父陕西总兵。小弟到京袭职，因有事羁迟，要寻一间寓所，多住几月。”四静道：“原来是一位袭职的爷，贫僧失敬了。若要寓所，何不就下此处，再不敢与爷计论房金，只要爷做官后时常青目。”焦顺道：“岂敢，房金决不短少。”

四静大喜。便打扫一间侧屋，将行李放好，连忙去整夜饭，管待焦顺。不多时，把大鱼大肉排在桌上。焦顺道：“何须多费，老师也用酒么？”四静道：“贫僧酒便吃些，荤倒不戒。今夜这留，多慢多慢。贫僧明日还要特设相叙。”

焦顺原是个酒肉之徒，说声“多谢”，两个猜拳掷骰，吃得大醉。自此以后，甚是相契，不是你请我，便是我请你，焦顺又要卖富，说有多少家财，带多少银子，袭了职，便可做总兵做提督，指望和尚加意奉承。谁知这四静是极爱财的，听了这话，内心甚喜。

过了几日，有两个光棍来看他，一个叫做“袖里剪”，一个叫做“眼前花”。四静看见，便扯进房，说道：“正要寄信两位来，有一个好主顾在此。”袖里剪道：“是何等人？”四静道：“是一个袭武职的相公。”眼前花道：“既是要袭职的，必定京里有几个官儿相熟，不可轻易弄他，须用软绳绊他。”四静道：“有理。”三个就算计如此，如此，方可弄得。四静大喜，两个光棍别去。

是日，焦顺在外间耍，傍晚回来，见四静做佛疏，就问道：“老师做什么？”四静道：“明日有一家施主，要做一日功德。说起来也好笑。”焦顺道

：“做功德有什么好笑？”四静道：“有个原故。近边有一个财主，家甚富。半年前讨一个小奶奶，不想他大奶奶极其妒悍，终是吵闹，这老爷便气死了。明日他家小奶奶做些好事，说又要请三个道友，与贫僧四众，念经拜忏，还要带累爷吃一日素。”焦顺道：“这个何妨。”四静道：“还有一句，那小奶奶是私下做功德，爷不要与人说。”焦顺道：“自然。且问这小奶奶自己可来？”四静道：“贫僧回她小庵狭窄，不必来罢，她却要来看看，恐怕众道友不至诚。想是她趁着大奶奶不在家，也喜出来走走，正是少年心性。”焦顺笑了一笑。

果然，次日四个和尚敲钟击鼓，念起经忏。挨到傍晚，只见一乘轿子，随了一个梅香，又一个家人，竟进庵来。下了轿，却是一位绝美的女子，年纪有二十多岁，淡装素服，先拜了佛，又谢了众和尚。四静忙请到佛堂后吃斋。焦顺一一看在眼里。那女子叫家人私下不知说什么话，随即打发回去。

焦顺见只有二个女客，就走过来。梅香道：“这是何人？”焦顺正要开口，看见四静，便走开一边。四静道：“我倒忘了。”就说道：“奶奶，这是河南崔爷，寓在小庵。”女人便立起身道：“在河南那一府？”焦顺见问，缩转身来，作两个揖道：“敝居开封府。”女人道：“造化，今日遇着个同乡的人。”焦顺道：“奶奶住这里，怎说是同乡？”女人笑而不答。焦顺停了一刻，就走出去。

挨到黄昏，四静铺灯施食，忙做一团。焦顺走入走出，看那女子，眉来眼去，甚有意思。

忽见晚间回去家人急忙走进来，对女人道：“大奶奶回家了，问起二娘，我回她舅爷那边去，明早便归的。二娘且不要回来，暂借这庵里住一夜，明日早晨私下叫轿子来接。我恐大奶奶盘问，先要归家了。”女人道：“晓得了，你去罢。”

焦顺听得大喜。少停一会，功德做完，化了佛马，三个和尚相辞去了。四静亲自上灶，收拾夜饭，未曾备得停当，外面有人敲门甚急。四静忙走出来开门，但见两个着青衣的，一把扯住四静道：“快去，快去，老公公等着你去做功德。”扯了便走。四静道：“慢些，小僧还不曾吃夜饭。”那人道：“哪个等你，怕没有夜饭吃？”

四静见他催慌了，对焦顺道：“崔爷，庵里没人依你照顾。贫僧恐怕老公公留住，今夜不得回来。”说罢，急急出门。

焦顺把门关好，想道：“好机会，四静被太监请去，庵里无人，恰好这女子在此，不免与她说些话。”便走进去，见那女人道：“方才佛事热闹，不及请问奶奶何家宅眷，又怎么与小生同乡？”

女人叫梅香道：“师父不在家，妳到灶上去收拾夜饭，那位崔爷既寓这里，就一同吃饭罢。”梅香领命而去。女人对焦顺道：“崔爷请坐。妾幼时亦是开封人，因家道衰微，流落到这里，失身为妾，今又遭此家难。”焦顺道：“奶奶青年美貌，小生有幸，今夜相遇。请问尊庚有几？”女人道：“贱庚二十有一。久别家乡，也想回去，只没有个便人。崔爷既是同乡，不知可肯带挈使妾终身有托否？不瞒爷说，我家的主翁存日，颇有所遗，二、三百金妾是拿得出的。”焦顺看见她少年美貌，又有奁资，十分欢喜。

两个吃了夜饭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大家话得高兴，也不顾什么和尚寺里、神佛面前，两个便做起好事来，紧紧搂住。女人对焦顺道：“妾于此事，疏失已久，可速到床上去，方得尽兴。”焦顺听了，抱她到自己房里，两人扯下衣服，钻在被里，你贪我爱，快活不了，弄了一夜，说不尽许多肉麻的话。

到了天明，外边一乘小轿，随了一个家人，候那女子回去。女子掩泪而别。焦顺见那女子去了，想道：“天下有这样天缘。一凑便着，她愿随我归河南，又说贴我多少银子，我就不袭武职也罢了。”

到了上午，四静回来，见了焦顺说道：“昨夜被老公公留住，失陪崔爷。只不知那小奶奶如何去了？”焦顺道：“她住不多时就有轿子接去。”四静道：“这等方好。”焦顺道：“我想那小奶奶少年美貌，决然守不定的，老师何不与我做一大媒。”四静道：“崔爷没正经，功名大事不去料理，想这用花野草。我贫僧是出家人，说不得这话。”焦顺大笑，就不开口，只是一心想着那女子。

到了晚间，看见梅香又来，提一盒果子，送与四静。又一个小包，私下送与焦顺，说道：“我家二娘，约崔爷今夜过去，黄昏时候，到前面大树下等我。”言讫，急急走到佛堂，致谢四静，就回去了。焦顺进房，解开小包，见是白银两锭，汗衫一领，焦顺大喜。

果然到更深，只私到大树下，梅香等在那里。即使携手，走过半里路，见一大宅子，转到后门进去，弯弯曲曲，走到一间房里，女子艳装丽服，金钗金钗，妆得极好，接住焦顺。梅香暖起酒来，两个同吃。吃罢，收拾上床，尽兴绸缪，十分得意。

女子叮嘱焦顺：“我必要嫁你，你但出些财礼，我日后赔补，一毫不费你的，你日里切不要这里来，恐怕有人疑心。倘有消息，我自叫梅香约你。”焦顺一一承顺。将次五更，两个起身分别，梅香仍旧领出后门。焦顺清早到庵中打点要娶她，适值四静又出去。

到第二日午后，四静拿了疏纸又带了素菜回来，对焦顺道：“贫僧昨日在老公公家做了一坛功德，明日前村旧施主又要在小庵念一日经，这几日，贫僧

不得一时清闲。”焦顺道：“那旧施主叫是前日拜忏的么？”四静道：“正是，明日是她大奶奶做好事。”说罢，就去写佛疏、办素菜，直忙到深夜。

次早，仍是四个和尚念经，吃过昼斋，那大奶奶来了，好一个胖妈妈。焦顺张了一张，不见些人，便坐在房里，听得外边有几个人讲话。

少停一刻，四静走来，焦顺问他佛堂里什么人讲话，四静道：“是前日念经的二娘，大奶奶要卖她，又恐家里有人议论，竟叫那个买主到小庵来议论。那一家又是极讨便宜的，银色太低，天平又轻，大奶奶不肯，故此两边争执。”

焦顺闻言，心内突然一惊，问道：“老师叫晓得她要多少财礼？”四静道：“听见说三百金。爷你可知道，这位二娘手里。倒是有东两的。”焦顺道：“既如此，就烦老师对她说卖与我罢。”四静道：“这样事贫僧不去管她。”

焦顺心火勃发，竟跳出来。只见三个人，同了大奶奶，正在此争长论短。焦顺看内中一个象是媒人，就把手扯过来，问她详细。那人道：“自我做媒以来，再不见有这样慳吝。我今不要媒金，人家撒开倒干净。”焦顺道：“大哥，小弟是极忠厚的，随你说多少银子，代我成了罢。”那人道：“若然如此，极好的了。只要现银，今日就成。”焦顺道：“便是这样。”

那人即去与大奶奶说知，奶奶道：“他若出三百金，还我好银子，准天平，就许他。”焦顺诸事从命。这一家要买的还来争夺，被奶奶乱嚷一顿，含羞而去。做媒的便向焦顺说合，焦顺倾箱倒笼兑出银来，大奶奶如数收了，又添上媒金三十两。奶奶道：“看这位崔爷，是个好人，明日可到舍下来与二娘成亲，就住在舍下，待袭了官，一同回去。”焦顺暗喜。看看日晚，四静完了佛事，众人都散。

到了次早，四静道：“焦爷恭喜，今日有新奶奶了，行李不妨留在小庵，停一日来取。”焦顺谢了四静。忽见梅香来请焦顺，便同梅香仍旧到那大宅子后门，转进几处，原是一个大花园，在一间花厅坐下，梅香走进里头。焦顺呆坐几时，并无人出来，早饭还没有吃，腹中饥了。各处张望，只见花柳参差，湖石层迭，并无一人。焦顺又转过几间书屋，东封西锁，焦顺大叫几声，杳无回答。焦顺着忙，急急走到后门，也锁住了。

挨到日晚，外边几个青衣大汉开门进来，一见焦顺便骂道：“什么蛮囚娘的，私到里边。”焦顺道：“你家大奶奶受我的聘礼，把二娘卖我。”说未完，被那人劈面打来，骂道：“你这贼徒，向人乱说，什么大奶奶、小奶奶，这是吏部张老爷的花园，谁敢住在此处！扯他到衙门里去。”三、四个人，拖拖拽拽，一顿乱打，推出园门。

焦顺没奈何，走回庵来。原来庵里的行李铺盖，卷得罄空，各处找寻四静，全无踪迹。焦顺又气又饿，知道遇了歹人。无处安身，幸喜身边还存下几两银子，做了盘缠，只得回河南去。

原来四静与一班光棍做成骗局，这二娘、大奶奶乃是娼妓假装的，焦顺痴呆，堕其计中。

要知焦顺如何回去，再看下回。

第十一回 柳营散处尚留一种痴情

却说焦顺行至彰德府，盘缠用尽，只得沿途叫化。夜间无处投宿，见路旁一个古庙，就走进去，看见庙中有两人在里头。两人问焦顺道：“兄从哪里来的？”焦顺道：“小弟从京中来，要到开封去，因没了盘缠，不能上饭店，今夜要借住一宵。”两人道：“我们也是借住的，此间没有和尚，只是个空庙。”焦顺听了，就与两人同宿在庙中。

不想睡到五更，庙外走进数人，把焦顺与那两个不问情由俱索住了。焦顺还与他分辩，众人道：“我们一路缉访，恰好在这里。”索了便走。

你道为什缘故？不知这两个是强盗，众人是捕快。这强盗就是柳林中私逃的强思文、杜二郎，因前花费资本，被程景道差官要钱粮，他两个私下逃走，后来无计可施，就在荒野处打劫。河北捕快，细细缉访，到庙中捉住，立刻解到府中，知府升堂，捕快带进，知府喝叫夹起来。两人招道：“小的叫强思文，这一个是杜二郎，是柳林大师的手下。礼部宋纯学也是好友。”知府道：“那一个是谁？”强思文道：“这是昨夜同寓庙中的，不知他姓名。”

知府也叫夹起来，焦顺禀道：“小的开封府人。父亲是百户，陕西阵没。小的进京袭职，不期遇着歹人，把行李盘费拐去，所以孤身回家。昨夜借宿在庙中，并不晓得这两个是强盗。”知府道：“可有承袭文书么？”焦顺道：“文书在行李中，一齐拐去。”知府细细盘问，见他说得凿凿有据，就当堂释放。焦顺放后，叫化到家。焦氏与杨氏埋怨一番，焦顺含羞忍耻，同了杨氏并爱儿寻一僻静所在，耕种为活。改了姓名，叫做顺翁，隐避终身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强思文、杜二郎既已成招，知府即日申文达部。部里具题说盗招内有宋纯学一款，并波及同年好友王昌年；这是何故？因前日有个显官，要招昌年为婿，昌年不肯，故有此祸。

奉旨：

强思文、杜二郎系属叛党，该抚臣即时处决。其宋纯学、王昌年即行提究。

部臣接出旨意，即着緹骑到河南来不提。

却说宋纯学自从入赘潘家，与王昌年日日寻花问柳，作赋吟诗。一日，两人正在厅上闲话，忽见家人来报：“本府太爷并县官俱来。要见宋、王二位老爷。”两人不知其故，即忙整衣出来迎接。乃是朝廷缇骑，同着县官特来抄捉。昌年详问缘故，方晓得柳林事发，杜、强两人招攀出来的。

潘一百合家惊恐，纯学道：“你们放心，我与王年兄俱是朝廷臣子，岂因一二小人仇口欺诳，有何证据认以为真，我到京自然辩明。”遂收拾行装起身。琼姿掩泪而别。昌年惊叹花神之言以为奇验，倒安心乐意，一同进京。

两个解到京里，俱发刑部狱中。两人连夜出疏，辩明冤枉，大约说仇口陷害之话。

奉旨：

宋纯学、王昌年既有叛党口供，俟获逆首莲岸，查明具复。

两人在狱闻知此信，便商议要差人到柳林通一信息，又无人役可以付托。正在踌躇，忽有一人进狱，来看纯学，乃是柳林李光祖。

原来光祖自奉莲岸之命即到开封，访问纯学昌年，方知为盗案牵连，被逮进京，就星夜赶到京都。两人已进狱里，光祖即将使用，知会狱官，进来面会。

纯学接见，备述其事，光祖道：“盟兄陷害，且静坐几日，待小弟即刻归林，回复大师，另寻计策。”纯学道：“大师近日所做何事？”光祖道：“近日柳林中比前大不相同。”便把妖狐偷镜、白猿讨书并程景道败阵入山，细述一遍。纯学叹道：“当初指望共成大事，不想遭际如此。如今盟兄出来，是谁总领营务？”光祖道：“是老将崔世勋。小弟正忘了，奉大师吩咐，要与王兄说明，香雪小姐久住柳林，崔世勋就是她父亲，小弟此来。专为请二位长兄进柳林去。目下如此，当另图良策。”纯学道：“王年兄一向思忆小姐，今有确信，极好的了。”就同到昌年房里，细述来意。

昌年听了大喜道：“姨夫与小姐安然无恙，这是莫大之喜了。但小弟今日身子被禁，不能前往，奈何？”光祖道：“仁兄放心，小弟回去，自然竭力商量，决不使二位兄长受累。”昌年道：“感谢盛情。但事在急迫，不可迟缓。”光祖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说罢，辞别出狱，急忙赶路。

不隔数日，到了柳林，即入里头，拜见大师，把纯学、昌年被害情由并题疏批发等事，细细说了一遍，“望大师急速计议，救此两人。”莲岸闻言，吃了一惊，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这怎么处？我若兴兵前去，又恐胜败未定，朝廷见我兴兵，倒把两人认实了。我若把银子去各处挽回，万一照定疏稿上意思，俟获我时查勘明白，哪个肯担当？”左思右想，俱不停妥，只得走至房中，说与香雪知道。小姐闻得昌年犯罪，啼啼哭哭。莲岸安慰一番，走出房来

，又打发各营头领分路打听京中消息。

原来，宋纯学在狱中画下一计，央及同年好友特上一本，本内说：“各省贼寇俱系良民，向为饥寒所迫，遂至啸聚山林。如下明诏免其死罪，四处招安，则兵不血刃而贼可消灭。”这明明是激动柳林使其归顺，纯学、昌年不辩自明的意思，且待脱身出来再与大师另议。果然朝廷议抚，如陕西一路，降寇”小红狼”、“龙江水”、“掠地虎”等，督抚给牌免死。

柳林头领打探这个消息报知大师。莲岸正无算计，听得此事，便与李光祖商量，欲照例归顺，救纯学、昌年出狱，取此两人，再纠合兵马，以图后着。光祖道：“不可，倘一时失势，反被别人牵制，那时便难收拾了。纯学、昌年还宜另计申救。”

莲岸想念昌年，一时无措，只要给牌免死，弄他出来，就对光祖道：“我主意已定，你若不从，任凭你自立营头罢。”光祖道：“大师若决意要归顺，可惜数载经营，一朝分散，小将也学程景道长隐深山了。”

莲岸又唤崔世勋斟酌投降一事，世勋道：“大师要行，老夫是不可随去的。前日老夫败阵入林，倘与大师一齐投顺，朝廷理论前丧师之罪，势必不赦。不如待大师先去，老夫随后领一支兵马，只说转败为功，朝廷或可鉴谅，就是大师，以后也有退步了。”莲岸点头道：“所言极是。”

当日便定下降书，率领各营头目，就与香雪分别。香雪道：“大师，此后必定仍聚一家方好。”莲岸道：“我正为此意，所以把一片雄心丢开了。”遂收拾行装，多带金银，以备进京使用。

李光祖进堂，见了大师，拜倒在地，放声大哭，说道：“大师珍重，小将不及追随，来生愿为犬马，再报厚恩罢。”莲岸也哭道：“几年相聚，本不忍分离，无奈时势如此，不得不然了。”光祖哭别女师，单枪匹马而去。

莲岸就出了柳林，知会山东抚按。抚按出了文书，押送进京。部里闻知逆寇莲岸率领所属将校到京投降，连夜具题，宋纯学、王昌年亦具疏申辩，俱奉圣旨：

宋纯学既已辩明，但事涉逆党，着革职为民。王昌年放归，另行调用，其女寇莲岸，着刑部即时梟斩。士卒分拨各官安置。独斩元凶，以儆叛逆，余皆赦宥，以全好生。该部知道。

部臣奉旨，即时施行。先释放了纯学、昌年，然后分拨柳林将校，随着军营安置。押锁莲岸，梟首示众。莲岸出其不意，虽有银钱无从解救，自悔不听光祖之言，致有今日。猛然想起真如法师附寄一封，说临难方开，急取出拆开一看，乃是一丸红药，内中写道：

“仙府灵丹，可以假尸遁避。”

莲岸即时吃了药，听凭押至市曹，及至斩时，刀至头上，全然不痛，正像有人提她，莲岸乘势跳出法场。回头一看，见一个女人，身首异处，横倒在地。莲岸大惊，放开脚步走出京城。自想：“此去竟到河南，少不得昌年归家的。”可煞作怪，脚下行步如飞，全不吃力。

走了三、四日，到了一座大山，也不辨什么地方。忽见一个老人行来，莲岸细看，却是讨天书的老人，老人道：“莲岸妳来了，前日若非真如老师附哥灵丹，这一场患难怎逃得过。”莲岸道：“老师怎么在这里？”老人道：“特来候妳。妳如今要哪里去？”莲岸道：“要到河南去。”老人道：“妳又痴了，路上缉捕甚严，如何去得？此处不住，还要寻死？”莲岸道：“此是何处？”老人道：“这就是涌莲庵的路径，妳随我来。”

莲岸连日昏迷，恍然惊醒，不觉哭道：“我莲岸数载沉迷，终成一梦，可惜王昌年不曾见他一面。如今也罢了，且到真如法师那里去，拜谢他活命之恩。”老人道：“莲岸，妳只为恋着那个书生，致有今日，我劝妳把这念头息了。自古英雄，往往为了这‘情字’丧身亡家，妳道这‘情’字是好惹的么。”莲岸道：“老师，天若无情，不育交颈比目，地若无情，不生连理并头，昔日兰香下嫁于张硕，云英巧合于裴生，哪在为莲岸一个。”老人道：“我今若与妳辩，妳还不信，直等妳在‘情’字里磨炼一番，死生得失备尝苦况，方能黑海回头。”

两人一头说一头走，不觉渐近涌莲庵。老人道：“莲岸，请自进去，老夫有事，不及奉陪。”言讫去了。莲岸自想：“这门径冷冷清清，岂是我住的。既已到此，不免进去。走一步，叹一步，行到法堂，见真如法师端坐蒲团，兀然不动。莲岸先拜了佛，然后参见法师。

真如开眼看见，说道：“莲岸，我道妳但知去路，忘却来路。今日仍到这里，可喜，可喜。妳且把从前的事，说与老僧知道。”莲岸道：“自莲岸出山以来，散财聚众，纠合豪杰，兴兵十万，雄踞一方。又尝遍游名山，穷历胜地，救佳人之全节，扶才子于登科，花柳营中，血溅旌旗之色，笙歌丛里，酒酣诗赋之坛。方将名震千秋，岂料身亡一旦。”便长叹道：“咳！这是莲岸自己要降，非战之罪。”真如道：“好个女英雄。如今待怎么？”莲岸道：“拜见法师，暂借山中住几个月，再作理会。”真如就叫侍者打扫一间净室，送莲岸安歇不在话下。

却说宋纯学、王昌年，初出狱门，忽闻大师已斩，申救不及，私下大哭一场，罄悉资财，买嘱上下，领了尸首，好好成殓，便拣一处荒山与她安葬。葬完，两个设酒祭奠，哭倒在地。

致祭后，两个就携些祭品，暖起酒来共饮。纯学道：“小弟受大师深恩未

报，今日被难，又不能申救，尚何心绪再恋红尘。只是家有少妇，未免摆脱不得。专待送年兄归去，寻着小姐，完了亲事。小弟黄冠野报，做一个闲散之人罢。”昌年道：“小弟此心，亦与年兄一般。只不知小姐既在柳林，近日俱已投降，为何反无音耗？”纯学道：“或者归河南亦未可知。”昌年道：“如今看起来，凡事皆有定数。前日小弟遇那花神，他说半年内有难，若见莲花残败，方可脱身，小弟此时，不解其说。直至大师遇害，方悟神言不谬。”纯学道：“天机微妙，有难测度，总是顺理而行，决无差失。”两个拜别坟墓，取路趲行。

一日起身太早，忽见一阵狂风，飞沙走石，对面也看不见人。但听得空中有人喊道：“前途有难，不可不避。”纯学兜住牲口，停了一个时辰，恶风已息。回头一看，不见了昌年并几个仆从。纯学慌了，四处找寻，全无踪影。又恐他冒风先行，遂急加几个鞭子，赶上前去。各处寻觅，并不见影。

心下正在疑惑，忽见前面无数兵马杀喊而来，顷刻之间，几个仆从俱被杀了。纯学虽则书生，但是柳林豪杰，那些枪棒也习惯的。看见势头太狠，索性出其不意，钻到兵马之中，扯下一个兵来，三拳两脚打倒在地，夺了大刀，腾身上马，杀出一条路。所有行李牲口，俱失散了。纯学一身走过二、三十里，想道：“果是大难，若昌年遇此，也不保了。”

你道这是什么兵丁？原来是柳林的兵马，因女师去后，崔世勋领了兵马，竟进京来，特上一本，说世勋初因妖术被擒，今能剪灭柳林，统领将士，仍归朝廷，以俟效用。朝廷批发，崔世勋丧师失律，本该重处，姑念前功，免其一死，仍削原职。其所统柳林兵卒。着兵部分拨各省。世勋免死，同小姐竟回河南。那些兵马，不肯调散，仍旧结党，负固不服，逢州过府，肆行杀掠。

那宋纯学单身逃窜，一径回家。潘一百迎进，立刻备酒按风，琼姿小姐不胜欢喜。纯学在席上备述辩冤释放以及路上遇贼情由。潘一百道：“恭喜妹丈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请问王兄何以不归？”纯学就把昌年失散缘由说了一遍，遂问：“崔老先生与他小姐可曾回家否？”老潘道：“老崔半月前同他令爱俱已回家，他与奶奶焦氏反目，恨他从前宠爱焦顺，凌逼小姐。倒是小姐贤达，再三劝住。”纯学道：“那个焦顺如今怎样？”老潘道：“那焦顺始初拿些银子，指望进京袭职，不想遇了骗子，花得尽情，叫化到家，无颜见人，避在乡间。前日老崔回来，要痛治他，也是小姐劝了，说这样小人，何足计较。”纯学道：“小姐如此贤淑，可敬，可敬。”两个吃过了酒，纯学进房，与琼姿相叙。正是：

新娶不如远归，自不必说。

次日，纯学急到崔世勋家，世勋接入，叙了寒温，纯学道：“晚生与令坦

王文令极其契爱，殊知老先生盛德，忠勇过人。前日偶阅邸报，知老先生已退处山林。那些游兵，仍然劫掠，晚生几乎被害。”世勋道：“老夫朽腐之材，不堪重任，自然退归。那投降兵士，既无驾驭之人，反侧不安，理所必然。仁兄出京时曾与小婿同行否？”纯学道：“说也奇怪，晚生与王年兄一齐出京，半路忽遭大风，飞砂蔽口，王年兄倏然不见。晚生四处寻找，并无踪迹。”

世勋大惊道：“这却为何？莫非遇了乱兵被他害了？”纯学道：“失散在前，乱兵在后，必是因兵戈阻隔在那里，老先生不必过虑。”遂起身告别。世勋道：“仁兄远归，老夫改日尚欲奉屈少叙。”纯学道：“多谢。”即相辞出去。世勋送了纯学，回至里面，把昌年失散的话对小姐说了。小姐听了，自想：“红颜薄命，倒不如村夫、田妇，安享太平。”内心十分愁闷不提。

且说王昌年因遇了大风，一时昏黑，不辨前后。又听得有人叫他避难，错认是纯学叫他，便不顾死活，冲风而走。走了一里多路，偶然撞着一棵大树，他就靠定树上，等待风息。

只见黑暗里有车马之声，昌年仔细看，前边数对纱灯，后面拥着一轮车子，织锦帐幔，竟到树下来，车中忽然有人说道：“树下立的是刑部王老爷，我出来相见。”

从人把帐幔揭开，内中走出一个美人，昌年上前施礼，却是四园中所遇的花神，对昌年道：“西园一别，私心不忘，今早偶奉仙曹之命，欲往洛阳城点验花色，经过此地，适然相遇。前途流寇杀掠，郎君不宜轻往，且暂住此处，待流寇过了，方可走路。”昌年道：“感谢仙卿救护，但不知栖息何处？”花神道：“随我来。”便携昌年手，钻进树里。

走了数步，果见层楼密室，华丽非常。昌年问道：“怎么这树中有此异境？”花神道：“这树是紫姑仙的行宫，我们职掌司花，凡遇各处有灵的大树，就托他做个住居之所，两京十三省，共有一千八百五十二棵大树，仙府登记册籍。这一棵是古桂，册上列在五百零三名，叫做灵芬小院。”昌年甚加叹异。

花神唤侍从备酒，摆列的都是异品名味。花神亲持玉盏，斟上美酒，殷勤奉劝。昌年道：“小生盛佩厚情，然一心急欲归去。”花神道：“可是要完崔小姐的姻事么？”昌年道：“然。”花神道：“郎君显然性急，但恐小姐尚有阻隔，大约世间好事最难成，不是容易合的。”昌年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花神道：“天机难泄，日后便知。此去十分珍重，尚有后会。”昌年起身谢别，花神携手相送。

才出门，昌年一跤跌倒，忙爬起来，依然立在大树下。天色甚是晴和，望见牲口仆从俱等在荒草里，不知从何而来。急走上前，各各惊异，昌年不好说

出，上了牲口，向前而行，果然流寇过了，撞他不着，只是失了宋纯学。

不多几日，赶到开封府，想小姐不知可曾回家，虽在路上看见小报，有崔世勋归朝一事，只因花神说尚有阻隔，愈加惶惑。急赶到崔家，跳下牲口。即走进去，吃了一惊。

未知何事，留在下回表白。

第十二回 莲梦醒时方见三生觉路

那王昌年走进里头，听得哭声震地，并无一人迎接，昌年心慌。及走到房门首，方见崔世勋出来，一把拖住昌年说道：“你来了，今早我香雪女儿死了，如今现在床上。”

昌年听了，恰像头上打下霹雳一般，立刻走进房中，果见香雪死在床上。昌年吓得魂不附体，痛哭起来。把香雪满身一摸，只见四肢柔软，心头尚温。昌年带哭问道：“患什么症候就到这个地位？”世勋道：“自从前月宋礼部来，说你中途失散，不知下落，香雪便恹恹不起，终日昏睡，今早竟奄然去了，也没有什么病。”昌年悲苦异常，无暇说自己途中之事，对世勋道：“她心头尚温，四肢柔软，且守她一、两日，再备后事。”

你道香雪本无疾病，为何如此？原来就是紫姑山司花神女，因花神职掌繁杂，一身管摄不来，要一个才貌双全的闺女帮她，方得完事。因与仙曹说明，暂借香雪魂魄，检点众花颜色，那一夜便来相请。

香雪看见一位美女走进房中，要请同去。细问缘由，方知是帮贴司花，就有一本册籍，交付香雪。揭开一看，俱是草木名花。花神道：“木本诸花，我自己分派，妳但与我将这草本，照色派清。”香雪自恃有才，便同她出门。一霎时腾云驾雾，遍历名园。但见牡丹芍药，蔷薇木香，种种名花，深红浅白，该深色的就与点染，该浅色的就与拂拭，当真个五色俱备，百卉鲜妍。

检点完了，花神领她去见紫姑仙。香雪又逞才调修了几款，说牡丹、芍药，有色无香，蕙兰、茉莉，有香无色，宜加全备。花中窈窕，惟虞美人一种轻盈艳丽，宜登上品。紫姑仙见奏大喜，说：“香雪所陈，甚为有理，但世间名花，各有所重，香色不能兼全。今可取虞美人加以变色，酬答汝功。”香雪同花神拜谢而出。

自后，各园中惟虞美人不依原种，变幻多端，如单叶变为千叶，浅色变为深色，是因香雪陈奏之功也。花神对香雪道：“承小姐帮助，花事有成，深感深感。妾闻王昌年已经回家，今日当与小姐玉成好事，以为千古佳话。”便着几个使女，择旷野之地，结成园亭，请香雪住居于此。花神自去寻取昌年。

说这昌年守在香雪房中，不胜怨恨。原来上边规矩，人死了不待成殓，那至亲先要到野外去招魂的。昌年挨至五更，独自一人，竟往城外招取小姐魂魄

。走过了几里路，昏昏沉沉，不知远近，忽看见花神走来问道：“郎君别来无恙，此行将欲何往？”昌年叹道：“小生遭遇多难，家中近有大变，今早此来，实出痛心。”花神道：“不必忧伤，小姐现在这里。”昌年道：“不信有这事，家里死的又是何人？”花神道：“你若不信，可随我来。”

昌年反疑是梦，便随花神走进园中。但见百花争艳，果然小姐坐在其中。昌年一见大喜道：“小姐果在此间，我昨夜到家莫非做梦么？”香雪道：“偶因分任司花之职，暂时出门。吾兄远归，有失迎候。”昌年还怕是梦，急急扯住小姐不放。花神笑道：“何必太疑，当送你回去。”便差两乘轿子送至家中。

昌年与小姐谢别花神，各上了轿。那园亭忽然不见，但见轿子如飞，顷刻间已到门首。昌年先下轿进门。世勋看见，正要哭起来，昌年道：“小姐现活在此，与小婿一同来了。”世勋大骇，即刻外边，当真是小姐走进门来，那两乘轿子也不见了。一家大小，无不惊异，尽来簇拥小姐一同进房。

此时，因外头有这异事，个个出来，并无一人在房。那床上睡的，不知不觉穿好衣服，坐在房中。外面拥进来，蓦然合做一处，依旧是活跳的一位小姐。世勋又喜又怕，呆呆的，只管细看。小姐道：“王家表兄，今日回来，我父亲桑榆暮景，正好依傍过日子了。”

昌年正要回答，忽家人进来报：“宋老爷来拜。”昌年只得出来迎接。乃是宋纯学，他闻昌年归家，又闻小姐有变故，特来看看。说道：“小弟自与年兄在中途忽然不见，那时兄在何处，到今方始归家？费小弟寻了几日。今早又闻小姐有什么异事？”昌年把花神之事瞒过，只说道：“那日大风扬沙，故此失散。又因闻得游兵作恶，暂缓一日，所以归迟，小姐偶有微恙，今幸全复。”纯学道：“恭喜，恭喜，年兄既归，目下便该择吉了。”昌年道：“正要商量此事。”纯学道：“前日行聘，原是小弟做媒，年兄何不借舍舅的西园住了，待弟与兄择下吉期，完那冰清玉洁。”

昌年听了，即到里面与世勋说知，世勋大喜，出来面谢纯学。纯学谦逊一番，就挽昌年出门，同到西园来，老潘更加款待。纯学即往外边拣了黄道吉期。

到了正日，昌年备一付盛礼，穿了公服，打起刑部执事，纯学做了行媒，鼓乐喧天，送到崔家结亲。世勋迎接进厅，内中拥出小姐，一对夫妇拜了天地父母，拥入洞房，合卺结亲。

世勋在外，陪了纯学吃酒。小姐与昌年并不客套，添绣斟上酒来，两个说说笑笑，吃得半醉，散了酒席。添绣伏侍上床，掩门而出。昌年就把分别出门

以至误认老潘的话先请了罪，又把拖神托梦终始周旋的话后叙了情。香雪也把女师入赘、柳林得梦并诗绢暗合之异说了一遍，两人说了一夜话，说到苦时，上面愈加亲热，说到喜时，下边岂肯生疏，那些风流恩爱，自然是少不得。这事按了不提。

再说女师莲岸，自从见了真如法师尚且雄心勃勃。真如整顿禅房与她居住，也不参禅学道，也不念佛看经，日夜思想昌年，无从见面。有时感慨悲歌，抡起禅杖便要杀出去。

过了几月，心上禁遏不住，即来禀真如道：“弟子雄心未断，意欲出山，完了俗愿，待数年后，然后归山。”真如道：“我怕妳一去不来，老僧放心不下。也罢，既是妳此志不衰，今夜子时大吉，老僧亲送妳去。”

莲岸拜谢，回到自己房里，收拾行装。自想：“此番出去，先到河南，寻取昌年。然后差世勋同纯学收聚柳林残兵，寻觅程景道、李光祖，再加团练，何患无成。”打算完备，又来禀真如道：“弟子半夜起身，恐怕惊动老师，先此拜别。”就拜了四拜。真如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今夜老僧到不奉送了。”莲岸欣然别了真如，早早打开铺盖，暂且睡下，好养精神，半夜出山。

只见睡到子时，听得晓钟初响。莲岸急急背了行李，出了涌莲庵，赶下山坡。恰好撞着程景道。莲岸大喜道：“你为王森所败，我原不怪你，为何不别而去？一向在哪里？”景道道：“败军小将，无颜相见，故此流落他乡，请问大师到哪里去？”莲岸道：“我因误去投降，朝廷敕斩，被我用术逃避。今日此去，仍要做前番的事。”景道道：“既逃避了，小将备有马匹、器械，大师可速上马前行。”

莲岸便上了马，两个走不止数里，忽然有一队兵马阻绝去路，两个细看旗号，俱是柳林内的。景道大喝道：“你是那一家营头，敢在此拦路？”只见那营里一将骑马冲出，见了莲岸，即时下马，纳头便拜，乃是李光祖。莲岸大喜。光祖道：“小将自别大师，总领兵马，破过四十州县，专候大师到来，不期此处相遇。”就请莲岸并景道进营。

叙过了礼，莲岸对光祖道：“我要往河南，寻宋纯学与王昌年，并看香雪小姐，你可护送我去。”光祖承命，立刻起行，就到开封府，在三十里外扎营。

莲岸独自进城，寻到崔家，问昌年消息。管门人道：“王老爷同宋老爷在西园吃酒。”又问：“香雪小姐在家安否？”管门人大怒道：“你是何人？敢问我家小姐。”遂大骂起来。莲岸不与计较，就转身到西园来。

果然，纯学与昌年欢呼痛饮，看见莲岸，全然不睬。莲岸道：“宋纯学、王昌年，你两个不认得我了？”昌年道：“妳是什么人？”莲岸道：“我是柳

林中女师，你两人受我厚恩，难道就忘记了？”纯学道：“我们是朝廷大臣，妖魔草寇，这等放肆！”叫左右：“索了！”

当下走出数人，将莲岸绑缚起来。莲岸大骂道：“有这样负义的！当时贫困，如鸟投林。今日富贵，就反面无情。如今李光祖、程景道现统大兵驻扎城外，少不得把你两个剁作肉酱。”昌年大笑道：“我们富贵到手，哪记得许多旧恩。贼寇不得无礼！”叫左右：“拿去斩了！”

众人将莲岸拥住，拔出刀来，劈头便砍，莲岸着忙，一跳，忽然惊醒。乃是一梦，身子依旧在禅床上。遂披衣而起，见日高三丈，真如法师上堂说法，众僧环绕而听。莲岸愤恨不已，走进法堂，拜见真如。真如道：“莲岸，妳要出山，昨夜这一梦就是出山的好处了。”莲岸气得目定口呆，也不回答。

真如道：“莲岸，妳且平心和气，听老僧说明来历。大凡红尘中事，只瞒得无知无觉的人，爱欲牵缠，痴情羁绊，念头起处，正像生在世间，永无死日，譬如酒醉的人，不知不觉昏迷难醒。没有一人坐在最高之处，冷眼看人，或是贪名，或是贪利，庸庸碌碌，忙过一生，及至死时，名在哪里，利在哪里。可知冤仇恩爱，皆是空花，巧拙妍丑，尽归黄土，妳道有何用处。世人不明，往往为情而起，终身迷惑，不知回头。我想只如做梦一般，譬如夜间昏黑之时，闭了两眼，一样着衣吃饭，亲戚相叙，朋友往来，喜是真喜，乐是真乐，不过一两个时辰，就天明了，翻身转来，梦在哪处，可再去寻得么？我想，世上诸事都是假的，独妳昨夜所梦到是真的。须要早早回头免生疑惑，不可痴心妄想，为世所弃。莲岸，妳生前原是如来座下一朵白莲花。勿谓草木无情，偶然感到，便罚将下来。妳如今持想怎么？”

真如说罢，忽然大喝一声，正像山崩地裂的叫道：“莲岸，哪一条是妳的宝岸？”只因这一喝，惊得莲岸如梦忽觉，拜倒座下，放声大哭道：“些微一身，尚且不保，何况身外之事。莲岸今日才见老师面目矣。”真如道：“一时偶觉，未足为真，妳再去参来。”自此，莲岸洗净凡心，一念不杂，每当真如说法，言下了然。

一日，偶到庵外闲步，看见涧水里涌出一朵莲花，莲岸折取供养老师。真如一见叹道：“老僧建立此庵，因有这朵莲花。今日被妳折了，老僧欲辞此庵矣。”即命侍者，唤集众僧，俱付莲岸主持，焚香沐浴，端然化去。莲岸自后，遂为庵主，一样开堂说法不提。

却说王昌年成亲后，夫妻恩爱，时刻不离。过了数月，朝里推升山东巡按，报到家中，荣显异常。昌年即与小姐分别，请宋纯学做内司，竟到山东来。

常例，按院到任，先要私行，访察善恶。昌年同纯学各处私行，遇见一个道人，逍遥自得。纯学细看，认是程景道，就扯住道：“闻盟兄遁迹深山，小

弟日想旧情，无从见面。今欲何往？”景道道：“原来是宋盟兄，小弟住在白云洞，两月前偶到小柴岗，遇见李光祖，始知别后诸事。他自从出了柳林，就到小柴岗，入赘在胡喜翁家，娶他女儿。村庄耕种，甚是闲适。小弟约他这两日在此处相会，同往涌莲庵，候问女大师。”

纯学惊道：“大师朝廷处斩，小弟与她营葬，怎么仍在涌莲庵？”景道道：“原来盟兄不知，当日大师用遁逃避，所斩的却是假尸。如今阐扬宗教，居然是大善知识了。”纯学喜道：“有这等事，小弟也要见她。”就引景道与昌年相叙。昌年闻知女师现在，也自欢喜。景道又问：“两位兄长近况如何？”纯学道：“王年兄代天巡狩，暂尔私行。至于小弟，已做废人。”便把前事说了一遍。景道听了，不觉长叹。三人遂入店沽酒共饮。

果等了一日，李光祖徒步而来，纯学昌年接见甚喜。景道与光祖备述纯学、昌年的事，光祖道：“我们三人俱属闲散，王兄贵为御史，不知可肯同到涌莲庵候问大师否？”昌年道：“向受大师深恩，焉有不去之理。就此同行便了。”

四人一齐起身，寻山问水，共向涌莲庵来。山径荒僻，幽异非常。那程景道是熟路，在前引道。行了多时，望见前面一座小庵。藏在树里，白云拥护，清流环绕。景道道：“涌莲庵已到，我们须在涧水净手，好去拜佛。”

四人俱净了手，缓步入庵，共进法堂。先拜了佛，后向侍者道：“汴州王昌年、金陵宋纯学、新安程景道、燕山李光祖求见大师。”侍者传进里头，停了一会，出来道：“请四位少坐，大师即出相见。”昌年等俱不敢坐，等候升堂。

少顷，幢幡宝盖，香花灯烛，接引而来。果见莲岸织锦袈裟，庄严相貌，高登宝座。四人一齐叩拜。莲岸吩咐看坐，四人坐下。莲岸道：“别来许久，今日何幸俱至小庵。”四人道：“弟子向赖大恩，只因散处各方，有疏候问。今幸不期而遇，特来瞻礼大师。所喜法体清安，超凡入圣，弟子等庸碌凡夫，愿求指示迷途。”莲岸道：“景庵已久闲云，不必另叙。各位近来所做何事？”纯学道：“弟子削籍闲居，功名之路，已经绝望。光祖入赘村庄，安居乐业，惟昌年现任代巡山东。”

莲岸笑道：“王文令绣衣御史，贫衲也属冷下，失敬、失敬。近日香雪小姐闺中纳福，圆亲几时了？世勋老将，想尚能善饭？”昌年道：“世勋闲住在家，香雪怀念大师，有如昔日，数月前成亲的。至于仕途况味，弟子也勉强应承，不久当遇处山林。”莲岸道：“少年事业，原该向上做去。若能急流勇返，尤见智识不凡。贫衲初至庵中，尚犹雄心难灭。后来，承先师提醒，昏迷顿觉，此心净如朗月。今日与各位相叙，虽则一片旧情，而心下全无芥蒂了。”

光祖道：“昔日大师如此法力，今日一见，令人妻孥之念涣然冰释，何况名利。”莲岸道：“我倒忘了，闻纯学入赘潘家，何如？光祖所娶何姓？”景道道：“潘家琼姿小姐，四德俱备。光祖入赘小柴岗胡喜翁之女空翠小姐，又极贤淑。”莲岸道：“可喜可贺。”便唤侍者：“整備素饭，四位吃了，可在荒山游玩几日。”莲岸下了法座，邀进里内，人家又谈些世情之事。

到了次日，四人拜别大师，莲岸道：“贫衲有见性之语，四位须静听。古人云：‘岸少知回，想当以明自鉴，往往有才，多为身累，若不乘时明心见性，一旦年齿日衰，无能悔及，至于名利两途，皆属空花，有何所益，请公宜细思之。’”四人再谢道：“大师明训，敢不佩服。”

莲岸就把古瓶一个送与昌年，古砚一方送与纯学，古镜一圆送与光祖，古炉一座送与景道。又有一玉盒附寄香雪小姐。四人收了物什，分别莲岸，一径下山。景道送出山弯，也就回去。

昌年对纯学、光祖道：“大师何等英雄，顿悟如此，吾辈碌碌风尘，殊觉无味。小弟自今以后，即当隐迹柴门矣。李兄若不弃小弟，求多叙几日，待小弟辞了官，畅饮而别何如？”

纯学也留光祖。大家到省城来，昌年即出告病文书，再三恳切朝廷许允，罢官而归。光祖已辞别回去。昌年与纯学一齐驰归。昌年到家见了香雪，备述女师的话，又送上玉盒，香雪大喜。

自后，各家生男育女，宋、王两姓结为婚姻，世勋寿登九十。潘一百、焦顺皆崇尚佛教，改行从善。昌年家内造一花园，遍种奇花，月遇一样花开，昌年必沥酒相庆，默寓酬谢花神之意。后来各把家事付托儿子，约光祖、景道再看大师。后不知所终。有人传说女大师立地成佛，昌年、纯学、光祖三人俱学景道，成仙羽化，未可知也。诗曰：

才子佳人信有之，颠颠倒倒费寻思。

诗人着眼描情想，独倚南楼唱竹枝。